

報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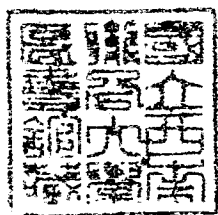


上海國際書店刊行



MOT
I25
147

報 告



上海國際書局
科學叢書
第一卷
第一號

1938

上海國際書局刊行



3 2173 0217 7

目錄

前記	杜青	(一)
廣安門之夜	碧野	(一)
要密	高涼	(一二)
最近的山西	陳毅	(二三)
流民	魏東明	(三九)
在廣州	巴金	(四四)
截擊	東平	(五六)
一個淪陷的城市	黃源	(六六)
殘殺之後	靳以	(七一)
從重慶到成都	宋之的	(七四)

沉默的工作	沉默 (八五)
火餅	楊朔 (九八)
從成都到延安	何其芳 (一一八)
我們在潢川	黑丁 (一四八)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蕭軍 (一六一)
滄沱河夜戰	碧野 (一七一)
前線的後方	孫用 (一八五)
一件並不轟轟烈烈的故事	陸定一 (一九五)
西北線上	劉白羽 (二〇一)
在廟宇裏	駱賓基 (二〇七)
黑夜的游龍	流金 (二一八)
大別荒山的一角	田濤 (二二二)

前記

誰曾看到鍊鋼的熔爐麼？爐裏狂捲着強烈的火焰，眩目的光輝令人不能逼視。但是工人們辨別火候，只用一枚小小的有色玻璃鏡。在這鏡裏，可以看出火焰的形狀和鋼的溫度。

若把今日的中國比成一座熔鋼爐，在那裏神聖的抗戰的烈火在鍛燒着民族的意識，則把在這時候產生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報告文學——比作窺火的鏡，是恰當的比喻。從這裏面，你可以看出烈火的姿態，白熱的渦流，你可以看出鋼般的民族意思是怎樣鍊成的。

報告文學是近代的產品。近代的高速度的生活中的人們已無暇從事於修飾和烘托，只是將事實赤裸裸地捧出來。這使報告文學成爲一種時代的記錄。它不僅具有文學

的形式，它兼具有歷史的意義。遂使這一文學的別枝成爲新文學的主流。

目前的中國，正踏進一個偉大的時代。試看，在陝北，在山西，在長江流域，在珠江流域，抗戰的烽火如狂飈，如烈火。將士們英勇地仆倒，復英勇地挺起。新的鋼般的意志正在鍛鍊，古老的民族將更生。

爲了將這莊嚴的事實顯示給大家，所以我着意編選這部報告文學集。這裏所收的是抗戰一年來的作品，尤其是關於陝北山西，報章上很少有翔實的記載的，這裏用比較多的篇幅來容納。這部選集中，有的作家是大家所熟知的，有的則比較生疎。但都是可貴的作品。至於說這部選集也算是替報告文學推動波瀾，那是編者所不敢期的。

廿七年十一月廿八日杜青記

廣安門之夜

碧野

夕霞呈出飛鏃般的姿態，貼近西南角的古老城堞邊，把炙焚的光熱撒下來，整條廣安門大街像斷骨蛇般的，反照出一線無限長的赭紅色，死靜地灘騎在七月天的炎氛下。往日，騾馬們和着成串的駱駝隊，撲着金色的沙塵，在這條長長的廣安門大街的泥路上流着。農民們帶着蒙滿塵土的黧黑色的闊大臉膛，從遠鄉進城來，褪舊的草帽上還插滿了綠葉的樹枝。

現在，死靜的廣安門大街祇留下騾馬們和駱駝隊的糞尿，一陣從蒙古荒漠吹來的燥熱的風，掃過黃昏的低空，這長街便騰起一片腥臭的沙塵……

隨着微風吹過來，可以清晰地聽到城郊尖銳的銅砲，和一串串機關槍的叫囂。

向魔鬼展開血的鬥爭已經十七天了……

「來呀，三娃子，你這個臭丫頭！」當聚集在胡同口探頭觀望的羣衆們，像耗子一樣被戒嚴的崗兵端着槍叱進胡同裏去的時候，小虎機警地躲在一株電線桿下邊，一隻手摸着他的癩痢頭，沉着嗓子招呼他的妹妹。

可是三娃子沒有理會小虎，只是楞着兩隻烏溜溜的小眼睛，望着街那邊的一隻啃着骨頭的野狗，頑皮而又貪饑地把一隻髒黑的小指頭銜進嘴巴裏。

「媽的，餓鬼！」小虎輕聲地罵着，把一塊小石子用熟練的手勢擲過去，石子正好落在三娃子的後腦勺上。

三娃子突的扭轉頭來，當她一看見是她的哥哥，那張帶着點怒意的小圓臉孔便笑開的嘻嘻地亂幌着她那兩股像搖鼓的墜子般的辮子，向電線桿跑了過來。

由于三娃子的嘻笑聲的攪動，戒嚴崗兵從沙包後伸出頸子來，裂開了黃板牙大嘴巴叱喝道：

「滾回去，小鬼！」

這意外的一叱，把三娃子他倆嚇了一跳。

「是哪，好老總。我倆就要回去的，前面那扇黑門就是我倆的家……」小虎顯出很乖覺的樣子，右手頻頻地指向那扇黑板門。爲了要掩飾虛假，接着他又半怨半罵的說：

「臭丫頭，叫你趕快回家去，你偏偏要玩個天黑……」

于是他倆沿着長街的邊緣，小心翼翼地前行着。一陣風把腥臭的沙塵迎面吹過來，一粒細沙鑽進了三娃子的眼角，小虎連忙從腰裏摸出一塊繡布，掩住了三娃子那隻受傷的眼睛。三娃子沒有哭，只歪着半邊嘴。小虎滿意地笑了笑，一隻手牽着他的妹妹。

不知誰驚慌得把一些黑煤沫子撒滿了一個胡同口。小虎和三娃子又一齊蹲下去，雙手齊把黑煤沫子掃攏來，唸唸——唸唸——

「你瞧瞧這些黑沫子像什麼？」小虎擠着小眉兒，有意要捉弄三娃子似的。

「這哪，像爸爸的大鬍子！」

「不，不像媽媽的大腿窩……」

巴：

「嗯……」三娃子惶惑地望着她的哥哥，突然像有所悟似的跳了起來，扁着小嘴

「我告媽去，我告媽去！」

「你告敢……」小虎一把抓住了三娃子，板起正經的臉孔：

「趕快把煤沫子掃起來吧，看回家去能不能煮頓稀飯喝……媽的，跟鬼子打起來了，咱們就一直沒能揀到什麼東西啦……」

小虎把剛才那塊氈布攤開來，把黑煤沫子包好，然後又牽着三娃子往前走。

到了東北大學的大門口，上好了的大鐵柵只露出一個小門洞來。那塊「平民夜校」的小木牌靜靜地掛在牆邊，像一個淘氣慣了的小孩子，忽然被大人打了兩巴掌，衰頹地站在一邊。

小虎正探頭探腦地向鐵柵邊的小門洞裏張望着。一個老門警出來了，老門警駝着背，亂髮覆蓋着額門，下巴長長地凸了出來，斂像一隻兇惡的雄狗。他揮着一隻拳頭衝近

鐵柵來

「小偷，滾！」

這濃濁的吼叫，真也把小虎嚇退了兩步，當他看見老門警的兩腿有點打顫的時候，他壯了壯胆子。

「我要找我老師的。」

「打鬼子去啦！」老門警把手向廣安門那邊一揮。

「我要進去看看。」

「不行！」

「我是這邊的學生，」老門警鄙夷地橫了小虎一眼，歪着暴牙的大嘴巴

「你念什麼系？」

「我念什麼『屁』？你才念屁呢！你這老狗，我什麼時候宰了你！」小虎兇兇地在鐵

柵外翻着小嘴巴吐着唾沫叫罵起來。

「王八羔子……」老門警握着兩隻骨稜稜的拳頭，顫動着兩條腿，從小門洞裏衝出來。

正在這個危急的當兒，三娃子從後面跳上來了，把滿布塊的黑煤沫子，往老門警臉孔上使勁一撒。老門警像受傷的老狗退進門洞裏去了。

快要頂到天的廣安門城樓，像要嚇人般的投下巨大的陰影。那黑洞洞的城門裏，和城樓的根牆下，隱約地可以看見沙包和土圍之類的防禦物，和那映射出黑光的機關槍頭，白光的大刀片和刺刀尖。時不時有手電的強光在城樓邊和長街上劃着弦線。

幾個黑影在城洞邊輕輕地蠕動着，忽然一道手電光強烈地射到小虎和三娃子的臉孔上：

「小混蛋，什麼時候，還在街上亂竄！」隨着這沙嘎的罵聲，槍機響亮地叫了一陣子。小虎和三娃子驚恐地躲在一座城樓邊的小茶攤的蘆棚子下，慌亂中，小虎的腳蹩着了什麼東西，啞的一聲一隻野狗跳了起來，發出咆哮聲向茶攤的另一角走去了。

正當這個時候，從長街的東頭有兩輛明晃晃的載重汽車，轟轟地騰跳着向廣安門城樓邊奔馳來。

城樓邊的守兵們遠遠地怒聲叱喝着汽車，但那兩輛汽車像瘋馬般的直奔到城樓邊才噉的一聲停住了。緊接着一陣槍與槍的敵擊聲後，有幾個矮矮的身影從汽車上跳下來，啞哩哇啦的，只能聽出一種不正確的口音，瘋厲地：

「……開城……開城……」

一道手電筒的白光射到第一輛汽車的護板上：「日本大使館。」

「噫，日兵！」一個守兵叫了起來。

「不開城，不開城！」一個宏亮的聲音從城樓上投了下來，機關槍頭向城樓下移了移。

由於從城樓上投下來的這宏亮的聲音的激動，守兵們哄然地鬧了起來，像不可遏止的怒浪般的：

「說不定城外還有鬼子兵埋伏」

「別給這些鬼子騙開城」

「媽的，做龜孫們」

「弟兄們，散開——」

噠啦啦——隨着一閃火光，一下步槍的炸裂聲震顫了夜空。

緊接着怒喝聲和咒罵聲，一下排槍又威猛地爆炸了。

「哎喲！」從第一輛的汽車倒栽下來幾個人影。汽車被排槍的子彈猛擊得飛散出

木屑，碎鐵和玻璃片。

隨着一陣怪聲的驚叫，第二輛汽車把轉了輪子，馬達發急吼，正要企圖往後逃竄，忽然噠噠噠……城樓上的機關槍冒着赤火火的舌頭，子彈像暴雨般的傾瀉下來。突然噠的一聲汽車的馬達斷了氣，像一條死狗癱倒在街心。

矮矮的身影從汽車上擠跳下來，伏倒在汽車輪子後的，飛跑到街旁的屋簷下的，像

池塘邊的蛤蟆遇到水蛇，向四面八方亂竄亂跳，企圖各各找到一個掩護點，向城洞邊守兵反擊。

大概是城外邊埋伏的日兵聽見城裏邊已經開起火來了，吧！重機關槍帶着憤怒的呼嘯聲掃擊着城樓的標柱，鋼砲吭唧地擊毀着城樓的角尖，碎瓦和破木嘩啞嘩啞地飛落下來。在每一次鋼砲的發射，和延續不斷的機關槍呼嘯的紅光中，可以看見一縷縷淡青的硝烟在抖顫的夜空裏飄蕩……

小虎和三娃子蜷伏在蘆棚的角落裏，恐懼得互相抱緊身子。三娃子抖得特別利害，牙關打着戰，幾乎要哭出來。

那隻野狗不知什麼時候嚇跑了。

小虎朦朧的眼睛，好像看見他那個鬚髮的高大身材的教師也在鋼砲和機關槍的閃光中爬伏着，一下一下的舉起槍瞄準。

忽然有一個黑影向這蘆棚邊爬來，還帶着可怕的嘎嘎的短喘聲。漸漸地小虎睜大

了眼睛看出那爬來的黑影是一個受傷的日兵，在槍砲的紅光中有着閃亮的肩章，而且還可以模糊地看出那張貼近地面的臉孔，被痛苦弄得更猙獰。

小虎低聲地驚叫了一下，連忙從地上摸起一個磚塊，對準那黑影猛力擲去。隨着一聲微弱的慘叫，那爬向前來的黑影頹然地伏倒在蘆棚邊了，噓出斷續而急促的氣息。

小虎把三娃子從地上拉起來，蹲下身子揩起三娃子，打轉身就拚命的跑。在一家籬階邊，小虎的脚尖踢着了一塊石頭，身子打了一個跟頭。可是小虎仍舊忍着痛拚命的往前跑。後面來了一陣風，似乎有誰在追着他；只覺得背上的三娃子挫了一下，低啞地叫了一聲，接着就起了一陣戰慄。小虎感覺到有着什麼熱滾燙的水般的東西流落頸子上來。小虎腿肚起着一陣劇痛。他終於跑到了自己住的胡同裏來了。他粗聲地喘着氣，眼睛呆瞪瞪地。

「小虎你……」一種婦人的叫喚聲從胡同的拐角處送了來。

很快地一個婦人撲到了小虎身邊，兩隻手緊緊地搖撼着小虎的肩膀。

婦人從小虎的背上把三娃子抱了過去。三娃子在稀淡的星光下瞪着一雙變白的眼珠，一股冒湧的鮮血從兩股辮子中間流下來。

三娃子的小身子還在微微地抽搐着……

「呀，兒呀！」婦人悲愴地撫着快要死去的女兒，瘦黑的臉頰流着兩行淚水……

小虎用手摸着頸子上的血，很久很久地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水蛇是專捕食蛤蟆的

要密

高涼

押車員H這回高興極了，因為格外給他換了一位幫手——老C，不惟是個熟練的老手，而且是全班中數一數二的健將；他想這次定能替他作許多事情，又省却了自己親自檢查的麻煩。他一手夾着郵件路單，一手提了小籐籃，臉上露着微笑，一步步走進了郵件車去。

「老C！今天是你啊！歡迎！歡迎！袋子數過了嗎？共多少？」H放下了手中的籐籃和路單，口裏和老C打了招呼，再彎下腰去撐開了Y形的桌子腳，架平了長方形的桌面兒，然後坐下，展開傢伙，準備着工作的姿勢：這是每個押車員上車時的第一課。

「不多！只有五十六個輕袋，十三件小套，一袋要密。」老C笑着說。末了的「要密」二字非常响亮，以引起H的注意，表示自己真的老練，真配得起你的「歡迎」。

迎。」

「一袋要密……啊，另放過來好了！」H驚奇了一下，隨又平靜下去，但好似不很放心的接着說，「還是現在就登一登吧！你來唸一唸趁早。」

「也好！」老C答應着就蹲下去翻着袋牌兒唱道：「西安鄭縣，一袋！」

「有！」

「蘭州漢口，一袋！」

「有！」……

「西安——徐州，要密一袋！」老C最後着力的唱着。

「有！把牠另放起來啊！」H二次慎重的叮囑。

火車滔滔的走着，雖在深夜裏，但將要經過潼關靈寶等站了，與對岸敵人相距極近；爲要避免敵人的驚覺，所以車上的燈火都一齊熄滅了，就連車頭的喘息聲也都被抑壓起來；只有車輪轉到鐵軌與鐵軌連接處的擊撞聲，呆板地像催眠曲似的响着：隆隆——

隆隆——隆隆……

「H 看一看腕上的錶，分針與時針正重疊在十二點上。車子經過小站是不停的，但由時間和經驗的推猜，大約至少也走過廿多站了，加以車頭上氣笛的警告，便證明已脫離險區了。」H 大胆的鬆了口氣，打了個呵欠兒，覺得眼睛確實有點酸澀了，回頭看了看老 C，見他也正在那裏打盹，於是他提高了嗓子，驚嚇似的喊了：「啊！到了老 C！老 C！下車呀！下車！」

「那裏！我並沒有睡着！還騙我！」老 C 還揉着眼睛。

「喂！我看你也瞌睡了！咱兩個輪流着都睡一會兒吧！但不能超過兩個鐘點。前次是老 L 給我幫車，樣樣都得我親自出馬，就把你困壞了，也不能打個盹兒。」H 好像商量似的，其實這是照例的公式，就不用他說，老 C 也知道的。

「好！你先睡吧！我來招呼生意。」老 C 說着就坐到桌子旁邊去。

因為特種關係，車在中途常常要誤點，待開離黃口站台時，已是次日下午六點多鐘。

搗亂的到是風先生來開玩笑，驚動得滿天的黑雲，連大地上也罩上了一層灰衣，及再前進不多遠，路基旁小樹的輪廓已分不清了；看見的只有更深黑的黑叢，一羣一羣的向後飛過。H坐在桌旁，辣子醬盒兒放在桌角上，一塊一塊的撕着麵包再蘸些辣子醬往嘴裏送，這正是他的晚餐。

車輪軋軋的吼着。倘是規則的等速的運動着，在H這是連一點反響也沒有的；奇怪的是輪子的轉動聲，快一陣慢一陣，連他的身子有時也要被左傾或右傾，這分明是車的前進速度時時變動，好像是在追蹤一些什麼，恐怕二者相距太遠，趕快加速的追上幾步，但又恐趕的過近，又必須緩慢些或停一停，這真使他不安起來。

「老C！你看這車怎麼快快慢慢呢？恐怕有什麼亂子了吧？」H停了手，不再撕麵包了，臉上帶着嚴重的表情問。

「管他媽的！反正快要到了，恐怕你餓狠了吧！還是多蘸些辣子醬再吃兩塊兒麵包再說！」老C不在意的回答着。

[H 賊了老 C 一眼，在昏暗的馬蹄燈下，看見老 C 蹲在車箱的空角落裏，正啃着手裏的乾麵包，可是缺少了唯一自己專利的美菜——辣子醬，他心中好像猛覺得有些遺憾似的，馬上把辣子醬盒提過來送到老 C 的方面說：「喂！老 C 我這兒有辣子醬，你怎麼不早點言聲呢！你……」

轟！轟！卜卜卜……[H 的話尙沒有落地，猛然炮聲，機槍聲連發起來了，車也自動的停了下來。[H 急忙先撲滅了燈，趕到向北的門口張望，只有一片黑暗，除了槍聲，流彈聲外，什麼也沒聽到，遠看去有一亮一亮的火星在閃動，又好像正在向近移動着；他急急縮回了頭，瞞怨似的，戰着聲音輕輕的說：「呀！老 C 你看是嗎？」

老 C 沒有回響，也正在撲撲摸索着。

[H 又爬到對面的車門口，昏暗中似乎有一簇簇的黑點，塗下了路基，向南移動，聲音是被竭力抑制着的；於是「卅六着逃爲上策」這東西也在他腦海裏共鳴起來了。

「老 C 咱們也逃吧！快點兒！」他毅然的決定了非如此不可，口裏招呼着老 C，身體

已經跳下車去了。

還逃不到半里路，忽而H驚惶起來了：「啊呀！老C！車上還有一袋要密呢！」

「這時候還顯得那個嗎？就有差錯地難怪得我們不盡責，這是人力不能抗的意外啊！」老C的回答。

「那裏的意外不意外，這關係着國家軍事行動的祕密啊！豈只我們的責任手續問題呢！你放在那裏去馬上取來吧！」

老C有些兒爲難了。

「這比我們的生命重要多了！」H好像激奮也似的說。

「好！我馬上去！」老C決然的去了。

H伏在地上等待着，一下兩下……心中卜卜的跳聲聽得清清楚楚，忽而「唉呀……」悽慘的一聲喊，好像就在對面飛過來，激動了他心的深處；這明明是老C的聲音。他隨聲找去，不到十步，正是老C躺在地上拌着了他的脚。

「老C怎樣了？」H問。

「唉呀——……我……腿……上帶傷了……啊……要密在這邊……」老C竭

力抑壓着他那戰兢兢的聲音，又拉了H的手向他的左邊。

「要緊嗎？我來攙你走快些兒！」H就伸手拉他起來。

「不行……你拿了要密……先……走吧……啊……我……我……」老C擺脫了H的手。

H聽着老C的喘氣，自己的眼淚也不聽指揮了。總不忍把自己的同伴獨個兒扔在這裏！但手觸着了要密袋，另一枝箭——要密比咱們的生命要重要多了，——射着他的心，他鼓起了勇氣，一手提起了袋子說：「老C我拿走了要密，你……」他不知以下應用怎樣的口氣來措詞，安慰呢？辭別呢？……但他竟然不再說下去，及聽到老C「唉呀……」喘息的回答，他已拿着袋子走開好幾步了？

夜是正在深黑中。除了對面的一片烏黑外，什麼也看不到。尤其在這陌生的地方，不

惟路找不到，就連地形的高高低低也不能預知，只有利用聽覺，感覺，來代替了觀覺，偶而也和同車的難友撞碰，可是除了只能聽到各個的喘息聲，或脚下拌着了石塊的擊撞聲外，其他互相是全部絕緣的，若不是有那轟轟……拍拍……的聲音來加些花樣，這夜真是像死了一般。

忽然，「咻……」的一聲由遠而近，由弱變強，及至最近就「特」的一聲絕了跡；同時他右手中的要密袋子也自動的落了下來。雖在驚惶之中，但手兒忽的一輕，而且也覺得臂膊有股異樣的疼痛了，但他的腦海尚清靜，馬上彎下腰用左手提起了袋子，繼續向前摸索着。

路程走了多少，且沒有計算，只模模糊糊記得聽不到槍聲大約已有三四個鐘頭了，天上的星，已經寥寥了，這正象徵着天將發亮了；他已經滿身的臭汗，連頭也似乎有些發昏了，但他仍沒命的前進，究竟那裏是目的地呢？連自己也茫然，只有怎樣能忽而出現個郵局，將要密袋轉寄他去，這似乎是他惟一的念望。

「誰幹什麼的」兩個小夥子好像從天上掉下來似的，擋住了他的去路，用一樣的口氣齊聲向他喊。

「我是押運郵件的工人，因夜間車被敵軍襲擊，我才帶了緊要的公事逃出來，現要把牠交到任何一個郵局去。再請問一聲，這附近可有郵局嗎？」H雖跑了一夜路有些頭昏，但猛聽了這樣嚴厲口氣的問話，早已明白他們的根底，便毫不思索的隨口應付。

「呵！原來是工人去吧！你再往前走幾里，就可到××城了，那裏有郵局。」
這夥英雄如此寬仁和氣的待遇他，這也真是H的造化了。

在那天早晨H被送進××醫院，當即注射了兩針，一直到下午方才清醒過來，現在已過三四天了，他自己覺得精神更加包滿些了，要想起身到院中走一趟，路過二號病房，忽然發現六號病床上躺着老C並且正在看報。他以為自己腦筋又昏了，視覺不可靠，但再走近去就聽見看報的人發問了：「不是H先生嗎？」

「啊！是的，老C你也在這裏呢？」H有些驚奇。

「是的啊！那夜自你走後，我就滾在隴道溝裏，後來不知怎樣就跑到這裏來了。你怎麼也受傷了嗎？怎樣也到這裏來呢？」老C接着反問。

「啊！我呀！我只記得那天早晨我在××郵局轉寄完了要密袋子，以後不知怎的我就也躺在這個醫院裏了。」H帶着回憶說。

「喂！H先生！你那盒辣子醬還在嗎？來，我也吃點兒！」老C忍不住笑了。

「啊呀！我的天哪！還開玩笑呢！報上有什麼消息嗎？」H好像有點兒掃興似的又急轉了話頭。

「你看！」老C說着將報紙遞給H。

H臉上沒有帶什麼表情。因為這是前三四天前的陳報，只不過有一條陳新聞好像還吸引住了他的視線，就是：「我軍於×月×日晚完全退出××，」算起來，日期正是他跳車的那晚，地方也正是他屢次押車的極終點。

●輕袋——裏邊裝的純是信的件袋子。

④套子——即一捆捆的信包兒。

⑤要密——即最機密的軍用信件，普通是被單另封成一袋，只有最高的軍事機關（如軍委會、委員長行營，才能寄，收付人當然是各高級長官。（有一次某行營主任給自己太太也寄過一次，那或者例外。）

最近的山西

陳毅

黃河橋炸斷以後，山西的情形大概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要是都看地方的電訊，那山西早都完了，而我們自己，還有時間來寫文章的人，在讀者中間不知是一種什末神話。

其實我們是很平安的，現在我們是住在陵川，這個四面受×的地方，被人稱爲×人的口袋的地方，最遠的×人不過百二十里，最近的五十里不到，但是憑着什末呢？四面都是×人，這地方會延長這末多日。

這裏就可以找到皇軍和我們最近在山西的情形了。

×人在山西最近可以說是都佔領了，但是這種佔領，無論是同蒲線，正太線，以至於晉東南，幾乎沒有一點地方不是點與線的佔領，離開點與線頂多五里的地方，×人就很

少去。×人經常活動的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除開這個時候，×人就電雷風馳般的走進城。

大家以為×人今天所佔領的地方，到處都是漢奸活動嗎？漢奸活動是有的，但少得很，很多地方，偽政權都沒有建立起來。有×人的地方，就有我們的軍隊，不是互相對峙，就是在左右翼或後方，這形成了今天山西的最大特點。

我們通過×人的封鎖線與警戒線的時候，很少是受到犧牲的，最初我們都化裝，都在晚上走，但是最近我們大胆了，這大胆當然不是充英雄，而是×人的恐懼使得我們大胆起來。

晉南的東陽關，在讀者的心中，一定以為是很難通過的了，不是嗎？×人的一切運輸，從平漢線來的一切運輸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經常，一百架，二百架汽車走過不算回事，可是我們有一位朋友，他居然能夠從遼縣，不化裝，照樣穿着他的軍服，還掛上兩個手榴彈，腰裏還帶着文件，他平安的通過東陽關了。

這不是神話嗎？

這是什末神話呢？這是眼睛一睜開就看見的事實。這種事實告訴我們，東陽關×人只放了幾個步哨，他並沒有駐隊伍。汽車在通過的時候，雖然不管有人沒人也一樣放着槍，但只要你爬在地下，等汽車一過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人汽車馳過的時候，停也不敢停，他一停，就耽心着那從石孔，石堆，或者溝裏面出來的襲擊。×人把我們的游擊隊看得比坦克車還可怕。

×人的司令官津田就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軍隊打仗太不漂亮了，不挖戰壕，不同我們正面接觸，大炮對大炮，飛機對飛機，而偷偷摸摸的在夜間，睡覺的時候，在白天，行軍的時候，太不漂亮了。」

乍看去，這話是夠漂亮的，夠英雄的，但是聰明的讀者，仔細想想這種話吧！夠多可憐呵！

從臨汾失守，風陵渡被佔領以後，山西的情形表面上好像是很混亂，但是這只是表

面的問題，一個在山西的人，而且是生活在戰鬥中的人，他不覺得混亂，他覺得的倒是到處都有希望。當然，不否認，有些個別的人，個別的軍隊在X人來的時候，慌亂或者混亂，但是這好像秋風掃葉一樣，一下就過去了，今天的山西，尤其在太行山，五台山一帶的人們，除非是人死完，誰也沒有想到「走」字。

遼縣，武鄉，和順還有好些晉東南的地方，都曾遭遇X人的佔領，X，X，X，然而會幾何時，都被我們奪回來了，X人進來的時候本來就是存着戒心來的，所以在他們被趕走的時候，也是存着戒心被趕走的。

X人凶狠嗎？是的，X人是相當凶狠的。可是讀者呵！假如你走進山西，你在太行山，五台山一帶穿行，你可以看見那叢高的山，過了一個又一個，永遠你就沒有走完的時候，往往，一道山就隔成兩個世界，山外是X人，X人佔領的地方，房屋燒了，牲口，糧食拉走了，麥苗喂馬了，現在到了收麥的時候，X人兩鄰共一個麥場，麥打完以後，幸運的，多少給你留下一點，不幸運的，連麥連人一起拉走，人就成了背麥的。眼看着自己一手種成的東西，一

手打下來的東西，却被活生生的拉去，除非你是死了的人，不然，你就非反抗不可。就爲了這個，我們的同胞常常一趁機會，就把牛車放下來往左右一跑，再作得過火一點的，就是趁機放火一燒，他們的心都橫了，與其給×人吃，到不如燒了完事。

可是也正因爲這個，我們的同胞，就常常被×人的機關槍掃射。

大家都喊着：「不能過活了！」「××××××××××××」以前，當人們向羣衆宣傳的時候，羣衆是不相信的，還罵你胡說，誰來都是納糧，尤其聽了那土肥原的政治工作員（漢奸）的欺騙以後更是這樣。

但是會幾何時，×人地都沒佔穩，×人的一切暴行把×人的欺騙通通分碎了。羣衆所耽心的是：

「什末時候趕走××呢？什末時候趕走了日本好收麥呢？」

蒙古人，那被×煽惑起來作工具的，羣衆對他們的印象更壞，爲的是他們代替×人作了×人不肯親身作的事。×人××是有優先權的，好的他們先佔，剩下的才輪到蒙古

人，蒙古人是不分晝夜，不分地點，不分老幼的××的，只要是女人，只要還活起，溜進他們的眼，就一個也逃不脫。

可是我們的同胞，尤其懂得漢滿蒙回藏是一家的同胞，憤怒之餘，當他們恢復了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也知道蒙古人並不是爸媽生下來就幹壞事，完全×人……日本軍閥的挑撥呢。

這是山外的情形，山裏就不同了，一走進山，好像就進了保衛櫃。×人驅着他那些殺人的武器，只要他們發現前面是綿亘的山，漫無邊際的山，他們立刻停下了，看着我們自己，不管軍隊，不管老百姓，一個個的像耗子進洞一樣，×人就只好望山興嘆，毫無辦法！就是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得了×人送給我們的雅號——猴子，×人是拿這個稱呼我們中國游擊隊的。

我們找着機會就去破壞×人的道路，伏擊與截擊×人，×人來多了我們不打，×人少了我們就幹我們十回有十回都是勝利回來，×人十回都是十回失敗回去。爲了這個，

×人變得不知到底怎末樣才好了，從前睡覺，洗澡脫得光光的，把槍隨便擺在一邊，可是幾回教訓，弄得×人站崗的時候，崗下面挖一個洞，洞有地道通營房，以備逃跑。

這還是好久以前的情形，最近因為津浦吃驚，隴海線上又遭遇到我們強烈的抵抗，×人在山西的戰鬥情緒，現在都沒有了！

皇軍心中留下的就是：

「何時結束戰事呢？何時回國呢？」

想把餘下的餉寄回家，軍閥給他們的宣傳餉是月月關的，就說月月關吧，日本的士兵一個人也只有十塊錢一月，十塊錢拿我們中國人說，本來也不稱少，但是×人到了中國，×人再沒有想到，一個雞蛋要賣他五分錢，一担水要他兩毛，一個皇軍的信上說到這件事。

「家中窮困，我常常一想起就難過，我以為家裏因我當兵就會免去一切租稅，我以為爲十塊錢一月一定可以寄六塊回家，但是我沒想到一個雞蛋中國人要五分錢一個。」

才賣給我們，如果我們要行凶搶賣一次，包你下次付末都賣不到，他們下次都不來了。水兩毛錢一担，你們也許認爲奇怪，有時兩毛錢還買不到；我們自己出去挑的時候，你就會遭到不知是那裏來的槍，從石洞裏來的嗎？山腰裏來的嗎？把我們去挑水的都射殺光！付末都要錢，都要出幾倍的錢，我們寄回錢的希望是沒有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軍的厭戰一天天的增大。

讀者朋友，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是懂得中國的農民的，當他的房被佔，牲口被拉，甚至就是麥被拉去喂馬，他們都覺得還可忍受，還可把鼻子接着，可是當老婆被奸淫，姊妹被汽車一車車載去祖宗的坟墓上駛過，王八車的時候，我們的同胞憤怒了，憤怒得像瘋了的人一樣，不顧一切了。河南清化鎮就有這末一個人，遇到×人在街上，正午的時候，××他的五十餘歲的母親，他拿起一根矛子，接連穿死了五個×人，最終他也死了。

這樣的事是並不稀奇的，只要是×人佔據過的地方，×人走了你去問誰都可以告訴你一大串，×人簡直成了禽×了！

但還不算，×人在山西，見到老百姓，就用手比八字，最初老百姓都不知道，不答，這樣還無辜的死過好些；後來老百姓知道了，知道他問的是八路軍，答應他沒有，他哈哈的一笑就過去了，或者還在村中騷擾一陣，如果答應他有，立刻撒腿就跑；有的兵力不能不往外撤，不久以前還聽說×人有放棄太原的消息。×人當然不會馬上放棄太原的——尤其在×人欣欣自慶徐州攻下之後。

但是×人在山西非常可憐，吃沒吃，用沒用，飛機沒油飛不起，大炮沒彈打不出。讀者朋友呵！你們大致都沒有想到吧！堂堂的皇軍，現在竟有十人分吃一枝香烟的情形，這情形是坐牢的人才有的。可是堂堂的皇軍中也發現了，而且是很普遍的事。

這還不算，×人在國內的時候，常常吃着他們的又軟，又大的白米。是的，日本大白米真好吃，我們也幸運皇軍給我們送來吃過。但是皇軍現在吃不到了，一位皇軍給他的家裏寫信，這樣說：

「從前我們到中國的時候，沒日本大米吃，吃中國米的時候，很難受，可是現在中國

大米也沒吃了，吃中國麵，更難受，吃了不消化，肚子脹吐青口水，有時還會原樣吐出來。雖然如此，想沒想到中國麵也沒吃，吃小米，小米爸爸，這是樹上生的呢？還是地下產的？吃下不舒服，並且煮的人也不知怎樣煮……」

寫到這裏，高貴的皇軍哭了，一邊端着飯，一邊兩淚直流。

後來皇軍連小米都只吃一頓。

皇軍，都是工農大眾，現在當然也有了會計師，律師，醫生，他們當然更不容易受苦，當然更捨不得他們的家人，因此在戰鬥情緒上大大的減落。平型關戰鬥時候，那些二十四的年輕伙子，那樣頑強時即是只答應有一個，他們也要繞多大的灣子才走過去。後來老百姓一見到×人，就一邊舉手扳八字，一邊頭點，×人就什末都不願就走了，那怕有他喜歡的女人，他也走。

爲了自己的牛肉，餅乾送不來，皇軍作慌了，罵國內沒送來，罵汽車載來得太慢，但也始終沒想到，到底誰拿去了，等到在路上看見被中國兵襲擊截奪下山只剩下紙盒的時

候，皇軍在給他的家信裏邊，罵

「想不到是那些中國的混蛋王八蛋却大吃了！」

在沒有吃，沒有汽油，與沒有炸彈的時候，×人只好在地上劃一個圈，中間寫一個死字，表示自己已經被包圍，沒法活了。

爲了這，×人怯懦的，成天哭，倔強的，混蛋更厲害，這時候，他們的哲學就是：

「反正不能活，管他娘的！」

於是騷擾得更厲害。

雖然如此，他們內心也隱藏着巨大的悲哀，當他們吃着百姓一隻雞的時候，一邊吃，一邊講：

「今天我們吃你們一隻中國雞，明天我們的身子就喂你們一隻中國狗！」
這還不夠說明皇軍嗎？

皇軍想逃，不知如何逃，也不知逃到那裏去，問咱們的老百姓，老百姓告訴他，開小差。

皇軍不會一句中國話，能開小差嗎？可是皇軍似乎沒有考慮到這個，花了很多的錢買下幾件老百姓衣服，走出去不上五里地命就送了。

四面都沒路的時候，皇軍唯一的本事就是哭，這哭，不光是士兵，長官也有。

親愛的讀者呵，想想日本軍閥所造下的罪惡，這罪惡的遭受者，不光是苦難的中國也是苦難的日本，可是中國已經一天天的在向上，日本呢——日本的明達之士是會知道的。而且要努力奮鬥去摧毀的。

我們自己，就是打了敗仗，官長還會撫慰我，鼓勵我們接受前一次失敗的教訓，去創造二次的勝利，老百姓也慰勞我們，說這是長期抗戰，不在一次的勝敗，可是×人，一打敗仗回去，不准進城，站在城門口，長官挨次的打耳光，還罵：

「你們配當皇軍嗎？皇軍也打敗仗嗎？」

是的，「皇軍也打敗仗嗎？」我們也要這樣驚奇。

可是皇軍實實在在打敗仗了，黎澍之戰，（黎城與澍城間，）×人幾千人往汽車路

上通過，最先過去兩輛汽車，我們沒理他，隨後又過十幾匹馬，我們也沒理他，讓他去，但是下來了好多車，好多馬，好多——數不清的人，我們放槍了，拍拍拍，機關槍，手榴彈，一齊沖上去，×人被包圍，我們奮不顧身，×人算定了一個新成立的補充團，他以為力量薄弱，就一氣往這邊沖，×人真沒想到，這些拿矛盾的人比三八式槍還厲害，一矛子一個，不上半點鐘，穿死的人不知多少。

於是地上遍擺着皇軍，有的死過去了，有的還活着，有的在呻吟，有的沒出氣，腳有被刺得往上登的。一幅裁判侵略者的圖畫呵！

黃昏到來，人就完全失去戰鬥能力，死的死，逃跑的逃跑，沒逃跑的就投降，我們捉了六十多。

戰馬，軍毯，鏟，筆，還有說不清的勝利品，都滿載在我們戰士的身上。

沒有死的×人，躺在地下裝死，把死了的人拿掩在自己身上，但也被我們搜索勝利品的戰士搜索出來了。

戰事結果，我們凱旋回家的時候，×人來收屍了，據目擊的老百姓說，×人一面收，一面哭，哭聲把他們都從夢中驚醒。出門看，一遍火光，×人在燒屍，×人從前還是把屍首一車車的裝回去，現在不同了，除了官長全屍載走外，士兵只是把頭割下來用紅布包回去。現在這個都不成了，因為死得太多。最近×人發明一種藥水，不知是什末藥水，倒一點在屍上，一點立刻燃着，不一會就全屍都燃光，時間來得及，把灰用罐裝走，來不及就什末都不管，完事！

還有讀者也許都不相信的，只是傷，沒有死的×人，×人走的時候，因為不能帶走，也一齊往死屍裏邊扔，常常聽到「我還沒死呀！」

親愛的讀者呵，日本軍閥是如何的在把罪惡加在那些無辜的工農大眾身上，想想，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日兵的戰鬥情緒，怎末會不低落！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

是的，我們一切近代設備都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技術不如人，但是我們都有一顆抗

×救國的心，憑着這個，我們能打勝仗，我們的軍隊至死不退，我們不過黃河，我們要保衛華北。我們沒有開小差的，受了傷的還要繼續前進。

小米天天都有吃，一天還是三頓，我們端起小米，小舅子才哭過。

雞蛋我們吃不完，挑水花錢我們只看見日本皇軍的信上才寫得有。我們過一個村莊，燒好的水總是一鍋鍋的擺起，就是馬吃的水也一桶桶地排着。

老百姓到處請我們吃飯，不吃老百姓還會惹氣。

當然，到處還存着自私自利的人，但這是極少數，好多有錢，有糧食的人都把東西拿出來了。×人佔領後給他們的教訓，使他們明白只有幫助軍隊，只有參加游擊隊才能活。麥要這樣才能收，老婆姊妹要這樣才能保，祖宗的墳墓要這樣才能安眠。

民衆——不管是什末派的民衆，都在×人的蹂躪下團結起來了，連回民也組成了游擊隊。

我們的長官，我們的領袖，都抱有必死之心與必勝的信念，再加上自己的模範行爲，

愛護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根線，本着這些我們是可以消滅×人的，何況在津浦，在隴海，在全中國任何一塊地上都有着我們的反抗，我們一定可以消滅×人，最後我們一定可以站起來。

今天皇軍的心中是：

「何時終止戰事呢？何時回國呢？」

這是一個悲觀的發問。

我們呢？我們的心中是什末呢？我們的心中是：

「我們能不能得到最後勝利？怎樣爭得最後勝利？」

這是樂觀的奮發的，前進的。本着這個，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與皇軍到底誰在山西是勝利者——尤其是最後的勝利者。

一九三八，八，一。重到晉城寫完。

流民

魏東明

——後方報告——

這是一個村落，隔一條江就是一個大都市。大都市有汽車，輪船，火車，各種的交通工具，到這村落來却必須坐木划子。村子裏一個姓王的家，全靠家主划一條渡船爲生。雖然渡船每次只限十個人，每人只出四個大銅板，合着一分多錢的船錢，這收入已經夠一家五口的過活。王媽媽對她婆婆很好，兩個男孩子金兒銀兒已經到會泅水的年齡，也會打柴供家裏用，順便偷橘子給自己吃。板房裏的生活是安詳快樂的。

抗戰的消息在大都市裏傳播，在這小村落裏却好像遙遠的傳說，大家在晚間的樹下和江邊，閒談着城裏的改變。說是許多兵車日夜往北方開，城裏新來了許多或窮或富的難民，街上顯得熱鬧得很。

突然，天空上有鐵鳥一次次飛來了，投下炸彈，毀掉大片的房屋，死了上千的人，引起極大的恐怖和紛擾。許多人都把這不幸，歸罪這些外來的流亡人，說是他們引來的，於是對他們懷着無可奈何的仇恨。在路上用狠毒的眼光，來看這些妖豔的或是破爛的外來人。

但，渡船上王老板是不仇恨這些人的，而且他自己也成了被仇恨着的人們之一。大都市經過了兩次殘酷的轟炸，人們一聽到警報，就發狂似地往郊外跑，成羣的人擠着過江，好去躲在山上。這時間渡船成了非常之重要，也顯得非常之缺少，於是船夫們在警報期間，瘋狂地提高了價錢，每一個人過江要花七八角錢，比平時多幾十倍，反正這些跑警報的人，有的是有錢的人，而有錢的人，命也特別值錢，他們是肯花錢來換得早上船去逃命的。王老板這樣做，也不覺得良心不安。因為在他看來，這些穿着奇怪衣裳說着難懂的話的人們，並不是和他一類的人，所以也不能按常理來論的。何況，一次賺了許多錢，全家大小都眉開眼笑，更使得王老板相信這是老天爺賜給他的好命運了。

這樣好運並沒有過得很久，城裏的警備司令部的告示就貼到了江邊。渡船乘警報時候敲詐行人，以後要按盜匪治罪。接着果然憲兵抓走了幾個船夫，船錢又回到永遠是四個大銅板，王老板的好運，也跟着完了。

這意外的好運，所得到的一點點錢，隨即被王老板賭博上的壞運道所抵消，全家無精打采地，又回到原來的日子了，事情過去得像一場好夢。大家又恢復了正常村民所有的感情，才注意到城裏的東西，一天天貴了。柴米布疋，日用物品價錢都往上漲。誰都說這是因為外來人太多，把當地人的生活弄得困難了。王老板每次進城，都看見飯館裏滿是外來人，男的、女的隨便亂坐在一起，滿桌是盤子、碗、酒杯，桌子中間穿梭着外來的窮苦的婦女和孩子，在每一張桌子旁邊哀求着兜售瓜子和紙烟。現在王老板已經不能在城裏喝點酒吃點飯再回來，他餓着肚子回家，把憤恨都擲向了外來人，把同樣感情，散佈給村莊裏的鄰人。

這時間，漸漸有外來人搬住在村子裏來了。他們住在大磚瓦房裏，還是穿着那些怪

衣裳。他們自然成了大家的眼光和談話的中心。大家不但嫉恨他們，還歧視他們，嘲笑他們，欺騙他們，欺負他們。曾有一對外來的男女，早晨攜着手到田野去散步，這露腿露臂的一對，挨在一起走，引起了田間幾個農夫的憤怒，他們舉了鋤頭趕出來，把兩個男女嚇得連叫帶跑，跑回村莊來。這成了村子裏的笑話，大家講着時感到痛快。響應着這個事件，王家的金兒銀兒強搶了鄰家女孩子手裏的口琴。鬧得外來的孩子怕受欺侮，不敢出家門。

可是，日子一久，把外來人的服裝行爲看慣了，好奇心也漸漸淡了，就覺得這些人也和自己一樣，連他們的話，也並非如最初所想那樣的絕不能聽懂。尤其因爲村裏士紳和鄉長首先和這些外來人來往，村人和外來人便也逐漸接談。如今引起村人的興趣的，是外來人所講的事情，他們怎樣開着小工廠，x人佔領後他們逃了出來，x人如何在各地××××，他們是怎樣一路顛沛困苦。大家聽了都同情他們，也因爲自己面前也擺着同樣的命運。於是彼此都成了朋友，金兒銀兒也和鄰家女孩成了一起玩耍的夥伴。大家甚至覺得自己的未來命運，還要靠這幾個有經驗的外來朋友的指引。

戰事一天天靠近這大都市了，人們却已知道這並不是外來人帶來的災害，但敏感的外來人却開始向別處移動了，這更影響了當地的民心，富裕的人結成了逃亡的浪潮，擾亂了一切人的平靜心情。×人的暴虐連小村莊的人都知道。王老板揚言着他要賣掉他的船，把老婆孩子送到深山的丈人家去，然後自己單身去投軍。但是自從他看了一次壯丁被網着送進兵營，就再也不這樣講了。村裏的外來人快要走了，說這次不是盲目地逃，是要到本省的腹地合資去開小工廠。王老板極是羨慕他的鄰人，因此當地的鄰居這外來人跟他商量，僱他的船沿江去到內地的時候，他答應了。而且約會了幾個夥伴一道下去，到陌生的地方找尋自己的好運，大家一起去開闢自己的天地。

這樣，在大浪潮中，王老板一家也成了流民，和外來人在一起流下去，到外地去作外來人。

在廣州

巴金

一 轟炸中過日子

我在前信裏說了一些什麼話，我現在也不能記憶了。我似乎說到豬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豬爲伍，而且有餘裕寫那樣的信。我在這裏的生活則完全不同。在這裏我常見的是另一種東西。那是死。死彷彿就成了我們隨處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隨意地來隨意地去，「他」來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並不使我感到驚奇，雖然「他」有時也在散布恐怖的種子。

昨天下午，我添了一個奇異的經驗。那時我攤開信紙打算給你寫信一個從東戰場歸來的青年朋友忽然來找我談話。我放下剛拿起的筆，去坐在他對面，回答他的問話。飛機的摩托聲突然間在我的耳邊很清晰地響起了。一個朋友在窗前驚訝地叫道：「飛機！」

我們並不注意，因為先前沒有聽到警報。（其實是發過緊急警報的。）我們仍舊在談話。但是高射炮響了。街上有人在跑。門口一個青年人指着天空低聲叫着「飛機！」我和那位新朋友都走到門口去看。三架飛機在對面屋頂上飛，飛得很高，看起來比我們屋裏掛的玩具的飛機還小。飛機向着我們這面飛來，三架之後又是三架。於是軋軋聲大響，高射炮也連珠似地放起來。高射炮似乎沒有效力。軋軋聲仍繼續着，是應該落彈的時候了。並不要我們等待。一陣恐怖的「颯颯」的聲音就壓倒了摩托的聲響。這聲音自上而下，由遠而近，像一簇簇樹葉從天空落下來。但是經驗使我們彷彿看見一顆炸彈在空中旋轉而下。牠會在不遠處爆炸。甚至就落在我們的頭上。我在這裏度過不少轟炸的日子。可是這種聲音我只聽見過一次。就是六月六日三顆炸彈在我們巷口附近爆炸時，我在事前聽見了那奇異的聲音。

颯颯聲一起，一些陌生的人（還有鄰舍那位太太帶了小孩）瘋狂似地湧進我們的屋裏來。他們帶着低微的驚呼，一齊往地上蹲伏。炸彈爆炸了，聲音不大，似乎落在很遠

的地方。我們覺得奇怪。但第二次颯颯聲又起了。仍舊只聽見小的爆炸聲，大家略微安心的地方。我們覺得奇怪。但第二次的颯颯聲響起之後，一個巨大的爆裂聲就把這間房屋震撼了。我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當，因為這房間不過微微動搖一下，我還覺得一股風吹打我的腿，別的就沒有什麼。然而當那巨聲剛起的時候，我和別的人都以為這顆炸彈一定在我們頭上爆炸。我們的辦事處是在樓下，頭上還有三層洋房，倘使是一顆小炸彈，我們在下面還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藤椅上沒有動一下，頭埋着，眼光定在一堆校樣上面。我微微張開口，我想要是這裏被炸，我還能活的話，爲了不使耳膜震破，我應該將口張開。

我們定了神，安靜地看四處，眼前還是一個和平的世界。軋軋聲消失了。房裏沒有一點改變。桌上多了一層灰。蹲下的人站起來，慢步走了出去。緊張的空氣鬆弛了。我看朋友們的臉，那上面好像蒙了一張白紙。可惜我看不見自己的臉色。

飛機去了以後，我們還聽見炸彈在遠處爆炸。颯颯聲這一次卻沒有飛機的確去遠

了。於是先前中止了的事情又繼續做起來。那位青年的戰士也就告辭走了。

一個朋友從印刷局回來，他說在路上看見炸彈落下，以爲我們這裏被炸了。後來我們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麼地方。我想去看×老先生，因爲在他住處後面落了三個彈。恰在這時×老先生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後面一個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二顆炸彈。雖說是他住處後面，卻也隔了三四條巷子。

警報還未解除，我們約×老先生出去喝茶，我們剛走出巷口，看見前面街上有許多人在奔跑，好像發生了什麼騷亂似的。×老先生問旁邊一個書店夥計，那青年人說：「大概是飛機又來了。你們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們沒有聽見飛機飛近的聲音，便不去躲，卻穿過街口，往前面那個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門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護，所以騎樓下聚了不少的人。我們穿過人叢，進了咖啡店。樓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難的。樓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們便走上二樓。那裏很空。茶房空閒着。有兩三桌人在喝茶飲冰。我們在這裏談了大半個鐘頭。警報解除了。

我們從咖啡店出來，約好去看「災區」，我先回到辦事地方轉一下，一個小孩騎着自行車送校樣來了。想不到剛剛經過了大轟炸，印刷工人還在工作，這倒是難得的事情。現在進步了！以前不是這樣的：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轟炸後就關了門，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我四處探訊，才找到我的一部譯稿，那還是五月十米左右交去的。

後來×老先生陪我們去看「災區」。我們經過一條大樹掩映下的古舊的小巷，跨過短牆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裏我們看見炸彈的遺跡。一塊土地被攪翻了，成了一個很淺的坑，面積不過一張圓桌面大小。另一處也是這樣的情形。一點也不可怕。原來頭兩顆炸彈就落在這地方，所以聲音不大。在這空地旁邊一間公廁所也被炸毀了。地上凌亂地堆着磚塊。一塊木頭還豎着，寫上「小便處」的木牌也還釘在那裏。

我們再往前走，走進××路，我們不覺驚愕地站住了。那條街好像經過了激烈的戰爭似的，顯出十分凌亂的樣子。馬路上蓋着一層白灰。電線落在街心。房屋倒塌了好幾間，一道寫着「××里」金字的門牆還勉強立在瓦礫堆中。再過去一座四層樓的大洋

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頂完全塌下來，四層壓在三層上，三層壓在二層上，全共剩了一個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磚塊。

一個女人站在對面騎樓下向行人敘說被炸的經過。這對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彈的恩澤。玻璃震破了，堅實的窗架震斷了，樓板也落下幾塊。房裏的陳設大都成了殘廢的屍體。好幾間房屋都被炸彈的力量掃空了。有人在貼封條。街心有幾個壯丁在維持秩序，但秩序本來就很好。

我們沒有多走幾個地方。聽說法國禮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彈，死傷的人更多，這天共有二十多卡車的受傷者送到中山醫院去。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他說有些小孩在卡車上痛苦地哭叫着。但沒有比另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更悲慘的：一個人從地上爬起來，拾起自己的斷臂接在傷口上托着跑；一個坐在地上的母親只剩了半邊臉，手裏還抱着她無頭的嬰兒。

晚上有月亮，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夜襲，但大家若無其事地到號稱廣州四大酒家

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飯。我們愉快地談笑，把白天的經歷當作一場怪夢。長堤安靜地躺在我們下面。夜市依舊是和平時一樣地熱鬧。人在廣州學會了鎮靜，學會了不怕死。我們常常說到瑪德里，我沒有去過那地方。但是我想這裏的情形和那邊的不會有什麼分別。

這封信應該在昨天寫的，昨天沒有寫。今天早晨八點鐘飛機又來炸過好幾個地方。一共來兩次，直到下午三點鐘才解除警報，飛機來投彈時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幾個壯丁維持秩序。飛機一走，警報解除，街上的情形又和平時沒有兩樣。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長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亮，十分明亮。長堤上擺滿了小販的担子。在兩次大轟炸後還能夠看見這樣的熱鬧的夜市，這樣是我想不到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這是我一星期前看見的。××路一條街被炸光了。在僅留着的這間殘破的樓上我看見了一個人的住房，那位衣冠齊整的居住者穿過了瓦礫堆，安閑地經過破爛的樓梯，登上那間缺少一面牆壁的住房。一個人住在瓦礫堆裏，還能夠如此

從容，這的確是別處很少有的事。牠可以說明這裏居民的倔強了。

今夜沒有「夜襲」。但願明天早晨飛機不要來攪擾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飛機投彈時我還在睡夢中，我是被警報驚醒以後而又沈沈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話你們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會了解罷。把牠當作故事看也好。

二 廣州淪陷前

諸友：本想給刊物寫點關於武漢的空襲的事，因為在上一封信裏我告訴讀者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應該讓他們知道一點武漢的情形。但是目前的環境不容許我寫。我沒有這餘裕。我應該先寫別的事。

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在哥倫布咖啡店二樓看了全市壯丁的火炬遊行。（這全市是指廣州市，因為我已經回到廣州來了。）這晚上八萬個壯丁在河南宣誓以後，便列隊向漢民路進行，他們經過海珠橋的時候，火炬帶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輓動，有人對我說，

這真像一條火龍。廣州在怒吼了。到處都在唱着保衛大廣東的歌曲。

夜晚在九點鐘以前（有時還要遲）市內是沒有電燈的，這只是爲了省煤。我一個人從惠福東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沒有一點光亮。連天空的星星也被交柯的樹木遮蓋了。車輪的聲音在我旁邊響時，我方知道側身讓路。手電筒的白光迎面射過來，連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變爲親切的了。「莫怪，」人們彼此抱歉着。

還不到四牌樓我又看見經過另一個街口的遊行隊了。火炬在燃燒，好像心也在燃燒。在黑暗中感到的恐嚇都給這火驅盡了。

我摸索地走過了四牌樓，慢慢地進了那個不熟習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點把我摔下地去。我終於走到那個類似上海弄堂的惠園。鐵門已經上了鎖，但裂開一個縫隙，勉強可以給我身子側着擠進去。我摸索着一直走向裏去。我的眼睛連什麼也看不見了。恰巧這時救星似地閃過來一道白光。一個穿白色學生服的人客氣地問我不是到九號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應了他。他又問樓下姓盧的還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

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電筒的光亮走到了九號門口。我站在下面喚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了洋燭走下樓來。剛才穿學生服的人看見燭光，便走向來，把問過我的話向朋友問一次。朋友說姓盧的已經搬走了。他又問到住在四樓的人。朋友告訴他四樓的人也搬到別處去了。那人才失望地說句「莫怪」，然後沒精打彩地走了。這幾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許多走得很狼狽。但也有許多走得很從容的。譬如我們書店對面樓上那位軍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後來她的丈夫駕着一部機器腳踏車來了。他下車走上樓去。兩個人在房裏留了片刻，於是鎖上門一同坐上車子揚長地走了。

還有一些人卻毫不驚恐地照常工作。他們好像不知道前線軍事吃緊似的。他們相信着敵人打不到廣州來。他們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準備。昨晚聽見一個朋友說，許多人走都不帶什麼東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來。有的還打算等敵人進來時巷戰。

我後來又去哥倫布，和另外兩個朋友會面。哥倫布的客人和平時的全不同了。再沒

有看見豔裝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着軍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後面也插了一支手槍。那位中山大學的有名的音樂教授也是全武裝的坐在這裏，我們不認識，（我聽他唱過黃花崗紀念歌）但他和我談起話來，他說他不是軍人，然而現在不高興教書了，願意來做保衛廣東的工作。

十點鐘我回到家裏，街上比平日靜得多了。廣州市彷彿靜入了睡鄉。電燈已經燃了半個鐘點。但許多街道仍還是很黑暗的。十二點鐘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滿天的星子，但周圍卻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裏面還有電燈光。這公司的貨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靜得很。誰也想不到在這附近就有戰爭。誰也想不到在這時候全中國的人都担心着廣州的命運。我心裏真不好過。我的出版計劃在一個星期的期間就被人打碎了。兩個刊物排好放在印局，無法與讀者見面，因為印刷工人走掉而各書店也都陸續在撤退了。但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繫念的倒是留在這城市裏的幾十萬人的命運。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地保衛自己。

今天替一個朋友去銀行兌錢，上海銀行門口懸出告白說是已遷往香港了。去交通銀行，門開着，兩個警察在那裏守衛，門前也有告白：「警報期間，停止營業。」但近一星期來廣州市整天都是在警報中——從上午五點一直繼續到下午五點。我再一追問，又說是暫停匯兌了。

現在我在家裏，飛機還在我們頭上飛，大新公司樓上的高射炮響了，聲音真大。有了這高射炮，炸彈便不會在這裏落下來，我也用不着去管牠。

因為怕你們耽心着我的安全，所以寫這信給你們。你們應該記着這裏還有幾十萬人，他們準備着勇敢地保衛他們的家鄉。他們的命運倒是值得關心的。至於我，我這一個陌生的外省人，我在這裏不過做一點搖旗吶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時候我也會撤退的。目前不會有什麼危險臨到我的頭上。

截擊

東平

這裏有一個很小的然而頗爲漂亮的勝利，是我們的粟裕同志，先遣支隊的司令員親自帶領着四個班，去打得來的。這是我們新四軍最初出馬的第一戰，同時也是最初第一次的勝利。

我們的先遣支隊勝利地完成了「先遣」的任務，和我們的第一支隊匯合之後，已經結束了。粟裕同志自己還沒有歸隊，他暫時帶領着×個連在進行着比「先遣」更進一步的活動，他一刻也不停的計劃着，工作着，帶着滿身強大的戰鬥情緒和難以捉摸的機動性，——部隊一到了他的手裏總是變成了一條蛇似的活潑潑地捲旋着，挺進着。

這一次我沒有跟着他一道走，我已經給調到政治部來了，不然我一定也是那美麗的戰鬥畫景裏面的若干戰士之一個，當聽到這一次勝利的消息的時候，是免不了要覺

得有點遺憾的。粟裕——一個壯健、勇猛的布爾雪維克，在過去的十年戰爭中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勇士，他每一次在我們的隊伍的前面站出來，總是和靄地坦然地笑着微笑，好像把所有的問題都處理完畢了似的充滿着安靜和快樂，他的和靄而坦然的微笑獲得我們鐵一樣堅的信心，只要和他站在一起，我們相信一個最難攻破的難題也可以迎刃而解。現在我雖然離開了他，但是只要一想起他，他的整個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完全顯露，我知道他在那短短的四個班的行列中是站在怎樣的一個位置上，在和敵人相見的時候他是怎樣的一種姿態——這些對於我似乎都是非常熟習的了，同時也正如他的微笑一樣的顯明……

「你們的隊伍昨天和鬼子兵開火，已經把鬼子兵打垮了！」

當我們行軍過××的時候，那邊的老百姓這樣告訴我們——第×連的一個戰鬥員也曾經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然而都只是簡單地說一說，我們不能明白這個戰鬥的始末，雖然我們很高興，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內容。

二十二日我們從××抵達了××那個村子，和司令部的一部份同志匯合。因爲下着雨，路又難走，這天的七十五里的行軍似乎特別吃力些，一抵達宿營地就躺下來休息了，很快地進入了睡夢，不過一霎時就爲一陣嘈嚷聲所驚醒。

原來是有一位參加過這次戰鬥的同志走進我們的房裏來了，他立即受了許多同志的包圍。

這是政治部的一位工作人員，有着一種奇怪的性格，不喜歡回答我們的詢問，他用對了這一次小戰鬥的輕視或不以爲意來表示他的驕傲，他只是說，日本香烟是濃烈得很，他不怎麼高興抽，抽一根丟兩根的丟完了；那罐頭菜是那樣又鹹又甜的，聞一聞就拋進河裏去了，不想吃……我們問他，我們是怎樣和敵人戰鬥起來的呢？詳細的情形又怎樣？他再也不回答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我們碰到了民運科長王××同志，才能滿足地聽完了這個故事——王同志也是參加這次戰鬥的一個。

「情形是簡單得很，」王同志這樣說：「幾天來我們在×××至×××一帶的地區

套圈子破壞了不少處的鐵路和公路，完成了我們的任務。粟裕同志在前天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現在就回去好呢？還是打一打好……結果是主張打一打。

「幾天來下着大雨，風也很大，路滑得要命，許多戰鬥員都走不動了；走三步跌兩交，是不能夠執行戰鬥的。我們只好在同行的×個連中提出了四個班，條件是要能夠走得動（能夠戰爭）在那天下半夜三時出發，走了五個鐘頭，這些所謂能走得動的也只能走了二十五里。

「雨停了，發着大霧，風還是猛烈地在吹着。我們的衣服都溼透了，不過還不怎麼冷。八時卅分，我們要通过一條（從鎮江到南京去的）公路，我們知道在這條公路上也許要和敵人發生遭遇，但是隊伍還是很鬆懈的走着，彷彿無論怎樣都不能從疲困中擺脫開來，可以說一點準備也沒有。偵察員和尖兵隊離公路還有八百米遠之遙，公路上就發現了一輛卡車，是從鎮江方面向南京方面開去的，車上站着八個全副武裝的日本兵。這輛車很快的開過去了，車上的日本兵有沒有看見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只好眼巴巴望着

他們疾馳而去的背影，怨責着爲什麼先早不跑得快些。——但是突然又有一輛卡車開來了，這時候我們的偵察員，尖兵隊和公路的距離在五百米達左右，這個距離還是太遠些，不過他們再不能客氣了，很快地開了一陣排槍，向那狂奔而來的卡車作了猛烈的逆襲，卡車前面的玻璃立即破碎了，但是還不能把牠完全解決下來，卡車依然是繼續的狂奔着，到了半里的地方才着了火，停歇下來。

「這輛卡車起初看不見那上面有一個人的影子，停下來之後才發見從那上面跳下了四個日本兵，這四個日本兵一點也不想抵抗，只顧逃命。他們的個子都很強壯高大，不像我們平常所說的日本矮子那麼矮，穿着皮靴，在公路上跑起來比一匹馬還要快，我們有三個戰鬥員去追他們，怎樣都不能追得到手。」

「這時候，從那低矮的山岡的背後發出了一陣沈重的音響，——我們知道又有車輛來了。公路逶迤地繞着那低矮的山岡邊走，因爲太彎曲的緣故，坐在車裏的人不容易擴張視界，而且是在大霧的籠罩中，……風是太大了，車行的音響是沈重而嘈雜的，坐在

車裏的人恐怕已經像得了大病似的陷在迷離困惑的狀態裏面，一里內的槍聲都不能驚醒他們，這樣他們只好不避前車的覆轍，爲着滿足我們迫切的期待而匆匆地開來了！

「『這樣大的聲音，恐怕是裝甲汽車來了！』

「『裝甲汽車也得把它打下來呵！』戰鬥員們這樣叫。

「現在一切都佈置好了，爲着要對付這輛音響很大的汽車，我們在公路邊的低地里埋伏了一個排，還有一挺機關槍和他們配合着。於是那音響很大的汽車在我們的前面出現了，那不是什麼裝甲車，却意外地是一輛又肥胖又漂亮的黃褐色包車。

「機關槍和排槍一齊地響了，彈丸像一道急激的流水似的完全灌注在那包車的裏面，於是決定了這包車最終的運命。

「那包車停了下來，暈迷地癡癡地把頭部猛撞在路邊的河浜裏。有兩個日本軍官從車裏開開了車門鑽出來，從公路邊衝上去的戰鬥員開了一槍，擊倒了兩個中走在後面的一個。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又壯又強高大的第一等大塊頭，地穿着黑皮長靴，帶着軍

刀，還有一支漂亮的手槍在手裏拿着。他一點也不驚慌，非常沈着地在作着反抗。這時候來了我們的一個偵察參謀，他個子短小，身體瘦弱，但是他有着過人的勇敢。他用的是一支匣子槍，但是子彈已經開完了，一和那日本軍官接近就立即進行痛快直截的搏鬥，日本軍官不斷的開槍對他射擊，直到子彈盡了還不會擊中他，而他們的搏鬥依然是勢均力敵的進行着，兩個人扭成一團。日本軍官壯大，我們的參謀短小，顯然於格鬥上是處在不利地位，多謝江南道路雨後濫如泥糊，兩人糾纏之間一齊跌在水田中，首先我們參謀於下水時就吃了幾口泥水，但掙扎間很快轉為優勢，皮靴呢衣裝備齊全的皇軍軍官簡直在泥田中無用武之地，而我們新四軍草鞋短褲布衣的參謀就大得便利，因地制宜變成十分敏捷轉動自如，強盜軍官就自知不濟了，才終於拔出了他的軍刀——日本的軍刀是世界上有名的。那并不是一把擺樣子的指揮刀，而是一把又長又鋒利的單面劍。從相距不到十米達的地方我很清楚地在看這一幅激烈緊張的畫面，我的靈魂幾乎要被那雪亮的軍刀所劫奪——我想，這個搏鬥的結果是怎樣的呢？現在是全憑這一把軍刀

來作最後的決定了……

「然而我們的偵察參謀，他是非常冷靜地在等待着，當他的強大的對手舉起了軍刀向着他的頸子砍的時候，他竟能確實無誤地執住了那日本軍官的兩腕，從而把那軍刀攫奪在自己的手中。」

「那日本軍官的左頰一連中了三刀，他倒下了，這就是土井中佐和大日本皇軍的聯隊軍需長於是一命嗚呼……却還有更緊張的戰鬥場面在後一秒鐘中延接上來。這時候，從鎮江方面繼續又開來了三輛卡車。」

「我們的戰鬥員快樂得發狂了似的叫着，

『沒有問題，這汽車是好打的呵……』

「三輛卡車魚串地迎面駛來，這優良的目標幾乎叫我們的射擊手不能在它們之中再作何種選擇。這一次是敵人對我們先開槍，因為他們一進入這境界，最初就看清我們幹出了些什麼事情。不過戰鬥還是依照着原來的程序發展下去。」

「一陣猛烈的槍聲過後，三輛卡車停止了兩輛。這一次我們的戰鬥對手增加至十五名以上。他們有着一個戰士所必需的堅定的決心和機警。他們儘速地摔下了車上的木箱和包裹，然後從車上跳下來，依據着木箱和包裹做爲工事，和我們作勇猛的戰鬥……」

「從截擊敵人的第一輛卡車起——憑着大風濃霧的有利條件而得以使戰鬥繼續延長至一個鐘頭之久。這之間，有一輛後到的汽車看見勢頭不好，很快的搶轉頭開回去了……從這裏向東不到十五里遠就是鎮江，那里正有強大的敵人屯駐着。粟裕同志很審重地制止我們在此地再作逗留。」

「空氣從緊張中弛緩了下來，打破了油缸的汽車在燃燒着，碎爛的木箱，罐頭，文件，包裹，戰死了的敵人的尸首，散亂地拋擲着。這次戰鬥的結果我們犧牲了兩個戰鬥員；繳得了敵人的三支匣子槍，十一支步槍，一支從那日本軍官的身上奪來的漂亮的手槍，還有軍服，文具，鞋子，罐頭食物，以及不少的慰問袋，香烟是很好的，那牌子在中國還不曾看

過香烟盒子的上面印着「御賜」兩個金字；除了少數被逃脫的以外，他們的傷亡在二十五名以上。

「當我們離開那公路的時候，公路上一片寂寞，情景是慘淡得很。我們連日不斷的跑路，又經過了戰鬥，身體太疲倦了。現在增加了這麼多的戰利品在身上，幾乎再也跑不動，在離開公路不到五里遠的地方就歇息下來，把戰利品分了一半給羣衆。這時候我們聽到從公路方面發出了連串不斷的砲聲和機關槍聲。——後來據羣衆的報告，我們從公路開走之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就有大隊的敵人開來了，有三百多的馬隊，有七輛坦克車。」

一九三八，六，廿四。

一個淪陷了的城市

黃源

因了全面抗戰的展開，我隨着軍隊，經過了許多戰區，也看到了前後方的各種情形。前方火線上，軍事上雖是失利，但士兵作戰的忠勇壯烈的精神，不僅使國人感激涕零，且激動了世界各國的有正義感的人士。而回顧後方，與這可歌可泣的情景，剛剛相反，是叫人哭笑不得啊。

我明天就要回前線去了，此刻未能詳述一切見聞實感。我只把一個淪陷了的城市，粗枝大葉的描摹下來，作為現在未成爲戰區的城市的一般鑒。

我到這個城市，是在滬戰爆發兩月之後，該城東邊靠海，敵艦常在那海外遊弋，敵機進襲杭州，亦常經此城。所以富有的人家，仍不避艱難，設法逃至上海租界。一般老百姓見士兵過城，驚惶萬分，都避到三五里路的鄉間。有一次敵機向駐在海邊的部隊下蛋，一聲

巨響震驚了全市，但因彈落海濱，未傷及城內居民，一班愚夫愚婦，都是以爲佛爺保佑，將敵機擲下的炸彈，一手托至海濱，於是各處荒廟頓時熱鬧起來。

城裏也成立了抗敵後援會，由於「一二八」的老經驗，黨政雙方，施盡了各種手段，爭奪着經濟權。縣長把警察局長，各科科長都拉進了會，作爲「後援」黨務方面也是前後數任委員一齊登場。但等到經濟權一到手，一切活動也就停止了；只有那位經手辦供應物品的人，每晚自己在心中打算盤。有幾個青年覺得太沉靜了，組織了一個歌詠團，第一次出發到鄉間，搭上與黨政機關有關係的輪船，便被雇用的流氓打了一場，使這歌詠團就此告終。

直到中央宣傳隊過境，牆壁上不見一個新的標語。黨務工作，仍然只限於自己的門內。遇到什麼紀念會，照例數十個老搭當，在禮堂上唱演一會，便算了事。民衆沒有人領導，組織，漢奸必然地乘機活躍起來，所以晚上敵機過境，竟也有放信號的了。

早晨傍晚也常聽見「一二二」訓練壯丁的口令。這些壯丁大半摘自農家，農民

平時既沒有政治頭腦，被強迫抽調編隊之後，只教以「一、二、一、二」的開步，也不灌輸以國家觀念，所以一遇事變，雲飛鳥散，各自逃跑。

使這城市還能維持着秩序的，因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新派有別動隊駐守在此。這些人新到那小城，不大明瞭當地的情形，所以也不大賣賬，使得當地要人，感到頭痛。在謠言四起的那幾天，他們把守了水陸要道，不許百姓遷移，縣裏的公務人員帶了床架馬桶之類，滿船過關，竟也被扣留了一夜。

交通是早斷絕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地黨政要人，不得不備些船隻，以備不時之需，這也確實難怪，這小城離海太近，誰知道敵人何時登陸。後來事實證明了他們這辦法是百分之百的高明。敵機一開炮，他們載着衣架藤椅之類，一船一船的向自以為安全區域搖去。縣長先生為一縣之主，所以扣了那唯一的輪船自用。開砲的第二天，縣長先生感到在砲火之下，安全與否，究竟沒有十分把握，於是從縣公署用快步式奔出城外，四個衛兵跑在前頭，一跳上那隻久留正待一朝用的輪船，一面扶着縣長下船，一面船已經在開關

駛行了。

這城市在十一月五六兩日，被敵艦砲轟了兩次，約二三百發，第一次砲響，一百餘發，損壞了一個花園裏的亭子一角，這確是很可惜的，普通人雖很少來此遊玩，我却常約友在此談心。大概也是佛爺保佑吧，還不知砲彈生眼睛，沒有損傷一個人。當夜我抱着一片熱忱，寫了一篇「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告以敵艦的向這小城砲轟，意在恐嚇，並牽制我們的兵力，敵軍不得在此登陸，要他們不必急於逃難，因為留在城裏的本已是中下之家，早一日遷移，他就早一日流為難民。但這些論斷都撲了空，因為當這文字在次晨刊出時，這死城已在一夜之間變為空城了。

隣縣的慰勞隊過境赴前線慰勞將士，這小城也備了一些慰勞品。但後援會裏的人沒有一個願當這光榮的代表，只得托隣縣的代表帶去。

在隨時可變為戰區的前綫這城市，自滬戰爆發已至淪陷於敵手，我想起有一件事表現着抗敵精神。最後，我還不得把這一筆賬遺漏了，敵人未到，抗敵後援會的負責人，

帶了會裏所有的款子，先攻到敵人的窠巢——上海去了。
嗚呼！我愧於說出小城便是我的故鄉。

殘殺之後

靳以

這一天敵人們殘殺終止了，那已經是夜間，沒有燈，整個的城市爲黑暗緊緊包住了。若是能看到哪方還有一點火亮，那就是燒夷彈所引起來還未休止的火災。我們幾個人挨着路走回去，纔走到中途就爲武裝的壯丁阻止了，因爲前面就是災場，不許通過的，這時我纔彷彿看到有一根繩攔在路的中間。這樣我們只得繞了一條小巷去走，轉了幾個灣，再走出巷口，就是我們住所前的那個廣場。在那上面我曾看見一個炸去了前胸和手臂的人，血染滿了身，像一隻纔被宰殺的鷄，下意識地跳動着。已經傷得極重了，他還盡了殘餘的一點力量向生的這一面伸出求救的手。可是死亡却默默地，有力地抓住他，在我們的眼前他終於停止了一切抖動，安穩地了結他的生命。可是如今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幾具排在那裏的屍骸，還有不知道爲什麼點燃起來的紅燭。微風吹着，燭焰跳動着

一個看守的人無言地把頭架在手掌的上面蹲在那裏，茫然地不知望些什麼。

天上掛齊了繁星柔軟的樹枝在拂着那些星星們，充滿了空氣中的却是屍臭的氣味，就是用手帕掩了口鼻那臭氣也要衝進來。我們急急地走過，走進自己住所的入口，在暗中爬上了三樓。

我們都沉默着，誰也沒有句話，人好像是極疲倦了，可是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我們不能睡，點起一支索燭來，恰足以照出每個人的臉，望着別一個的臉，已經尋不出驚恐的神情，只是恬靜地像渴求着適舒的安息。

可是我的心，上却有塗不去的記憶，每次飛機在頂上盤桓的時候，接着便是發着慘厲炸音的沉下，彷彿那顆炸彈就要落在頭頂上了；在一陣像落大雨點的聲音之後，就是一聲極大的爆炸。覺得沒有死，就抬起頭來，相對着苦笑一下，好像要安慰別人也安慰自己似的，坐在一邊的老女人，不停地唸着佛號，還在抖着。×君坐在牆角，簡直是把頭埋在兩膝的中間，兩隻手掌蓋了頭頂。當我們纔能喘出一口氣，頂上的飛機又發出可怕的

聲音向地面上鑽了。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想了些什麼，也許我什麼都沒有想。因為聲音那樣響，就知道不是不落在自己的頭頂上也遠不出什麼去。每次把頭低下來也並不含有懼怕的意味，又說不上是保護，好像是不願意看死亡的惡像，在把頭低下去的時候，就完結了生命更自然一些。但是我的心中却燃着一股強烈的憤怒之火，我不甘心這樣死去，因為我看不到對手，我也不能和他爭鬥。我們只能在鬥爭中求生存，從苦難裏磨煉出不屈的意志。

燭盡了，我們仍是靜靜地坐在那裏，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見，好像我只能看到幾雙發亮的眼睛。

從重慶到成都

宋之的

一

重慶看不見天，天被霧遮着。

一個老重慶這樣告訴我：「若是重慶人不爬山，一定會早天十年！」這話我是相信的。

到重慶，先認識了某經理，經理先生說：「打牌，玩姑娘，吸大烟，是清高的，別的，都是俗務！」聽口氣，就是個才子。可惜生在近代，倘在往昔，定會來個自傳。自擬風流博得後人懷慕的。

二

除了那一天，人們都在茶館喝茶，腳蹺在另一椅子上，啜兩口，談幾句，舒服自在。

忽然有一種怪聲音響起來了。像工廠的汽笛，不過更尖銳一點。

喝茶的朋友們起初不在意，仍舊端起了茶杯，突的意識到：「這不是什麼警報罷！」乃不自然的把眼角往四外斜，手可還是故作鎮靜的去抓瓜子，却抓到一件冷冰冰的東西：一位胖太太的手。

兩人同時都打了個寒戰；於是乎逃吧！

逃到那兒去呢！

胖太太逃到了某經理的門前，一屁股跌在台階上，用自己那冰冷冷的東西：一位胖太太的手，拉住經理先生的，小夥計的，以及別的什麼人的「來，摸摸，這兒，心，跳到腔子外頭來了！哎，嚟，可了不得嘍！」

那神氣，使得舞台上的顧八奶奶也不能專美於前！

常天，長江裏的船夫都發了橫財，多少太太，小姐，老爺，少爺都攜帶了細軟箱籠逃難過江，船價從六百錢漲到了五毛，還是擁擠不堪，以致於船在江心翻了一條——敵機雖

沒有來，却溺死了幾十條命。

以後，不幾天，一位蓬頭污面的老者，便一手持鑼，敲打着在街上喊了：「諸位高鄰聽着……」噹噹噹！急忙在鑼背後看一眼——那兒貼着張紅紙，紙上寫着字：「敵機要來空襲……」噹噹噹，又看一眼，再念下去，大致是勸人不要點燈，把曬的衣服收進去之類。而另一位星相家，他在報上登了啓事，預卜敵機的踪跡了：「敵機今日不來，」啓事的標題怎樣寫着，果然沒有來。星相家的神算於是乎傳誦遐邇了！

三

重慶街上，甜食店特別的多。

「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老重慶說：「這是爲了癮君子的需要！」

一天，我和經理先生對坐在甜食店裏。門外，靠近玻璃窗，一個孩子立在那兒，三四寸長的頭髮像蓬亂的草一樣直豎在頭上，眼睛失神的望着我們的手，調羹和口。只偶然的用髒污的手抹一下髒污的鼻涕。走了一個便又來一個。倘前一個還沒有走，而後一個想

擠上來的時候，前一個便要罵。

「先人哪……」

因而打個頭破血出也不定的，雖然據我的感覺，這些孩子的血，怕也難得有一兩滴可流了！

「格雜——」經理先生笑了，一面把手伸進胸膛摸索着：「這兒有近作數首——」於是乎就呈現在我的面前。詩是濃豔的，不外軟玉溫香滿什麼懷之類。

人家都說我是混身風流，你也覺得嗎！——嘿，嘿，嘿！」

「妙在『渾』字！」我咕噥着。

是夜了，夜半十二時以後，因為工作，我獨自在街上走着。

街很靜；彼此追逐的野狗以外，是滿街亂竄的老鼠，跟擠在一道睡着了了的野孩子！

這些孩子跟老鼠在我心裏構成了一種奇妙的聯想，他們在某幾點上，幾乎是相同

的。我分明看見一輛汽車衝過，幾只老鼠便被碾斃，而孩子們也便蠕動起來了！

我感到窒息——因為街上的煤氣衝過了我的鼻子！

四

一個努力救亡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救國——女孩子是要比男孩子熱情些！」這是重慶的一個特殊現象，在街頭講演，以及各種集會上女孩子確實是較為熱烈些。——雖然她們表達這種熱情的機會也很少。

確實是機會很少，因為即使是反侵略宣傳週的民衆大會裏，沒有徽章或是請柬或是入門證一類的東西，也要被拒絕參加的。但機會少，即「找」常常有宣傳隊下鄉，較之機會多，却「躲」的，自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說「躲」一點也不誇張，某校長就因為接連來了幾次空襲警報而害怕起來，屢次三番的上呈文給省府，要求撥遷移費，預備把學校遷往遠處，以圖安全。那最後的一着，是動員了學生的家長聯名呈請，說是「在這樣的危險的地方唸書，殊不放心」云云。

另一種「躲」法是，躲在街角向摩登士女灑硝礮水，據說是要予一些喪心病狂者

以警告。有個名目曰，摩登破壞團。

我非常憂鬱，決定走了！

走之前，某經理對我說：——細聲，很神祕的：「我決定戒烟了！像煞有道理呢！朱德先生是四十歲戒的烟，我呢，龜兒子，今年四十二了！」

我嘆了口氣。

五

有一種神話說：「在四川把桌子上鋪一尺土，就可以種菜吃！」在這次的旅行裏，我相信了這話。

雖在春末，天已經很暖了。田野裏洋溢着蠶豆花香，迎風搖擺着肥大的麥穗，石崖裏茁出一片片的禾苗，山頂上盡是肥沃的稻畦，惜乎我沒有到過金沙磧，說是那地方石縫裏都夾着金子的！

汽車很壞，常常拋錨，公路兩邊頗多村鎮，車一停，就有小販攜土產的甘蔗橘柑來賣。

倘吃甘蔗，是非常便宜的，而且還能夠做好事，因為從嘴裏噴吐出來的渣滓，也會被窮孩子搶去，作為午餐，嚥下肚裏去。

窮孩子也和重慶一樣特別的多。不僅孩子，也有老人，青年男子，跟老太婆。這些大抵都難得在哀求上得到好處的。那唯一生存的法子就是搶！倘在路邊的小飯館裏打尖，就得時刻留神，要一疎忽，碗裏的菜跟藍裏的飯就被搶光的——迅速的連說一聲「做煞仔」都來不及，罪人就已經劈啦吧啦的跑遠了！

這——是強者！

弱一些的，便睜着兩隻空洞的大眼在馬路上拖，拖一步，算一步，到一步也拖不動的時候，便跌在路上，死了！

以後，過一、二天，便一人扯脚，一人扯手，被扯到什麼墳裏去。

報紙上有一個消息說，重慶這類倒斃的人，在一月內就有四百多……

四川土壤之肥，人民生活之慘，恰巧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越過了一片高山，我望見那蒼鬱的成都了。

路上的牆壁，也寫着標語，但多半是「剿滅殺人放火的共匪」之類，有關抗戰救國的，似乎還很少。

六

到成都恰巧是兒童節。

兒童，是幸福的，臨到兒童節，就更幸福，雖當國難，盛大的集會也舉行了！

但不知怎樣一來，却在兒童間有了一種謠言，說是在兒童節電影院都免費歡迎兒童看電影。更不知怎樣一來，這消息竟傳播得很快，於是，電影院門前就集聚了千百兒童，要看電影。

自然，電影院都如臨大敵一樣地把鐵門關起來了，因為這不過是謠言。兒童們都失望了，失望而後繼之以譁鬧，繼之以搗毀！

熟習成都的人，大抵都知道，凡電影院，背後都有一個什麼長做後台的。搗毀的結果，

一個什麼長之類便伸出了巨掌，獲取了據說是爲首的九個兒童。罪名是擾亂後方，處罰的方法是皮鞭沾凉水。

第二天，關於這事，某新聞紙上就有了短評，評文曰：「與其在後方搗電影院，爲什麼不肩起槍到風陵渡去打××人！」大意。

原來正是潼關隔河砲戰的時候！

因此我認識了成都。

七

成都馬路很整潔，人也似乎很閒散。喝茶在這地方乃是第一要事。大街小巷，三步一「館」，五步一「樓」，不論樓館，日必滿堂。且有流連終日者！

搶在成都也很盛行，但多半是搶小孩手裏的麵包。或小姐手裏的糖果，這風氣較之重慶的「偷」，却來得堂皇。畏縮的在你身邊兜賣鋼筆的人，成都是少見的，那是重慶的特色。

市面很繁榮，雖說防空協會的會長也會經受過一番驚嚇。——事情是這樣的：某區長在境內拾得了一個未炸的炸彈，於是便設法運到成都。安置在防空協會的門前供人參觀，某會長就因此很受了驚嚇。據他的意見：炸彈既已成形，就有爆炸的可能，而倘從跟前走過，難保不一命嗚呼，於是會長有一禮拜沒敢到會辦公。到底是把炸彈移到別處，才算放了心。

這樣看來，因為重慶警報，成都的闊人都早作安排躲到鄉下去，也不算過份了。

八

在五月，成都的街上貼滿了標語。其中，最有實效的，是大衆壁報。據說，這個壁報有一百多個街頭流浪漢作義務張貼員，他們對這種貼報，工作都異常熱情和興奮。

也有宣傳團下鄉，但都常受阻礙。地方當局喜歡把他們作漢奸辦，加以驅逐。

這也難怪，因為確有漢奸組織在鄉下宣傳。這組織活動於成都四郊，甚且在少城公園的門前。那多半是扮做街頭賣唱者，藉唱鼓詞叫賣漢奸理論。「詞」自然是通俗，內容

都有關抗戰。不但是唱，且印成了書，賣價是兩百錢一本。我曾看過兩本，其一，宣傳失敗主義；如中國軍隊死得如何慘之類；其二，侮蔑抗戰領袖，藉以分化團結。

唯一的掩護是在書裏故意印錯字，如把「無」寫「吳」，「相」寫作「先」，「有」寫作「又」等等，好在讀慣了白字的老百姓是可以懂得那意思的。

敵人用心之毒，可說已到極點了！

九

我那老朋友——某經理忽然有一封信給我，信內且附了他的近作一絕，題目並沒有定。詩是送給他的兒子的。他的兒子徒步到陝北去進「抗大」，他送他一首詩，以資鼓勵。

讀了這首詩，我多少有些駭異。

「現在比北伐時代更進一步了，多少青年多在往外跑！」

另一個朋友這樣說。這也許是真的罷。

六月五日漢口。

沉默的工作

沉 默

廣九路，誰個不歌頌她是保衛華南的生命線。

牠整天整夜的忙着，跟我們吸進無盡限的軍實器材，從飛機，大砲，子彈，以至佈築防禦工事的鐵絲。

「華南得完全封鎖起來。」——敵人的怒叫。

奇怪的是華南仍未感受到怎麼了不起的威脅。

「廣九路得重重的給牠破壞。」——敵人的決心。

然而廣九路的脈膊還是正常地跳動着。

爲着牠，法西斯蒂敵寇困惱得快發狂。爲着牠，瘋狂的惡魔激刺起更兇暴的獸性。

日的轟炸，夜的轟炸，可是我們收到唯一的成果，不是失望，便是無聊。

經過將近一年的頑抗牠的英姿越是顯得雄偉，牠的鋼臂鍛鍊得更加堅實偉大的華南保衛者呀！該受着三千萬民衆的熱烈擁抱。

六月的藍天，被覆着廣漠的原野在輝陽燦照之下，大地變成一片金色。風溫和地飄着，湧起稻田裏一望無邊的黃波。要不是那猙獰殘暴的海盜魔手伸進了這塊肥美的三角洲，這兒是一塊豐肥的樂土。

快車在華英段交界的深圳剛停過一會，便忽忽的向華段駛進。一切的氣氛急激地改變了，人從車長直到乘客，沒有一個不呈現一副緊張的面孔；氣笛間歇地叫出悽切的鳴聲；機關車深嚴地警戒着。一條多觸角的鐵龍在行進中。

一塊小小的界碑劃出兩個世界的分野。在英段，一切都顯示着和平，靜穆。要想到再過半個咪程便是一塊整日整夜受着無情轟炸的人間地獄，幾乎會使國際的和平紳士們感覺是一個大幽默。

就在這幾分鐘內，布吉站長突然接到緊急警耗。他發出警鐘以後，又忙着警告快要

來到的快車停止前進。

「布吉——爲什麼要在這裏停下？」在稀疏的乘客中，發出這疑惑的聲音，他們還沒有時間看見站上掛着的警報牌。

嗚……

每卡車上的人都睜大眼睛，肅然地搜索着機聲的方向。

「敵機！快下車！」

在天的西南角，遠遠飛來品字形三隻鐵鳥，帶着有紅點的翅尾。羣衆紛紛的跳下車來，向山岡跑，向田裏跑，向竹林，小路跑。忿怒的路警和憲兵，沉着地指導一羣羣乘客，分向各方面選擇有掩蔽的地方。

「哦，哦——救命——」一個受驚嚇的少婦死抱着她的小孩子，呆在月台上儘喊。「不要慌！向這裏來！」一個穿陰丹士林制服的車廂侍役向他招呼，帶着見義勇爲的神氣。

「我跑不動了。」她顫聲說着，差不多掉下淚來。

那侍役急的跑近幾步，抱過小孩，然後親切地扶她走到山岡上的疏林裏。機聲越近越響。不多久，三隻龐大的機影橫掃過車站的地面。

「輕轟炸機……一千尺低飛。」

「快投彈了，躲遠一點好嗎？」

「不要亂動，當心機關槍掃射下來。」

在一叢低密的竹林裏，幾個乘客低聲地說，瞪着那橫過的敵機，額上蓋着一重汗珠。有高射砲把牠打下來了。你看這個矮鬼子的威風。」伏在墳墓後一個工人裝束的，忿恨地罵着。

「不要吵！」隔遠的憲兵急的向他揮手。「這樣吵着沒有什麼益處的。」

三三五五的軍警，路工，乘客，村民，疏散在各處蔭蔽的地方，默默地，睜着忿怒的眼睛，和鎮壓着跳動的心弦。在沉靜的空氣中，各人一秒一秒鐘的過着生死掙扎的關頭。

敵機低低地在四週迴旋着，像貪婪的餓鷹找尋着小雞。死神的黑手快降落這一羣沒有低禦能力的生靈身上。

還有一些最不幸的，在紛忙中跑到泥田裏，給泥濘拌住了腿，再也跑不動。那些扒伏在斜峭的山坡下而沒有時間找個安全地方的，只得把身子伏着，蹲着，無望地等候他們的惡運。

無知的機關車，在一排槐樹林裏，吱吱的噴着白煙，像噴發出滿腔抑鬱着的忿恨。多危險哪！牠忘記了就在這天的早晨，一個多年的老夥伴給敵人炸得粉碎了。

可厭的餓鷹終於昂然地捨却這塊肥肉，飛向指定的目的地去了。空氣逐漸弛鬆起來。

「發仔，這回又去光顧平湖了。」一個中年工頭從月台背後慢慢地行出來。

「喂，張輝，方才你躲在那裏？」發仔左手揮動他的染滿污泥的破氈帽，迎上去。

「剛走進這條街堂避一避。看見沒有急降的樣子，就不再理會他了……喂，煙仔要

「不要？」他打開廉價的煙盒，拿出兩枝「哈德門」。

「看他載來多少炸彈。」發仔就在他的手上把煙點着，深深的吸上幾口，吐出一股濃煙，然後冷淡地接着說：「還不是炸斷幾對鋼軌，派給我們半天工夫那一套。」

「對了，隨炸隨修。」

「你看，他們又像掉轉頭飛回來了。」

「不是，不是。」

一隻銀色的鐵鳥突然在空中翻了個迴旋箭一樣的急降下來。

轟！

跟着又箭一樣的斜衝而起。

「一個……五百磅……當真的又是平湖。」張輝切齒地喃喃着。

另一隻銀光閃閃的翻個半身又急直的一衝而下。

沒有聲響。只見牠閃電般衝入雲裏。

「炸不響的劣貨，哈哈。」張輝冷笑一笑。

「看他消耗得幾多。廣九路是永不讓他炸斷的。」發仔堅決地說，揮一揮他的大拳頭。

轟轟！

「三個，四個，還有嗎？」

轟炸停止了。敵機勝利地在低空迴旋着，在察偵他們的破壞結果。不多一會，才排成一字兒向他們的老窩子，唐家灣海面逃去。

靜寂的布吉站逐漸地復蘇了。

站長，職工，首先回到他們的車站室；憲兵，路警，恢復他們的崗位；司機，車務員，侍役，也回復他們的職守；乘客和就近的村民，疏落地聚集在兩邊狹長的月台上；各人雖是刻劃着緊張的，忿怒的，沉默的，餘驚未散的；種種不同的面臉，而每個人却有着一個同樣的心，堅決地反抗敵人的橫暴。

濃臭的火藥味在空中飄蕩着。煙塵籠罩着被轟炸的地方。距路軌不遠，橫着一排古舊的矮屋，有些屋頂兒燒光了，有些牆上開了幾個焦黑的窟窿。一堆堆彎曲了的鋼軌被拋棄在路基下面，夾雜着一些沒頭沒尾的破枕木。近涵洞的右面，留着個尙未填平的彈穴，活寫着敵人行兇的表記。在戰神天天威脅的環境下，在幾分鐘前還是無望地等着敵人毀滅的環境下，人們又開始活躍着。

叮叮……叮……叮叮叮。

站長正在焦急地等着鄰站的消息，一聽到鈴聲，急忙把聽筒拿起。

「喂……布吉，你是平湖嗎？……炸壞八對鋼軌……傷人嗎？……沒有損失，好了，：

……是是……馬上就來。」他放下聽筒，隨着向窗外叫喚：「張輝！張輝！」

張輝和發仔伏在窗檻外，打聽着消息，隨聲應着：「怎麼樣？站長。」

「平湖給炸壞了八對鋼軌，路基也有幾處受傷得很兇。你帶足十五名人夫趕去吧。

快一點。」

「這一度快車怎麼樣？」

「要等上面的命令才可以決定。我想無論如何，總該要開車。你們趕快修好路就是。」

「好的。」是堅定快活的回答。

徘徊在站長室外的人衆，一聽到要繼續開車的消息，沒有一個不表露出堅決的面貌意思說：「縱是要呆在這裏到深夜，我們也樂於等下去的。」

張輝領着一羣十數個路工紛紛的跳上工程車。他們拿着竹籐，鶴咀鋤，麻繩，路燈，一切應用的工具。幾個年壯的解脫胸前的鈕扣子，把內裏污黑的線衫捲上胸部，露出半個堅實的身子。一個有着瘦黃面孔的老工，拿着支粗短的旱煙桿儘吸，不時發出幾聲咳嗽。年青的小個子赤着腳，貪婪地向茶桶裏爭茶喝，鬧着無意的爭吵。他們是精神飽滿的，天天都是一樣地等着幹他們的無價的，可是不會吸引注意的工作。

就在他們的爭吵中，工程車慢慢地移動起來，直向平湖駛去。

「老張，有珍聞嗎？」

發仔蹲到張輝身傍，把破氈帽弄着，很關切地問。

「南澳失陷了！這回恐怕當真的要打到廣東來。」

「你說廣州怕不怕呢？」

「你看，近來廣州炸得那麼厲害，新聞紙不是說這是打廣東的什麼前奏嗎？」

「吓！矮子有多少兵調來送死？還有老英不是睇住他的馬脚？」

「有些人……」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個小個子仰臥在車上哼着。

「別要嚕噉！」發仔不耐煩地向他一推。

「有些人又說還是騷擾這一套把戲罷了。」張輝說完，斟了一碗茶，一口一口的向嘴裏送，那核桃形的喉核骨碌骨碌地上下牽動。

「我們的飛機躲在那裏？」忽然，那個瘦臉孔的老工怨恨着。

「祺叔，留着等最後勝利才出來吧。」一個臃腫的矮個子俏虎地答他。

「哎！『固若金湯』……天天的任人亂轟亂炸就奈何他不得，還說什麼金湯，銀湯。」祺叔嘆一口氣然後把旱煙管儘吸。

「祺叔，東莞仔，你們太過沒有志氣了。炸就由他炸。只要將來最後勝利，我們總該吐一吐這口怨氣的。」把茶碗放下，張輝向他們鼓舞着。

東莞子揩抹着那多汗的肥肉，又惘然地嘮囀起來：

「可是這場仗要打幾年幾月？天天的修路，躲炸彈，這條命就活一天算一天。說不定明朝炸你一個五馬分屍。」

「這就叫做搏命啦。人家跑到戰場，衝鋒，肉搏，做砲灰。我們就在這裏跟敵機搏命。大家都替國家出點力好了。這個年頭，誰叫你做着中國人。幹也死，餓也是要死的。還有什麼可怕……？」

張輝越說越興奮，好像有滿肚子悲忿要向各人吐個痛快似的。突然，吱的一聲，車停止在路上，而他的演說便不得不起停止了。

一個個抓着他的傢伙，急的跳下車來，向炸毀了的地段奔。許多人已經紛紛的在挑碎石，填泥坑。有些人杭啻杭啻地搬動着炸毀了的鋼軌；有些人肩着一塊一塊的破枕木臨時堆積在山坡下；在清除了的路基上，別的路工正趕着填築那大大小小的穴洞。張輝匆忙的兩邊走動着，揮着汗，指派工人加入操作。

炎炎的日影斜映在額頭上，在這樣赤熱的，六月的黃昏；個個精神煥發地埋頭工作着，忘記了饑餓，忘記了肩背上的焦痛，忘記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們永不會忘記的是深刻在心頭的仇恨。

「起勁一點吧，兄弟，路基就快填好了。」祺叔把鶴咀鋤斜倚在膝蓋上，吐一口涎沫落他的左掌，搓了幾搓，重新又拿起來鋤。

「丟那媽！」發仔偶然檢起塊碎彈片，狠狠的罵，跟着向路傍一丟，眼前浮現出一個猙獰的仇敵。

「喂快搬這堆枕木上來。」

「還差五根羅絲釘」

「喂，拿燈來！」

午夜十二點鐘，沒有月亮的夏夜。三脚架掛着的路燈，星星似的閃爍着。張輝疲憊地躺在路基的斜坡上，吸着辛辣的「哈德門」，一面欣賞着什麼似的。

快車來了。路軌上震出隆隆的巨響。

火車蛇樣的爬過新的鐵軌，在下面，吱吱地哼唧着。拿着綠燈的鐵路工人站在月台跟車上的工友打招呼，約下明天上茶館的東道。

在沉沉的黑夜裏，張輝企立在淒清地閃着綠燈的柱後，他的心裏氤蘊着一種歡喜，一種微妙的歡喜。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子香港

火 併

楊 朔

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孩子，我以偶然的機會寄留在一座像是一匹蒼蠅坐在膠東半島的額頭上的小城，更以偶然的機會見到一家小學校的英文教員耿仲方。

聽說他剛從北京什麼大學畢業，因為無聊，所以暫時在家鄉教書，身材短小，臉龐窄窄的，而且很瘦，配上兩隻漆黑而靈活的小眼，再加上捷快的舉動和言語，一般學生背後全喊他做「小老鼠」，對於這個綽號，實在使人佩服淘氣的孩子們的聰明。

十年來，這位在我誤認爲是非常可笑的人物早被我淡忘了，而且會永遠地淡忘，如果沒有現在我所要描寫的故事。他是這篇報告裏的英雄。

當中國軍隊從膠東半島自動地撤退，放棄了耗費成千成萬的金錢所建築的防禦

工事：當敵人從烟台登陸，這座小城的縣長怕死而逃走，當城裏無恥的紳士趁着人心慌亂，正在暗地裏準備屈膝降敵的時候，有一天，在潮水鎮——離城二十里路的鄉村，坐落在東海濱上，以產生慍悍的漁人而知名，顯然醞釀着一種不安的騷動：村男村女全站在門外，互相詢問，互相議論，年輕的漁人聚攏在一起，磨拳擦掌，臉上更露出激昂的表情。在人堆裏，時時有人叫出這樣不同的話語：

「不錯，姓耿的說的不錯！俺們年青小伙子要不搭救他們女人小孩和老頭子，誰還能搭救他哪！」

「管他媽的！有郭駿生領頭，俺怕什麼？」

郭駿生是村裏最富的莊戶，洋學堂出身，出過遠門，見過世面，人又豪爽，全鎮的人沒有不尊敬他的。他家裏藏着大量的槍械，每逢土匪過境，便分散給鄉民，準備抵抗土匪的襲擊，地面一太平，立刻又收回去，因為他知道槍械落在這些強悍的漁人手裏，正像豺狼長了牙齒，不定會鬧出什麼可怕的事件。就爲了這些槍械，耿仲方，他的老同窗，才把他挑

做起事的助手。

這一天直到深夜，他們兩人還坐在燈下，縝密地計畫一切。耿仲方很相信自己的煽動能力，明天，他準備帶同本鎮已經加入的游擊隊員到附近各村莊去宣傳，如果能有五百個武裝的隊員，他們便可以用武力干涉縣政，不怕城裏那一班紳士反對，然後再把游擊隊擴大，可以進一步和敵人周旋了。

郭駿生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中等身材，肌肉特別粗壯。他把拳頭放在桌上，一說話便輕輕地敲擊，加強他的語氣。

「依俺說，城裏城外應該分頭招人。誰知道鬼子幾時來照你那樣辦，什麼事都晚啦！」
「不過城裏沒有靠實的人呀！」

「小范怎樣？」

「誰就是范芝靈那個流氓麼？」

范芝靈是城裏有名的浪子，依憑父親在縣政府當衙役的勢力，常年放賭抽頭，結交

很廣。每年元宵節，秧歌出街的時候，人們可以看見他扮做拾玉鐲的孫巧姣，或者小上坟的寡婦，專在女人面前賣弄風騷。

「對啦，是他！」郭駿生說：「不過像這種事，越是流氓幹得越痛快，俺和他打過幾回交道，人倒是條漢子！」

「也許是的。」耿仲方轉了轉眼珠。「那麼俺們兩個明天就分頭進行吧了……」

二十天後，以耿仲方為縣長的抗日人民縣政府便出現了，成立在大辛店，一個背山的市鎮，山麓和山坡滿生着可以掩避的樹林。遊遊隊進過一次城，經過一場流血的衝突，把士紳們象養的一批警察全部繳了械。

這一天是犒勞軍隊的日子。鎮內，鎮外，山林，野地，到處洋溢着強烈的酒肉的香氣。遊擊隊員興奮地笑罵着，叫囂着，時而會因爲一句笑話而變了臉，彼此撲打起來。

范芝靈尤其快活。他有一張白靜的臉龐，眉目，鼻梁，十分玲瓏，不過他的眼形是三角

的，未免稍稍損害了他的漂亮面孔。他從這簇隊員跑到那簇去，和他們猜拳，飲酒，說着色慾的笑話，而且得意地接受他們的熱烈的稱呼：副隊長！他正在和一位同志壓指頭，輸贏未分，一個勤務兵來到他的跟前，把右手往帽上邊一揚，說：

「縣長有請！」

他走進縣政府時——一座整齊而寬大的院落，天井裏站着二三十個短打扮的漢子，一齊高興地叫起來：

「小范來啦，小范來啦！」

走進房間，他又從耿仲方和郭駿生——現在是遊擊隊長，得到同樣親熱的歡迎。郭駿生拍一拍大腿，翻起大拇指說：

「小范，你真是這樣的！」

「什麼事呀？」

「你認識外邊那些人麼？」耿仲方插進嘴來。「他們又是從城裏來找你的，想要加

入遊擊隊呢。」

「那些傢伙都是舢板上的水手，來了就收下啦吧。」

「收是要收下的，不過你看，本來咱們只打算招一千五百人，這會有兩千多了……糧餉又不足，所以俺想告訴你往後先不招人啦。」

「糧餉不足，就從城裏的財主捐呀！」

「話是不錯，可是總得有個限制。這羣人老遠跑來，不好意思拒絕，你領他們下去喝盞酒吧。」

小范退走後，耿仲方興奮地往來踱走。他萬萬料想不到本縣的人民竟而這樣熱烈，勇敢，一經號召，紛紛地加入遊擊隊，那裏邊包含着男女學生，農民，漁人，木瓦匠，水手，乞丐，和尙，以及許多莫明其妙的人物。後幾種人差不多全是小范招來的，而且，鬼知道他還由那兒弄到一批軍火！

一邊想着，耿仲方在地心敏捷地打個旋轉，用手壓住他朋友的肩膀。

「駿生，咱們兩個算幹起來啦。」

日本軍隊佔領烟台以後，不會敢深入內地，因此，這座小城還算平安，雖然敵人的飛機偶而飛來打幾個盤旋，或者響響機關槍，殺死幾個人。耿仲方想要使這兒的遊擊隊和鄰縣取得聯絡，同時從省政府得到接濟，和他的朋友一商量，郭駿生很願意擔任這個使命。當天，郭駿生把遊擊隊的事務交代給小范，第二天早晨便離開縣境。

兩三個月過去了。日子是長的，人是懶的。耿仲芳走在街上，往往看見隊員們坐在牆根下，晒着太陽，無聊地捕捉虱子；或者在酒店裏喝酒，醉後便互相打罵。這種種類似的事情時常使他蹙眉，而今天，他的眉頭感得更緊了。他剛才送走城裏的兩位代表。他們因為要求緩繳捐款才來見他。前後兩次，已經捐出二十萬了，這第三次，兩位代表說：

「一時實在擠不出來啦！就是把這座城統統賣了，才能值多少錢啊！」

這話是對的。遊擊隊的開銷確實太大，每天吃大米，豬肉，兩千多人，怎麼能夠支持下呢？這全是郭駿生的錯誤，以為隊員要在戰場上和敵人拚命，應該吃點好的，鼓起他們

的勇氣。耿仲芳要把這種錯誤糾正過來，立刻來找小范。

快十點了，可是范芝靈剛才起來，正在刷牙。他刷得非常細心，似乎恐怕不乾淨的牙齒會妨害了他的美貌。

一開口，耿仲芳便說到本題。

「你知道，咱們的開銷太浪費，錢有點不夠分配呢？」

小范並不立刻答話。他漱完口，用又白又嫩的手擰起衣袖，開始洗臉，一隻紅寶石戒指在他的右手上閃光。這種傲慢態度不覺激起耿仲芳的一陣噁心。他想起近來有許多人說小范怎樣在外邊招搖撞騙，事情一定不假。這時，范芝靈說話了。

「不是正派捐麼？」

「派不派捐是另一回事！咱們要不節省一下，就是再捐二十萬，恐怕也支持不了多少日子！」

「你說怎麼省吧？」小范擦完臉，把面布拋在水盆裏，嘴角露出侮蔑的冷笑。

「俺要你告訴同志，從明天起，上下一律吃小米和青菜，像老百姓一樣。」

「隨你的便！不過俺不能對同志說這種話……你問有什麼理由麼？俺先問你，人家爲什麼加入遊擊隊？」

「保衛咱們的家鄉呀！」

「也許是吧！可是俺招人家來時，開首先說這邊吃的多麼好，他們才一窩蜂似的跑來啦。」

「你說他們是來混飯吃麼？」

「要不，叫化子也不肯來送死呀！」

耿仲芳的神經一冷，繼而憤憤地叫起來。

「不管怎樣，反正明天就得換飯！」

說完，他掉頭便走，背後聽見小范的驕傲的冷笑。

「俺先說下，同志們手裏都有槍，萬一鬧出亂子來，姓范的可不負責任！」

耿仲芳頭也不回。

亂子果然發生了，不過不是換飯那一天，而是半個月後，當郭駿生從外縣回來的時候。他正在對耿仲芳報告自己所完成的使命：以後怎樣要在攻守上和牟平的遊擊隊取得呼應；他怎樣見到山東省長沈鴻烈，將來可以得到可能的接濟——忽然，門外傳來暴亂的叫嚷，如同決堤的浪頭，由遠而近，簡直會把房舍沖毀成泥沙。兩位朋友不覺瞪大眼，默默地對視，繼而，耿仲芳輕快地跳起來。

「出去看看！」

這兩人一出現在大門的台階上，眼前一大片黑壓壓的暴怒的人羣彷彿是火上加油，叫得更加響亮了。

「滾你娘的蛋吧，姓郭的俺們要范芝靈做隊長！」

「俺們要肉，要大米，還要酒！」

耿仲芳伸出兩臂，搖擺着，要他們安靜，然而沒用，人羣就像不可理喻的野獸，一味地

吼叫，罵罵，重復着先前的兩句話。郭駿生的臉色氣得通紅，搶前一步，大聲嚷着：

「你們是遊擊隊，還是土匪？」

「你才是土匪！」以一種波浪形，這句話從人羣的後方一直推展到最前排。不知誰望空開了一槍，而且罵道：

「揍啊！揍這個狗狼養的！」

於是，一陣騷亂，一陣波動，從人海的旋渦裏，有人一個箭步跳到台階，緊接着是一片歡呼。

「范隊長來啦！范隊長給俺們作主！」

小范的左手叉着腰，右手舉到半空，一點一點，暴徒便馴服地寂靜下來。車轉身，有一絲陰險的冷笑牽動在小范的漂亮的面孔上。

「縣長，你看怎麼辦吧？」

耿仲芳所採取的戰略竟而閃電似的使人一驚。他不理小范，沒有人料到他會趁這

寂靜的當兒對人羣激昂地說起話來。

「同志們，你們都是掩挺好的伙伴！你們加入遊擊隊是想保護本鄉的同胞，不是糟踐他們。你們統想吃肉，吃大米，可是糧餉都是本地供給，開銷太大，本縣又窮，同胞怎麼負擔得起呢！請問，俺姓耿的吃些什麼？不是也和同志們一樣麼？咱們應該有福同享，有罪同遭，齊心協力來保衛本縣，要是鬼子一來，誰也活不成啦！再是，你們爲什麼反對郭隊長呢？他有不是，儘管指出來，叫他改過……說呀，他那一點不對？」

沒有誰開口，只是一片寂靜。耿仲芳繼續揚聲說：

「同志們既然認爲俺的話不錯，就請散開吧！這一回事，都是誤會，大家不要記在心裏……」

人羣就像無知無識的烏獸，糊糊塗塗地聚在一起，現在，經耿仲芳的一番有力的破解，又起始渙散了。後邊的人已經轉身走開，這時，小范的臉色急得傻白，眉毛聳動着，三角形的眼睛，射出兇惡的光芒。

「說話呀，同志們。你們害怕什麼……」他還不會喊完，郭駿生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拍拍地打了他兩個耳光子。

「俺明白啦，都是你這個王八蛋挑唆的！」

可是，郭駿生覺得什麼東西硬崩崩的抵在他的脇下，低頭一看，原來小范拔出手槍來了！

「撒手！」小范的聲音都叉了。「要不，俺就放倒你……同志們，誰是騙子，誰是朋友，你們還分不清楚麼？快說，你們來幹什麼，有俺姓范的替你們作主！」

又一次，愚蠢而粗暴的人羣雷似的吼叫起來：

「俺們要肉，要大米，還要酒！」

「趕走郭駿生那個狗娘養的！」

暴動居然得到滿意的結果：伙食恢復到先前的樣子，每頓飯還添了酒；郭駿生當夜

便騎上一匹快馬，偷偷地溜走了。

耿仲芳似乎變得特別怯懦，什麼事都裝聾作啞，聽憑小范一個人獨斷獨行。一次，一乘腳踏車沿着汽車已經停駛的公路馳來，被哨兵捉住。小范翻去這人腰裏的五十元錢，還硬說人家是漢奸，剝光衣服，吊在屋樑上，很毒地抽了一頓鞭子。而其實，這人原來是位商人，剛從上海回家。尤其可悲的是城裏一些無恥的紳士想要報復遊擊隊的驕橫的壓迫，祕密地拍電到烟台哀求日本軍官派兵到這座小城來駐紮——結果當然是失望的，因為日本兵恐怕遭受襲擊，連一步都不敢離開烟台的市街。遊擊隊裏的男女青年學生看見小范的行爲跟土匪一樣，非常痛心，一齊來見縣長。耿仲芳只是嘆息着說：

「你們叫俺做什麼呢？要是和他鬧，他會把俺謀害死！」

「遊擊隊一共兩千多人，頂小有五百是好的，那一千五當中，不過有五百人是小范的心腹。縣長爲什麼連那五百好的也放棄了？」

「你們很對！」耿仲芳忽然機密地說：「你們應該努力對那一部分人做政治工作，」

不過必須忍耐，像俺一樣的忍耐。俺不是怕事，俺是在等待總清算那一天！」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的早半夜：月黑頭。將近十點鐘時，突然有人在敲小范所住的莊院的街門。抽完鴉片，小范準備睡覺了，那鐵環撞在街門上所發出的沈重的聲響，深夜聽來，使他有點吃驚。他坐在炕上，聽見一個勤務兵拖着懶懶的腳步走出去，不久重新走回來，後邊添了另外一個人的輕細的足音。

「睡啦磨，隊長縣長來見哪。」勤務兵在門外小聲地問。

「沒睡——」他走下炕，把門打開，側着身子讓耿仲芳走進來，心裏却在懷疑這傢伙會帶來點什麼蹊蹺事兒。

兩個人面對面坐在一張八仙桌子旁，等勤務兵退出後去，小范焦急地問：

「有什麼急事不成，縣長？」

「俺剛聽到點不大好的消息呢！」耿仲芳的聲音放得很低。「聽說有人想解決咱

們的遊擊隊……」

「誰？是不是城裏那幫土匪？」

「這可不知道。不過今天有人看見一大隊兵從小路朝着大辛店撲來，這會也許把咱們圍起來了哪！」

「什麼？」小范的眉毛一揚。「你胡說！」

「不，有人寫信告密呢！」

「給俺信看！」

耿仲芳把手探到懷裏，很快地又拿出來。小范嚇得一顫——他掏出來的不是信，而是一支手槍。

「不許喊！」耿仲芳把槍口對準小范的胸膛，敏捷地退到門邊，用左手在背後把門關上，插緊門門，遂後重又坐到桌前。

小范反而變得冷靜了。他低着頭，左手玩弄着右手上那隻寶石戒子，不時從眼角瞥

視着耿仲芳。

「開槍好啦！不過打死俺，你也別想走出這道門——門外就是俺的人！」

「哈，哈！你知道一出街門，俺的人到處都是麼？」

「別嚇人，縣長，俺也不是小孩子！」

「好吧，俺就嚇你一下試試！」耿仲芳輕輕地扳動槍機，一揚手，一顆子彈飛上頂棚。這是一聲警號。一霎那，鎮裏鎮外，爆豆似的響起歷亂的槍聲。而在同時，這座一院的大門早被一夥人攻開，急旋風一般的捲進內院。

「怎麼樣，隊長？」耿仲芳報復地笑起來。「這挺像大年夜的鞭炮，是不是？等俺看看你的人會幹些什麼！」

這當兒，那些被小范縱容得又懶又饞的遊擊隊員剛從夢裏驚醒，來不及穿好衣服，彼此在黑暗裏慌張地跌撞。有些人摸到步槍，有些人只是赤手空拳，凌亂地竄出營房，可是，四面全是槍聲，全是流火，撼搖人心的呼喊隨地爆裂着。

「投降吧，同志！小范捉住啦！」

「扔下槍，快到縣政府投降呀！」

這一切，在深密的夜色裏，織成窒息的恐怖，頃刻間，一支龐大的遊擊隊便瓦解了。他們放槍，奔跑，哀叫，一部份人想要衝到鎮外，然而閃爍的槍火繞着鎮子畫成一個紅圈，再也衝突不破。槍聲由繁密而稀落，直到黎明來臨以後，才完全平息。展現在蒼灰色的晨光之下，在民舍緊閉着的街衢上，到處棄擲着槍械，中間還零零落落倒地倒臥着十來具死屍，如果圍攻的人不是槍口朝天，犧牲的恐怕會不止一百吧！而同時，在寬大的縣政府裏，投降的俘虜竟擠得滿坑滿谷，模樣非常狼狽，沒有人願意抬起頭來。

小范早被人反綁着手，由兩個士兵監守着。他的臉色慘白，神氣十分頹喪，已經失去漂亮的光彩。門外有幾個人說說笑笑地走進來，他抬頭一看，第一個是耿仲芳，第二個是位陌生的漢子，而第三個傢伙却是郭駿生——他的對頭冤家！

「對不住，范隊長，叫你受屈啦！」郭駿生嘻笑着招呼他說。隨後三個人坐到桌旁，耿

仲芳開始述說小范的罪惡，末了，郭駿生掉轉頭問：

「你承認麼，范隊長？」

「不錯，好漢做事好漢當！」小范裝出勇敢的樣子。「不過讓俺問你一句話：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郭駿生一笑，站起身來，用手指着那位陌生的漢子。

「那麼先讓俺介紹你一位朋友。這是牟平遊擊隊的副隊長，要不是他答應俺的請求，帶來一大隊人，昨天黑夜耿縣長那幾百人還解決不了你呢！——怎麼樣，你自己說你該犯個什麼罪吧？」

「隨便，老子什麼不怕！」小范侮蔑地彎下嘴角。「不過那回俺饒了你的命，你該記得。」

「真是感恩不盡！」郭駿生談諧地鞠了一躬。「可惜這件事俺不能做主，必得聽縣長的判決！」

不幸，縣長的判決竟是死刑

一星期前，我接到一位朋友從那座小城寄來的信，上面的報告便是從那封信裏得來的。在未尾，他是這樣結束了他的長信：

「遊擊隊自從火併以後，不良的份子全部被驅逐出去。現在這個組織是隸屬在第三軍管轄之下，改稱為第二路遊擊隊，而由第一路辛平遊擊隊指導一切。我們的老朋友耿仲芳仍然是縣長，正在努力領導隊長郭駿生以一種嶄新的面目站立在抗日鬥爭的前綫上！」

從成都到延安

何其芳

我們走了十八天，走了三千華里。

我們四個：我，季陵和沙汀夫婦。

根據我的小日記本，十八天的日子和三千華里的路途是這樣配合起來的：

八月十四日 早晨汽車從成都北門汽車站出發。過新都，廣漢，德陽，羅江，綿縣。下午到梓潼。

八月十七日 坐汽油車從梓潼出發。四個人填滿了汽車箱剩下來的車門口的一角，像監運人。我們笑着說我們要負起保衛汽油的責任。過劍閣。過寶輪院。到白龍江邊的郭家渡等了一陣渡船，結果折回寶輪院過夜。

八月十八日 上午到廣元。

八月二十一日 穿行大巴山脈，入陝西境。下午到甯羌。

八月二十三日 坐貨車，過沔縣，褒城，到南鄭。

八月二十四日 過鳳縣，翻越秦嶺，到寶雞。由隴海鐵路伸到了這裏，又由於經過這裏到四川去的逃難人士的衆多，這小縣城奇異的繁榮了起來。有漂亮的理髮館，飯館，百貨舖和電影院，新建的屋子。匆忙地湧起來的街市。

八月二十五日 坐隴海路的快車到西安。

八月二十八日 下午搭八路軍辦事處的汽車，離開西安。過咸陽，涇陽，到三原。

八月二十九日 下午出發，過耀縣，到同官。

八月三十日 過宜君，中部，到洛川。

八月三十一日 過鄜縣，甘泉，到延安。

我回顧來路。

這也是一條長長的充滿了事實的路呵。

一 一個四川北部的小縣城

讓我先展開梓潼，展開這個四川北部的小縣城。

小的城關。蕭條的市面。城中只有一條大街，從南門伸到北門。我們住在這條大街路東的一家旅館裏。隔壁是汽車站。外面是茶館。在這縣城中，它要算最闊氣的旅館了，因為在晚上，只有它和它對面的一家飯館高高地掛起兩盞發着刺目的白光的煤汽燈，照着古舊的街道，房屋和家具，像兩只閃耀的鑽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黃蠟色的手指間。

我們在這縣城裏過了兩個雨天。一天下午，我穿着委陵的雨衣出去交信。我問清楚了郵局在大街的北頭。但我走到了北頭還沒有發見。我向路西的一家小店鋪問道，「喂，請問郵局在那裏？」「就是這裏，」一個坐在櫃台裏面的男子說。

我沒有想到這個小店鋪就是郵局，因為門口沒有掛牌子，也沒有綠色的郵箱。

當我回去的時候。我在泥濘的街上慢慢地走着，看兩邊有沒有賣點心的鋪子，因為坐在旅館裏的同伴們要我買一點東西回去吃。我走了許久才發見一家鋪子裏的櫃台上擺着玻璃缸。裏面裝着很少一點桂元。我拿出一顆來拈開看，已長滿了白霉。

但這個荒涼的縣城中還有着一個公園。一天早晨，我獨自冒着微雨走了進去。寂靜的路。高高的蒿草。主要的點綴是一個民衆教育館。館長和館員的房門鎖着；一個靠着牆的木板上貼着一些用複寫紙記錄下來的無綫電消息，但沒有最近兩天的；從鎖着門的閱覽室的玻璃窗望進去，書架上放着第十六期的「文摘」和更陳舊的「國聞週報」。

我走到一個亭子裏去。兩個木匠在裏面鋸着木板。我問那年紀較大的一個今年梓撞的年成好不好，他說還好。川北是常鬧旱災的地帶，好的年成是難得的。他又說起梓撞從前曾被「紅軍」佔領過。當我正在問着那時的情形，那年紀較輕的一個突然問我道：

「先生，你是那個部隊裏的？」

看我穿着西式的灰色膠雨衣，他把我誤認作軍人了。我一邊解開雨衣，露出襯衫和西服褲給他看，一邊回答他。

「我是教書的。」

他們是兩師徒，是農人兼木匠。在農閑的時候才到城裏作活。兩人每天的工資共八

吊，這裏每塊錢換二十八吊。

沒有報紙。沒有中級學校。這小縣的全縣人口約共十七萬，而烟民竟約有八千。據說每月縣政府要解走公烟賣的錢和燈發三萬多。

旅館裏的客人就可以隨便買烟膏來抽。

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上牀後聽見隔壁房間裏有陝西口音的談話聲，呼呼的抽大烟聲。繼續聽下去，還有低小的女人的聲音在勸着「吃一口」或者「再吃一口。」

從那女人的一些零碎的話推測起來，似乎她是因爲抽大烟與窮困而開始賣淫的。無疑地她現在是被叫來陪燒烟。

那些聽不完全的陝西口音談到了成都的「三益公」。那是在成都最熱鬧的大街春熙路上的一家古怪的營業場所，裏面有着戲院，茶館，理髮店和澡堂。「有一次我去那裏洗澡，」有一個在這樣帶笑帶罵地大聲地敘述，「我說，喊一個擦背的來吧，他媽的，來

了一個，是女的！」另外一個說到擦背的男孩子，也帶着很猥褻的口氣，他說某一個闖入的兒子去洗澡，一次給某一個擦背的男孩子六十塊錢。

後來那個陪燒烟的女人似乎要走了，在用低小的撒嬌的聲音爭着錢：「再給我兩角錢。」說了許多告哀憐的話才似乎達到目的了。這時那給錢的人開心地說道：「就在這裏睡一晚吧，給你五角錢。」「不行。」低小的聲音這樣回答。「六角錢？」「不行。」「七角錢？」「不行。」「八角錢？」「不行。」……那男子這樣開玩笑地像唱着一個非常簡單而又非常下流的歌似地逗着那女人，結果還是那女人的很低小但聽得清楚的聲音結束了這對白：「給我兩塊錢吧。」

那女人終於走了。那屋子裏的兩三個陝西口音的人說了幾句話也都不做聲了。最後的兩句聽得很清楚。一個說：「真是又可憐又可笑。」一個說：「她大概有三十多歲哪。從前兩塊錢還不行哪。」

夜是悽悽地靜。

第二天起來，我好奇地猜測着那兩三個陝西人是誰。旅館裏住着好幾個陝西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穿着漂亮的黃色軍服。他們都有着成人的正經的臉。他們都似乎和有着良心的人一樣善良。我無法猜測。

二 白龍江邊的兩個插曲

白龍江在奔流着。

載着我們和幾十箱汽油的汽車駛到這條嘉陵江的支流的岸邊停住了。這裏叫郭家渡。因爲下了幾天雨，江水驟然漲高了起來，而且流得很急。

公路得從江面走過去，然而沒有橋梁。

四川公路局的先生們是聰明的，他們會用木船來代替橋：汽車坐在船上便可以從江面走來走去了。木船不會自己走動，作爲它的人造的脚步有着木槳，舵，篙竿和船夫的手臂。在白龍江，還得加上拉繆夫。由於江水奔流得很急，木船必須先讓許多拉繆夫背着繆

索拉到上游然後斜斜地划過對岸去。

今天，一個拉繹夫被白龍江吞食了。當我們的汽車到了寶輪院便碰着這樣一個悲慘的消息；今天淹死了一個人，到了江邊才知道是一個拉繹夫。

我們下了車，站在江邊眺望。江水從左前方的山峽間衝出來，由於山勢的控制，突然轉了一個九十度的角度的大彎，然後伸直地奔向另一山峽。碰着了挨近江邊的或隱或現的石頭它便發出陰鬱的怒吼。

在對岸，三輛載着故宮博物院的古物的汽車停着，像三只愚笨的甲蟲。在挨近對岸的那邊，一條狹長的沙壩靜靜地伸入上游，伸入水中。

今天，那個不幸的拉繹夫就是爲了一輛載古物的汽車要過河，就是背着繹索走在這條沙壩上，走着，走着，一下失足落到水深處去了。奔流得急的江水帶走了他，沒有一點聲息。沒有撈着屍首。

他還有年老的父母。他還有妻子和一個小孩。不幸的消息到了他家裏，他的父親用

腦袋在石頭上撞，他的妻子哭着奔到江邊，要跳水。

其他的拉繆夫們簡單地，零碎地把這些說了出來，似乎心裏都填滿了悲戚和憤怒。他們一定在想着這種職業的悲慘性。他們每月工資七元至九元。淹死後的撫卹費每人三十元。他們每人穿着一件青布背心，在胸膛的兩邊現出六個白布做成的字，每邊三個：「昭化車站船夫。」

一個年青的小個子粗野地罵着，說他們今天忙得還沒有吃晚飯，說那位死者正當他的母親把午飯送來，他才吃了兩口便放下，便去拉繆，便死了。

天色已晚。從遠遠的山峽間，黃昏像藍色的薄霧一樣慢慢地展開。

我們的汽車還是停在河邊。我們到時木船已划過那邊了。隔着相當寬闊的河面，我們望見那邊的一輛古物汽車像愚笨的甲虫那樣蠕動着爬上了木船，那邊的一些拉繆夫彎着身子，背着繆索走在那條沙壩上，然後那只木船終於越過疾流，寬闊的河面和困難，斜斜地衝到了這邊渡口。

這時我在想着一張舊的成都「新新新聞」上的一條消息。那是關於中英庚款本年度的分配計劃的。中間有一項是墊付故宮博物院古物運費六十餘萬元。

我們的汽車決定開回寶輪院去過夜。寶輪院離郭家渡十里，在申報館的地圖上是「保甯院」。在那裏的車站的門前掛着這樣一個木牌：「四川公路局昭化車站」。但昭化縣城還在幾十里以外。

白龍江在陰鬱地奔流着。

當我正坐在燭光下記着日記，沙汀喊我們出去看「啄啄神」。

不遠的一家人的門前已擠滿了人。我們從人的肩頭間望進去。屋子裏擺着兩張方桌子。裏面的一張上供着一個塑成坐着的姿勢的神像，伸着兩只胖大的腿和腳，像一個大胖子。外面的一張上點着香燭。桌子的右邊，一個男子在做着法事，他穿着藍布衣服，和普通農民的裝束一樣，只是頭上用紅布纏着幾片像花冠一樣顫動着的白紙。他低着

頭，躬着背，不住地可怕地顫抖着，顫抖着，過了許久，然後用手拍着桌子，搖着「師道圈」，然後抱着神的右腳，一邊用臉去擦，一邊繼續顫抖，然後跳了幾下，用一種奇異的毫無意義的聲音唱了起來。在旁邊，另外有一個人在翻譯着，說的是病人得病的原因。

我們回到棧房後，一個夥計告訴我們那家的小孩病了，所以請「啄啄神」來醫治。「啄啄神」會檢藥呢，」他說。「有一次，那個請啄啄神的人正在扶着神的腳檢藥，一個兵進去看，突然給他一耳光，唱道：『你不扶着，看它還動不動！』結果它哪裏會自己動呢。」他說那個人專靠「啄啄神」吃飯。降神一次可以掙幾角錢。「啄啄神」是木頭做成的，手脚可以活動。

這使我想起了伊凡諾夫的「當我是一個托鉢僧的時候。」當他第一次公演吞劍的把戲，當劍插入他的喉頭，痛得很厲害，當他的班主向他說，「你怎麼不向觀眾笑呢？」他便忍痛做出笑容。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汽車過了白龍江；我們和幾十箱汽油改乘另外一輛貨車，因為原車的輪子壞了。代替那個到了車站使神祕地不見了許久，使人斷定他有大煙癮的駕駛員，我們有了一個喜歡說話的年青人開着車子。我坐在他的旁邊。他說這些地方的人民非常簡樸，有錢的把現洋銀子埋在地下，過着普通農民的生活。他說昨天那個淹死的人家裏就收着幾百石租，因為想避免當壯丁才不要工資地補一個名額，當義務船夫。另一個同座位的學生模樣的人說劍閣全縣只有一個上過大學的。

我把駕駛員的話告訴季陵，他說恐怕不可信，因為昨天那些船夫一點沒有提起那個死者家裏很富足。

三 我的腳第一次踏進陝西

擁有着廣大的土地的我的國家，雖說敵人已侵入你的胸部你仍然擁着廣大的土地我的國家，今天我的腳第一次踏進了你的一個名叫陝西的省分。

然而，你看呵，我的脚的第一步踏在陝西的土地上之後，一件使我感到羞恥的事發生了。

甯澆車站，我們下了車。我打開我的手提箱讓盤查所的憲兵檢查。一個戴着鋼盔的憲兵首先從我箱子裏拿起一本書來。那是一本很薄的定價一角錢的「觀念論」。一本哲學書。他很注意地翻了一翻，便捲着拿在左手裏。不還我了，他的右手又拿起第二本仆着放在箱子裏的書。他翻過來看。他失望似地很快地放還原處。那是季陵在廣元買的一折八扣的「西遊記」的第二冊。我的手提箱裏就只有這兩本書。最後，檢查完了，他輕輕地向我說，「這本書我拿去哪。」那本薄得可憐的「觀念論」不動地捲在他左手內，他說話的態度那樣客氣，彷彿向我借去看似地。

接着他去檢查另外一個人的行李。「我是做鐘表生意的，」那個人說。他也不動手翻一翻，便叫他把一隻大皮箱關上了。

我們去找旅館。車站所在的這一條城外的街很髒。旅館也沒有乾淨的。

晚上另外兩個盤查所的憲兵來查店。看了我們的護照和箱子之後，有一個特別問我：「我帶沒有帶什麼書。」這使我追悔先前應該提出質問：「你爲什麼要拿去？」雖說我明知那本小書被沒收的原因是它封面上印着的一行小紅字：蘇聯大百科全書版。

他對於我的質問的答覆也許很有趣吧，我這樣想。

這種有趣味的答覆後來我聽見別人轉述過了：

「這些書是到處公開賣的，你爲什麼要沒收？」

「你公開地買的就公開地沒收。」

第二天，經過一個長木橋，一個有着說評書的人的茶館和一個城門，我們進城去。一片長着花草的地方首先出現。花園中間豎立着一個三面立錐體的小碑：一面寫着「甯北關城口公園落成紀念塔」，另外兩面寫着這樣一篇序文：

民國念六年孟秋月蘆溝橋事變暴日窺侵華北迄季秋川車由川陝公路
 出師抗日我連受命戍甯羌保持大道交通本班任衛北關見壘城隙地磚
 石狼籍渣埃污濁棘目臭鼻威感快快不快僉曰國土荆榛若斯吾僑軍人
 當肩整理之責乃遷石茭草蒔花種樹工五日而園遂落成任餘之暇進步
 其間遊目逞懷襟胸爲之一快云

陸軍四一軍一二三師三六九二等兵華奮雄撰
 旅七七團二營四連第二班 夏滅倭書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國 慶 紀 念 日 立

城內有着一些住家人戶，一個完全小學和縣政府。一條正街靜寂地躺着，像一件穿在貧窮人身上的破舊然而清潔的藍布衫。

城內西南角山上還有着一個漂亮的圖書館。我們走進閱覽室去，一只話匣子正在唱着。我們像發見了寶物似地看見一些報紙：大公報，西京日報，新新新聞……此外還有

甯羌縣政府油印的「時事新聞」自從離開成都後，我們已有八天沒有見過報紙，已有八天不知道激烈地進行着的戰爭的情形，彷彿走入了一個文化落後的異國，無法獲得祖國的消息。

書架上擺着不少的新書：日本的透視，祕密的中國，盛世才與新新疆。牆上貼着幾張本縣抗日戰士給家屬的信和受傷後的像片。

這個圖書館的全名是「甯羌中正圖書館」。

擁有着廣大的土地的我的國家呵，你這個小小的山城使我有點疑惑。它沒收着而又陳列着印有蘇聯二字的書籍。它城內那樣清潔而城外又那樣饑饉。

請你告訴居住在你的土地上的我的兄弟們，尤其是那些無知的或者有着頑固的偏見的兄弟們，在黑與白，光與暗一樣明顯地對比着的事實之前，睜開眼睛看吧，用理智思索吧。

四 西安，幾行記錄

在西安的一家旅館裏住了兩天三夜，可以記錄下來的見聞，却不過這樣幾行：

許多大百貨店。許多深塘。闊大的街道，沒有電車。外來物品的價格異常地高漲；瓦特曼藍黑墨水一塊八角錢一瓶。有些飯館也異常的貴，據說是特別對付外省人的，叫做宰羊。

此外還有一個小故事：西安公立的中級學校口試新生的時候，問着延安或者安吳是什麼，凡回答是地名的都不收。因為延安有着抗日軍政大學，而安吳有着青年訓練班。

五 坐着八路軍的車子

坐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租來的商車，我們三十二個。

「一共三十二個。」辦事處一個職員數了車上的人數後這樣說，「除開那個小孩

子和小鬼不算。」那個躺在母親的手臂裏的小孩子不會感到這句話對他是蔑視但那個擠在車角的小鬼却咕嚕着：「爲什麼不算我？」

「因爲你是小鬼，不是人，」有人逗他說。

坐在這無篷的貨車裏的第一批是行李。我們坐在被窩捲或者箱子上，密密地擠着。滿車的腿，滿車的大草帽。

車頭上也坐着人。出城門的時候他們便伏着身子。

出了城門，公路上揚起了塵土，車上揚起了歌聲。坐在前面的幾個首先唱了起來：

前進，中國的青年，

抗戰，中國的青年：

會唱的也就隨聲附和。他們唱得那樣熱烈，那樣快活，像突然回到了久別的家中的一樣。迎

着風，歌聲繼續着。我聽見了幾只還沒有流行到四川的歌。

唱了一陣後，他們像外面的啦啦隊一樣，由一個人指揮，大家齊聲喊着：「歡——迎——婦——女——同——志——唱——歌！」當坐在車後半部的女同志們不開口的時候，他們又喊：「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扭——扭——扭——扭！」大家都笑了，但女同志們還是不唱。於是他們自己又唱了：

全國動刀兵，

一齊來出征。

你看那大旗飄揚多威風——

這批人馬那裏來？

西北陝甘寧。

殺退鬼子兵，

一齊下關東。

城頭上站着兩位大將軍——

威風凜凜是哪個？

朱德毛澤東。

接着大家談起話來。那幾個武裝同志是從湘潭學砲兵回來的。其次算進抗大的最多了，好幾個男的女的都是。剛才唱的那個歌是利用陝北民間歌謠的調子編的。北方的小調有着一種雄壯的粗的情味。

塵土更重地飛揚起來了。坐在車尾和我們對面的人的臉上，衣上，手臂都爬滿了黃色的沙土。

上了車後大家都互相喊着同志，喊着這個自然而親切的稱呼，覺得再也沒有旁的名字可以代替。

但大家却喊駕駛員爲汽車工人。

這個汽車工人也抽大烟，老是每站停着慢慢地挨。在八月的天氣裏，我們穿着單衣，他却常披着一件呢大氅。他瘦長的發青的臉上對大家的談笑、歌唱、和快活，表示出一種冷冷的諷刺的神氣。第一天整下午開了一百二十里，坐轎車也一天可到。第二天修理了半天的車，下午才開。

因爲不滿意他，一個武裝同志告訴我們另一個汽車工人的趣事；他穿衣服褲子都懶得扣，懶得繫，都打疙瘩。人家笑他，他說，「你莫笑我衣服髒，我這身衣服還討了兩個老婆呢。」他在延安西安各有一個老婆。

「爲什麼不自己培養出一些好的工人呢？」

「延安已經有了一個摩托學校。已經畢業了一期，大約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從八路軍的優秀的下級幹部裏選出來的。因爲前綫的交通更重要，大部分到前綫去了。」

這是租來的一部商車。對它的司機工人更只有客氣。因爲他不高興便可以隨便一

下把事弄壞停在路上。

一天下午，車忽然又在路上停着了。那個穿着軍服，抱着孩子，坐在司機工人旁邊的女同志催促了幾句，那個瘦長的烟鬼竟不客氣地吵了起來，弄得大家像驅小孩一樣對他說了一些勸慰的話。

那個女同志是徐海東將軍的夫人。讀過了立波的「冀察晉邊區印象記」裏面的「徐海東將軍」我對那位英雄的又很富於人情味的戰士再也不能忘懷。現在他的夫人像一個大兵似地抱着歲半的孩子，帶着一個小鬼和幾件行李，就和我們坐在一個車上。

她的一個網籃有一次幾乎被汽車工人提出去在同官，因為他說汽車載行李過重。她的一個同行者，一個農民模樣，腿部有病的人，在同官到宜君之間自己下車了。他坐在車上不斷地暈車，不斷地嘔吐。他情願下車去步行或者雇牲口。他下車後，那個開車的烟鬼望着他的背影說了這樣一句話：「坐汽車也要有福氣。」

一個武裝同志這時才告訴我他是徐海東將軍的哥哥。

我們在路上常常碰見步行到延安去的人，一大隊或者一小隊——

間或也碰見從延安來的汽車。那大半是載着抗日大學的畢業生。當車子從前面駛過來的時候，我們車子的活躍分子便說：「我們做一做政治工作吧。」他們便唱起了抗大的校歌。當兩車碰近的時候他們便齊聲喊：「歡——送——抗——大——畢——業——

——同——學——上——前——綫！」接着是「歡——迎——抗——大——同——學——唱——歌！」於是歌聲便飛揚了起來，漸漸地遠去，以至消失。

在甘泉境內我們還碰見一位縣長。當一位武裝同志說：「看，這就是甘泉的縣長！」我們看見了一位瘦小的穿灰布軍服的人騎着一匹驢子，後面跟着一位勤務員。在邊區的「統一戰綫區」內，每一縣有兩位縣長！一位從西安委來，一位是民選的。我們看見的就是民選的縣長。

沿途都是土山，人家稀少。山坡上多半是荒地。平原上有時看見一大片開着花的蕎麥地，滿眼淡紅色，好看得很。種着小米的地裏常常豎立着幾個褐黃色的稻草人。

經過的縣城都很小。有時我們一車人找不着睡處，到小學校去寄宿。

六 戰士和他們的故事

我們車上一共八個武裝同志。

七個是八路軍的戰士；今年二月從山西前綫調回來讀抗大，還沒有畢業，便被送到瀟潭去學砲兵；現在是學了兩禮拜的「二分機關砲」回來工作。他們說那種砲是一種平射砲，可以射擊坦克車、飛機和小型兵艦。中央已給八路軍發了×門。

一個看起來胖胖的像大孩子似的戰士是從新四軍那裏來的。他來請求入抗大讀書。他才二十歲，十三歲便加入紅軍。他不大說話；說起話來帶着濃重的湖南土音，不好懂。

一個頂喜歡說話的戰士是四川人，他參加從前的「四方面軍」到過西康，走過甘

肅的「草地」。在西康，他們學會了用羊毛繩子編織衣服、襪子。在長征中，有時缺乏糧食，他們嘗着許多種野草，發明了許多能吃的東西。

他說話和舉動都很招人笑。「打仗真舒服極了，」他說，「白天使勁睡覺，晚上才出動。」談到民衆：「山西的老百姓真好。那些老太太對我們就像對自己的親兒子一樣。我們一到就是洗臉水，洗腳水，接着就是飯，再接着就是鋪好鋪蓋的坑。陝西的老百姓却不行。吃一碗涼水要錢。借他的爐子煮東西，拉了幾下風箱也要錢。」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姿勢。他喜歡亂唱，唱四川小調，唱四川戲或者尖着嗓子學女人的聲音。他坐在車中間的一個行李捲上，有時帶着滑稽的神氣，一邊用力地把他的腳從行李和密密的腿間拔出來，一邊叫着「哎喲，我的腳！」

下小雨的時候他披着一件斗篷式的日本軍用雨衣。「這是我在山西打日本打來的，」他說。和陝西人一樣，他們都把日本叫作「兜本。」

另外一個四川老鄉却和他這種樂天的性格相反。他是七個八路軍戰士中看起來

歲數最小的一個，但在他年青的臉上却常有着一種嚴厲的神氣。當汽車出毛病的時候，他不耐煩地說：「做一個人真麻煩，尤其是做軍人，總是跑來跑去。」他從前是學裁縫的。坐在車頂上的幾個武裝同志隔我遠一點，少有機會談話。有一次，因為坡很陡，汽車工人要我們下車步行上去。我和身邊的一個瘦小的武裝同志談了起來。他也是四川人。一邊爬着山，一邊談着他從前過大雪山的故事：「那才秋天，已經冷得要命了。有些身體不好的爬到山頂，便不住地發抖，抖了一陣便倒下去死了。」「你身體還受得住嗎？」「我爬上山頂也發抖，但我不住腳地跑下山去，跑了一陣便熱火起來了。」

和我談話次數最多的一個安徽人。他說話帶着四川口音，因為他十幾歲便加入「紅軍」到四川，住了相當長久的時間。他說山西昔陽縣有一位姓閻的縣長很好，現在還在那裏當遊擊隊司令。當敵人到了昔陽縣，他叫一些老百姓跑在門前迎接，手裏拿着一隻雞，見了敵人就喊：「給大日本軍隊送禮！」當敵人高興地伸手來拿雞，由兩個老百

姓捉住他的兩手，另外一個老百姓就把他宰了。這樣宰了不少的敵人。

「從前內戰的時候我們沒有時間受教育，」他非常客氣地說着他自己，「理論知識太差。」在談話中間，他有時竟像一個小學生那樣輕微地紅起臉來。

他是一個體格發育得很強壯的中等個子，民國二十年就加入「紅軍」。他家裏的人種着菜園，做小生意。他才二十二歲。

他參加過有名的陽明堡戰役。去年十月十八日晚上七點鐘，他們的營長趙宗德帶領兩連人過滹沱河，十一點才摸到敵人的飛機場。那位營長太勇敢了，身先士卒地爬到飛機頂上去站着高聲喊叫，驚醒了敵人，結果在敵人密集的機關槍的射擊之下犧牲了。和着他，一共犧牲了三十幾個幹部，爲了毀滅二十四架敵機。

他附帶地告訴我們一個小故事：

他們營裏有一個叫做「傻虫」的小鬼，那次無論如何要跟着他們去。他想去檢一點敵人的東西。當他爬進了一架飛機裏面，他看見了一只釘在機身上的金晃晃的錶。他

非常高興，但他用手拉了許久也沒有拉下去，因為那是被螺絲釘釘上的。後來戰士們完成了任務，退回去了，他一個人被遺留了下來。他靜悄悄地藏在一架飛機裏面。等敵人重又睡了他才回到營裏來了。帶着兩只步槍和一個傷了腿部的班長。

七 我們三十二個

我們三十二個快活地到了延安。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給我們的總護照上寫着三十二個，和那個職員所說的一樣，「除開那個小孩子和小鬼不算。」

完全地，清楚地把車上的乘客數出來成了這樣一個統計表：

進抗大的

九人（女六人）

八路軍

七人

新四軍	六人
民先隊	二人
徐海東家屬	三人
小鬼	一人
老百姓	二人
廣西人	二人(女一人)
湖南人	一人
湖北人	一人
未詳	一人
我們	四人
共	三四人

爲着詳細一點，再附上幾條小註：

進抗大的有江蘇人，河南人，湖北人和陝西人。

民先隊的兩個同志是我們車上的活躍份子，對於唱歌常常起「領導作用」。

小鬼才十歲，山西人。問他爲什麼要加入八路軍當小鬼，他說「八路軍不打人，不罵人。」問他家裏還有什麼人，他說還有父母，哥哥。「你哥哥爲什麼不加入八路軍？」「他是自衛軍。」

徐海東將軍的哥哥是在三原才上車的。在三原下車了一個有麻子的歲數相當大的武裝同志。他因爲害病才從山西前綫回來。他很和氣。我們那位頂滑稽的四川老鄉常常當着他喊「麻大哥。」

九月二十九日寫完

我們在潢川

第五戰區戰時文化
工作團集體報告 執筆者 黑丁

屬於時代的十六個

我們好久沒有笑了，正像我們好久沒有見到太陽一樣。那時，城市，村落，河流，以及廣大的山野和平原，它們都是憂鬱的，悲泣的，深受到幾千年來的一種恥辱的伏壓。我們也是這樣的。但從此，新生的種籽是散播開了；散播在城市裏，散播在村落裏，散播在河流裏，散播在山野裏，散播在平原上，散播在每一個人底心裏。這是祖國底活的靈魂。它像炸藥，它像紅火，它要以突擊的姿態，向敵人，向惡魔的吞噬者去爆炸，去燃燒……

我們有希望，有光明，有我們自己底心。

現在，自由的光波，跳閃在祖國底每一個角落了。動，一切都在動。城市，村落，河流……沒有憂鬱了，也沒有悲泣了。它們在笑，在叫，在向藍色的天野狂跳……

一盞真理的紅燈照耀着我們底心。我們是屬於時代的。沒有侵略，便沒有鬥爭；對於那瘋狂的敵人，正像被我們用手指所捏住了的吸血的臭蟲，我們要以鋒芒的匕首去猛刺牠的心，而把牠送進墳墓里去。這墳墓是歷史完全按照着時刻給牠掘好了的。」

(M·高爾基：如果敵人不投降——那就消滅他)

用行動來堅決我們底意志，向光明去進取！而今，我們這十六個人，十六顆年青的心，熱火似的在跳躍了。我們是緊緊地，緊緊地被一條時代的鐵索牽連在一起了。如萬支漩流，匯成一條巨大的洪河。我們笑着，我們像祖國每一個人在笑着。我們背負着重担，背負着昨天的傷痕，踏上了抗日陣線，踏上了我們自己的崗位。

這樣就組織成了「第五戰區戰時文化工作團。」

這組織，是一個希望，一個實踐。我們懷着虛心，來加強它，來開展它，使它在抗戰中能變為一顆最小的有用的彈藥。更使它在士兵與民衆羣中能夠起着影響於靈魂的激動的作用。信心使我們勇敢地笑着，我們是大的企圖，還要向被壓迫的敵軍的士兵羣裏伸

出我們底手，我們熱烈地去牽引他們，我們和善地去撫慰他們，讓他們底槍口倒過去，配合着我們的槍，一致向瘋狂的法西日本衝擊！衝擊！

我們，全中國的人民，是被壓迫的，是受難的，可是，現在我們是起來抗戰了。

於是，我們十六個人，十六個青年男女文藝工作者，牽連在一起了。我們來自城市，來自鄉村，來自敵人的後方，來自救亡宣傳隊，來自部隊，來自各個不同的處所。憑着我們每一個人底心，底血，底意志，大家笑着，跳着，而合奏着我們的突擊的鋼鐵的歌。

我們，十六個，這青年的一羣，是友誼，是同志。我們底脚步是一樣，向前，向上，向着我們底希望。我們在笑着。我們計劃工作，我們開展工作。我們知道，在戰區，在前線，在受難與艱苦的人羣裏，是多麼需要着精神的食糧，文化的食糧。於是，我們想，要執行我們文藝工作者所負的重大的救亡的責任，那只有深入民間，戰區，和前線。我們要用我們的筆，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低微的技能，去擴大文化的影響，去發揮文化的效能，而增強抗戰的力量。我們都希望盡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文化開成河，流進戰區和戰線，在那兒，我們要大量的

提供文化食糧，餵養廣大的民衆和士兵。這是我們的使命。我們沒有忘記自己，我們也沒有忘記民衆和士兵。我們站在文化的崗位上。

我們像一塊整個的鋼鐵。這鋼鐵經過了鍛鍊後，一定會發散出無數支的火花。我們在學習，我們也在工作。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組織綱領了。這綱領分設：總務股，組宣股，編輯股，和研究股。在總務股裏又分設會計，事務，交際和文書幾個小組。我們着重組織和宣傳，但我們也着重編輯這一方面，於是，我們在組宣股裏分設了民衆工作，部隊工作，敵軍工作，講演，戲劇，歌詠，這些小組。而在編輯股裏却分設了通訊，收音，壁報，和出版等小組。爲了加強每一個人的政治的認識和時事的理解，我們特別注重自我教育，於是研究股便負起管理我們，和督促我們的責任，而給我們一個堅強的生命力；這裏我們有戰時書報流通，生活檢討，座談，和集體讀書。

我們快樂地教育着士兵和大衆，我們也快樂地教育着我們自己。

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支配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情緒；有如一團火燃燒着我們的心。

白天，我們工作着，晚間，我們也工作着，一直到夜深，我們才安然地躺在舖滿散發着北方氣息的乾草的地上，睡了。

我們沒有疲倦，我們行動着，向城市，向鄉村，向戰地……

向沙河的流抖動着我們的歌

太陽在笑着，沙河在笑着，我們也在笑着。今日，我們來到了潢川。來到這古老的北方底縣城裏。我們看見了典型的祖國的城堡，祖國底河流，祖國底村落，祖國底善良的民衆，心跳動着，熱情火樣的燃燒着，我們站在古老的城頭，向原野，向綠林，向沙河的流抖動着我們的歌。

穿過幾條街，我們懷着熱情，懷着希望，懷着對一個偉大人物的敬愛的心，我們隨着我們的團長臧克家同志，走進了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

剛剛踏進院落，當我們的脚步正在向着對面一個房間走去，忽然，一個和善而親切

的面孔，從裏邊閃出來了。

這面孔是笑着，而且他的笑，像是發着紅色的光波，逼視着我們，使我們却深深地感到一種難以表明的偉大的慰溫。

這是李司令長官。

他，這偉大事業的創造者，新時代的愛護者，全中國人民所一致敬愛的人物，如今，我們見到他了，像見到我們的希望，像見到我們的忠實的友情，我們都在歡笑了，歡笑了，於是，我們的心開始了激跳。

他的手是熱的，這樣，他就向我們一一握手了。

始終是在笑着，那笑光，覆照着他的臉，也似乎是在覆照着他的心。

沉默，可是這沉默却很快就被他的輕鬆而有力的語聲衝破了。他和我們談着話。我們笑着，紅着臉，向他發問了一些關於抗戰的重要問題。他回答我們了。每當他回答的時候，他的話是離不開真理，一句話就是一個真確的觀點，一條光明的路。他睜着光亮而遠

大的眼睛看着世界，來愛護全中國的人民，他更愛護我們的青年。

一時一刻也不想停止他的語聲，他笑着，他說着話。然而，他不時的從座位上立起身來，輕輕地走近痰盂，跟前去吐血。這時，我們一想，呵，他是患牙痛呀。這件事，我們早已聽說過，但現在，他能忍受着苦痛，而且還在笑着，和我們高興地談話。我們受感動了。於是，我們站起來，這樣敬意地說：

「請司令長官休息吧，我們要回去啦。」

「呵，你們幾位跑到這裏來，一定要吃許多的苦呀……」站起來，他仍然在笑着，安慰般地說。

「我們不怕吃苦。我們苦的生活都經歷過。我們要鍛鍊，要學習，將來我們還要到大別山去打游擊……」

這是威克家同志的話。

十六顆年青的心，在笑着，在跳着。我們就這樣離開了他，離開了這一個偉大的人。

仍然站在古老的城頭，向原野，向綠林，向沙河的流抖動着我們的歌。

我們向潢川笑着。潢川沒有死。它的心臟在震跳了。如今，它更年青，更活潑了。這雖是一個小的縣城，可是這縣城曾經受過歷史的洪流的洗禮，幾年前，這裏燃起了爭鬥的烽烟，村鎮瀰漫着一種新的勢力，而四個月圍城的壯烈的事蹟，却深深地裝進人們的記憶裏。因此，這裏的民衆，被這新勢力激起了一種進取的創造的精神，和堅強的鬥爭的毅力。他們有着北方兒女的固有的特質：檢樸，果敢，勇猛，和健壯。只要爲生命，爲自己的兒女，爲屬於大衆的事業，他們永遠會前進，向上。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是鬥爭的。這是不可忽視的一種偉大的集體的力量。

現在，抗戰的動聲已使他們跳躍了。他們看見屬於家鄉的大地上的一切，有的被敵人強佔了，有的被敵人狂炸了，更有的遭受了黃流的衝擊……這些，這些，他們都知道是瘋狂的法西日本一手造出來的，而今，他們是憤怒了，這憤怒超過了他們記憶裏所有的憤怒。他們要抗爭，用他們的血，用他們肉，用他們北方兒女所特有的果敢精神……

這小城是動的，每一條街，每一堵牆壁都是新鮮活潑而刺眼。聽那救亡的歌聲在橋頭，在沙河的橋上，在古老的城頭，抖揚，飄盪，漸漸地向着遠方吹送。

這不是一個死城。雖然這裏文化水準是很低，但現在，它正在被育養着，被充實着，被引動着。

縣城在飢餓着嗎？沙河在飢餓着嗎？屬於縣城的民衆也在飢餓着嗎？那麼，站在文化崗位上的我們，要用我們的行動，用我們的筆，大量在提供着精神的食糧，文化的食糧。可是，我們的力量太低微了，我們只有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這裏工作的伙伴，救亡的同志，他們已經給我們一個驚奇的信仰。而今，這縣城却被他們的年青的熱火燃燒了，溫暖了。他們的脚步和民衆的脚步取着一致：堅苦，抗爭，向明天。

幾千的抗敵青年軍團男女同志，在這裏掀起了一片叫喊的狂潮。在縣城，在鄉村，他們用着急進的新的姿態出現了，他們喚醒民衆，堅強民衆。現在，他們是分散開了，分散到

祖國的每一個城市，鄉村，和邊角來了。但，停留在這裏的，却還有他們一支實習隊。

今日，在潢川活動的，在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二隊，有河南戰時教育促進團。我們會和他們取得聯系，配合着做了一部工作。大家用演劇，唱歌，壁報，漫畫……給這縣城的民衆以新的認識和激動。

在潢川還有一個傳播新聞的喉舌：這便是「豫南日報。」這張報紙，以前是一個大張，可是自從抗戰以來，由於印刷條件的不夠，而加以紙張購買的困難，現在却縮成一張小型的報紙了。它雖是受着多方面的限制，使它沒有方法發展而擴大篇幅，但，無論如何它是民衆的兩隻耳朵，兩隻眼睛。它是民衆的精神的食糧，文化的食糧。

潢川沒有死。它在動着……

迎着戰鬥的七月

我們來到潢川便近着七月，迎着中華民族決然地抬起頭來戰鬥的七月。在七七，在

這值得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人用吼叫來紀念的日子裏，我們行動着。七七前一天，我們的七七紀念特刊出版了，我們的同志臧克家作的七七紀念歌印好了，我們在縣城裏每個角落裏張貼着。當我們把漿糊刷在低矮的土房底泥黃的牆上，把鉛印的特刊和石印的紀念歌貼好的時候，便有些質樸的老鄉，一些年紀，臉面，表情不同的老鄉走攏來，閃着光芒爍爍的眼，瞧着貼的特刊，歌曲。每在一個地方張貼，都同樣的吸引着人。不同的人，用着不同的情緒作出凝視。我們這樣穿過了狹長的街道，穿過了南城北城，直到我們底特刊，歌曲，標語貼完了的時候。

x
x
x
x

七七。

我們整隊走向會場。

會場上，高搭着紀念台，台上，白色的輓聯在風中飄動着。穿着綠色武裝的七七軍，挺威武的在綠色的草地上站立着。寬大的手掌，緊握着沉甸甸的步槍，輕機關槍。視野裏，一

灰灰色的城堞，七七軍，守衛着這城堞，如同去年的今天他們像鋼鐵守衛着宛平的堡壘一樣……

千百隻眼睛靜靜的注視着紀念台，注視着台前雄健的大字：漢川各界紀念七七抗戰建國周年大會。注視中，一個強大的聲音發出來了：響在每個人的耳邊。

「開會！」

開會，莊嚴，歡樂，興奮，和悲痛交流着。

在莊嚴，歡樂，興奮，和悲痛的交流中，我們唱歌了：

——抗戰呵，已經一整年。

爭取最後的勝利！

勝利就在明天！

.....

沉痛的歌唱，充滿着力，震撼着會場。

響亮，熱烈的響聲中，我們底七七紀念歌唱完了。

吼叫呵，呼喊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萬歲！」

散會了。我們將永遠紀念着這個戰鬥的日子。

在潢川，我們的工作開展着。今後，我們的工作要更廣泛的開展下去；我們必需在戰區，在前線，擴大文化的影響，使文化成爲最有力的武器，幫助抗戰。我們要擠盡最後一滴腦汁，一滴心血，餵養着廣大的民衆和士兵，因爲，我們是站在文化的崗位上，自己的崗位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蕭軍

我不想在這祖國的土地上，今天又聽到砲聲。五年前在遼寧九月十八日的夜間那第一聲的砲叫，從睡中把我驚醒，躺在炕上聽着那像一隻巨大的烏雀撲着迅急的翅膀飛過去的砲彈，那時的心境很安寧。因爲那不可避免的攻擊，事先也聽到了一些消息。人對於已知的不可避免的災害底到來，是安寧的。

現在——這是早晨——砲聲和機關槍聲在北方還正在響着，從昨夜黃昏開始，中間隔了一個時間——大約也許因爲我睡着了——今晨當我一清醒，這砲聲是清明地一如六年前。所不同的只是那鳥似的砲彈經過的聲音，沒聽到，所以自己的心也一如六年前那樣安寧——也因爲早就聽到了這消息了。

昨夜有秋天一般的寒冷——現在還正是挾着風在落雨——雨點也常常從開着

的窗口要打進屋裏來；我正是坐在北面屋角，面近窗前早常工作的小桌上，寫着這人類「美麗」的紀錄！

窗外滿天走着灰色的雲，五點四十五分了，天還不算明，也許每天這時候太陽要出來了。今天爲了雨，我却把兩扇窗子全關閉起來，這樣，那砲聲就不再聽得清明。隔着窗上的玻璃，我看着那窗外的遠近的建築物，那些經過那次颶風吹凋零了葉子到如今還沒有復原的楊梅，無停止地飄搖翻擺在風雨裏。靜靜地綠着的菜地，沒有標準，到處亂飛的麻雀，失了光芒的眼睛似的人家的窗口……遠遠的雞聲；汽笛聲；街上稀疎地跑着的汽車聲……我不知道在那幾點鐘槍聲砲聲交奏以內有多少生命斷送了！多少堅實的身軀傷殘了……並且這還在繼續斷送繼續傷殘……雖然這是一面爲了製造戰爭而戰爭；一面是爲了消滅戰爭而戰爭，這人類底不平一天存在，它也要存在。也許有一天，自己也要用這「戰爭」把自己埋葬了。

靜！這附近是死滅了似的沒有人聲，沒有喧叫……
 H 君還睡在地上，H 和 S 是睡在

內屋的牀上，我們雖然是國藉不同，民族不同，並且這兩個民族還正在那裏，一個在企圖消滅另一個，而被消滅的却正用自己的血抗爭着；但是我們這裏却共同在吃，在睡……這因為我們有一條單純和信賴的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這就是消滅人類一切醜惡底存在。我們用這同一的信念來貫穿起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國藉，不同的心！所以這裏沒有仇讎，只有弟兄！

砲聲爲什麼響得更宏亮和連續起來了呢？——六點鐘了。

馬斯南路那個希臘式舊俄的教堂，也響起鐘聲來了。這鐘聲是每天早晨要響的，和那工廠裏的汽笛一樣準確。每天當我醒來，或是被它喚醒，似乎還存着一點感嘆意味似的聽着它那清冷幽怨的帶有一點溫柔感的聲音。今天，對它也起了憎惡！我想這是因爲從這聲音使我聯想到和這目前的殘殺有着關聯的人的緣故。

這是爲那些正在消滅下去的人類，響着的喪鐘嗎？——我住所南面那個法國的單十字架的教堂的鐘聲也響了，它是比較尖銳的。

爲了要看一看人們——尤其是貧窮的——在這顛狂了的浪潮中是怎樣在處置着自己，吃過午飯，辭開了S和L夫婦一個人走出來了。在臨行時他們叮囑我不要去北四川路去，因爲昨天早晨L由北四川路來時，那裏已入於戰時狀態。

「不去的。」爲了省得他們就心，便這樣答應了。

坐在到外灘去的電車上，看着街的兩面流走着各色各樣的人，和坐在人力車上拉着傢具的搬場汽車……雖然各自懷抱着一顆不同的心，而要使自己和自己關切的人活下去都是相同的。——又似乎一如五年前。

一股腥臭交混的氣味，開始從碼頭那方面傳播過來了。那裏比較平日更是無秩序地忙亂，從公館馬路東口向南，在牆根下，走廊下，堆積的就全是人，貨物，箱籠……女人們癡呆地張着嘴，奶着孩子，男人們，孩子們，吸着烟，吃着；就地或是鋪着一領草席睡着……全是靜默地，似乎在逃避着一個命運，又在等待着——一個命運……我不知道他們從那裏來，不知道他們將要到那裏去，就那樣，一片片乾貝殼留置在沙灘上似的留置在街頭？

下了車沿着碼頭更向南走，在那裏等待着和堆積着的人也就越多。江中心停着幾只懸掛着英國美國旗幟的軍艦，那刀魚似的淡藍和發着銀色的船身，靈敏得好像隨時全可以任意飄游到那裏去，任意攻打着。船上面也忙碌地走轉着人……

一隻笨重到愚蠢樣的江輪，就在那些軍艦後面停止着，有幾只小船從碼頭往復到那裏搖去又搖來，碼頭上，這裏較別的地方的人更加多了。幾乎構成一所人的山丘。問了別人才知道這是等待回寧波避難的船，不敢靠碼頭，那是怕一擁而上，所以限制地用幾只小船搖去又搖來……

那用一條草繩繫在浮橋上的一具浮屍，這記憶要想忘却竟不可能。那發着臭的氣味，那仰天敞着胸膛的身姿，一隻手還在張揚似的舉起着；短褲；鞋存在；身上的短衫也存在。額下，脅下開始了腐爛，身上，面着日光的一面變成不正規的紫紅色，浸在水裏的則是黃色；那每條黑色的脈管也清楚地呈露着。更是那臉，是那樣圓圓的浮腫，眼睛翻白地看着天，鼻子，只餘了個孔；下面的牙齒長長地伸露着抵咬着舌根，舌頭則是一顆球，捲曲得

不成形了。

沒有地方探究這死屍的來源，我也不想探究。和我一同在那裏掩着鼻子亂看的人，他們似乎也沒有興味探究這平凡故事的來源。

每一個碼頭上擔扛爲生的碼頭夫，有工作的，還是照常地擠攥着自己的肌肉裏最後的一滴汗和一分力量，邁着肌肉僵化了的柱似的腳和腿，腰背弓下，有節奏地響叫着「嚶唷嚶唷」的聲音。

沒有工作的，有的把那棕色的身子，伸直地睡在浮橋的甲板上，仰面對着天，對着遠方，那樣子似乎並不關心到人，也不關心到那奇妙的從水底浮起來的氣味和那些噪叫的聲音，睡着了。有的也有吸着烟或是爭吵似的談論。也有深陷着自己臉上的每條刀子刻劃似的皺紋，孤獨的沉默在一邊……這裏雖然也有着千種不同的姿態和不同的心，但有一個心却是相同的吧——要活下去。

折回來坐在電車上，我看到一個戴着破荷葉似的帽子的老年碼頭夫，他的個子很

稍長但是彎曲了，在向幾個正在江邊飯攤上用飯的壯年的碼頭夫們求乞着……

從家裏出來時，我雖然答應不到北四川路去，可是那時我已決定了總得要去看看，不會有什麼意外。

仍是在法租界公館馬路口下電車，步行着，也仍沿着江邊。這裏堆積的人，沒有十六鋪那裏人多，這裏的人，他們全移進了平常用鐵鍊圍繞的草地裏。那草，一半也全枯萎下來。

立在「和平神」的石座下，靜靜地從那「和平神」像的一隻翅膀底尖稍，我看着那微微有一些雲絲在走動着的天，爲了那雲彩底移動，陪襯得好像那石座也在浮走。

那些金屬製的神像和盔甲，花圈和羽毛筆，當初我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於今却全變成了黑色，早先我還曾說過神像立在這裏的意義是曖昧的，爲了奴隸還是爲了製造奴隸的人……於今却什麼也不再想，祇是借了那地方休息自己的腿腳，好再向前走。

每所高聳的建築物，大約是爲了戰時標明自己的身份，便全高高地吊起各色的旗

幟。其中有幾面却使我感到很生疏。

那裏——在蘇州河出口左面江心上——還可以看到有兩隻兵船，鮮明地懸掛着
××旗。

停止在蘇州河的橋上，看着橋下的流水和右面的外灘公園，記得幾天前報載，因為有幾個中國青年人在這裏面唱救亡歌，便被拽進了捕房，遭了辱打。後面就是英國領事館，一面英國旗在一條細高的旗杆上飄擺着，這又使我記憶起，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的中×戰爭，中國的士兵和人民用血和肉看看要獲得了勝利，而政府却接受了調停，簽訂了停戰協定——聽說就是在這個院落中。

河左岸的蘇聯大使館，那屋頂飄抖着的樸素的紅旗，却給我帶來了親切的激動，只有它才不是代表着強盜們的盾牌，而是代表着真正兄弟們底親切的標記。我向它深深地注視着，這算作向世界上真正以弟兄待我們底人類，無言的敬禮。

各樣的，開始播成一條繩似的車輛通過着，人不能到路那面去。於是第一次我才發

見那白渡橋的橋梁，是可以和陸地脫離開的，中間存在着一條縫。

四川路口有××陸戰隊在那裏警備着。每條槍的刺刀苗細地閃着寒涼的光輝。

我跟着鐵軌電車走着，走着……忽然它們停止下來，扯轉電路，擺着紅旗，向西開行，於是街上的人也開始了奔跑。這又使我想起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的早晨，當我沿着遼甯大東關的馬路向西行走，人們也是這樣跑着的。雖然自己也蒙到了感染，要折回來，但爲了經驗——羣衆多是盲從的，——稍稍清醒清醒自己，仍是繼續前進。必要看一看這真正的原因。

我停留在良友圖書公司門前，是的，從東面的一條街上走過來十個荷槍的××兵，落招地走着，顯得是那樣無神和遲滯……其中有一個幼稚得還在不配作一個兵的年齡，却也參加了這殺人或將要殺殺的序幕。

遇到××社編輯×君，於是我們才不再前進。

在二同歸來的路上，他說：

「我們的準備很不錯啊！我昨天同B到××路等處看過了。」他顯着樂歡的說。

「一時勝負是沒有標準的；單看政府是否有決心，人民是否決心抗戰到底。我却有些恐懼，但不是敵人，却是內奸……」我說。

「這回許不能了……這不同『一二八』……」

我們全都默然。

晚間，我們和L夫婦坐在地上的草席上共同吃着晚餐，遠方的第一聲砲聲響了。我們抬起頭互相交換了一次眼光，淒然地笑了笑，不知誰這樣說了一聲：

「打了！」

現在是日間十二時十五分，砲聲是一直響着的。剛才一陣更顯得震蕩和繁密的砲聲——齊放——響過了，如今却有些沈靜下來。

溥沱河夜戰

碧野

紅汨汨的溥沱河在遠野上奔流，早晨的太陽抱着這南岸的無垠的沙原，荒村在波湧的沙原上閃跳着暗綠的光，一陣潮濕的風吹過，帶來細沙的迷濛。

剛渡過河來的七十個弟兄，被昨夜百二十里的急行軍弄疲倦了。每個弟兄的臉孔都蒙上一層黯灰色，困倦後的憔悴，更使那滿蓄殺意的紅溜溜的眼睛凸出。

弟兄們散落在沙原的四方，槍支枕在頭底下，躺着的，背靠背坐着的……他們很安閑地在溫暖的太陽光下的沙原上靜靜地憩息……

隨着一陣集合號聲，從一叢白楊樹下飛閃出一匹雄偉的赤色戰馬，四蹄撲擊起一片沙土，嘶嘯着。馬背上的孫司令兩眼閃射出銳利的光芒，高高的額骨冒出兩片血紅，往上翹起的鬚子在激情的鼓舞中跳動。

忽然一閃，司令拔出腰間的那支手槍，向天空一劃：

——譯：

「弟兄們，我孫殿英發誓死守滹沱河！」

「死守滹沱河！」幾千支槍一齊向空中狂揮着，巨大的聲浪激蕩過沙原，荒村，一直隱落在天野邊。

「看呵，那滹沱河裏的水就是我們的血！」孫司令把槍向那奔流在遠野上的紅汨汨的滹沱河猛力一揮。

「滹沱河，我們的血嗚哇！」

.....

于是有一千多個壯健的弟兄隨着那匹雄偉的赤色戰馬，爬過沙原，隱伏到那在太陽光下閃跳着綠光的荒村裏去了.....

風，夾帶着濕沙，一陣一陣地吹過這靜靜的滹沱河南岸的沙原。

黃昏，迫進滹沱河的敵人，用猛烈的砲彈隔河向南岸射擊，扇形地發揮着他們的火力，用以探試南岸有無部隊。

砲彈落在南岸上，騰起一片片黑色的藥煙和黃色的沙土。在火力的威迫下，南岸除了砲彈落地的炸裂聲外，沒有一點動靜。

於是從荒村樹林後的排哨線上，可以隱約地窺見北岸敵人的騎兵隊在活動了，那些馬羣沿着河岸蠕動，還有那每匹馬上的黑點……

多變的九月間的天氣。

午夜，風夾帶來墨黑的濃雲，暗沌沌的天體洒落下驟急的雨點，白楊樹們抖擻着闊葉，雜着風聲和雨聲在村野的上空鳴嘯。

一聲號令，一千多個弟兄把實彈的槍倒掛在肩土，冒着大雨向敵人進襲了。

自動地分成許許多多的小隊，散兵線似的向滹沱河岸摸索着前進，慢慢地爬滾過一個沙坵又一個沙坵，暴急的雨點打在臉孔上直發痛，全身都給淋濕了，狂捲的風襲來刺骨的寒冷。但是爲了一種復仇的火的燃燒，和那嚴厲的命令——半個鐘頭內，全部隊伍在岸邊的疎林裏齊集，因而每個弟兄仍然得用最大的耐心向前爬進……

腳踩進沙層裏去，吃力地拔出來，伏着身子往上爬，往上爬，迎面一陣風來，又把身子捲落了幾步，於是剛爬到沙坵頂的時候，就把身子一縱，跳過沙坵的另一面，縮着身子把槍柄挾在大腿間，槍筒抱在胸前，猛力往下一滾……

「哎唷！」一個掉進沙坑裏去的弟兄發出一聲驚叫。

「嚷什麼，你這隻鼻，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小隊長喘着粗氣，低聲地咆哮起來。

罵聲捲沒在風聲和雨聲中，弟兄們咬緊牙關，抖索着身子，繼續朝河岸的方向爬進……

在半個鐘頭內，各小隊都趕到這靠河岸的疎林裏來了。輕捷地集着隊，各人除了隱

約感覺到心跳的微音外，黑暗中是一片嚴肅。

大風大雨用更狂暴的力擊打着大地，滹沱河發出一陣陣撲激的浪花聲，疎林的枝極發出一種淒切的嗚咽……

從司令，到傳令兵，到隊長，到弟兄，全用耳語傳達着命令。

司令帶着護兵，號兵，和傳令兵，先摸下滹沱河岸去了。

立即，弟兄們把槍掛在頸子上，十個人一隊，十個人一隊地手牽着手，悄悄地爬落滹沱河的岸壁。

把身子淌進水裏，兩隻腳踏著鬆滑的流沙，身子不自主地漂浮着。水流急激地在兩腿間沖打，水浪一下一下的掃擊着胸脯，浪珠飛過頭頂，風雨在水面打着旋，憤怒地吼叫着……一隊十個人緊緊地牽着手，在水浪中艱苦地掙扎着，正預備斜渡過滹沱河北岸，給敵人一個強大的迂迴擊襲……

淌到河中心，水更加深了，幾乎浸過頸子。水珠密密地打在緊張的臉孔上，呼吸都要

窒息了，只有艱苦地喘着氣。

剛渡過河中心那段險要的水面，便有誰暴躁地罵了一聲：「我臊他奶奶！」

一小球紅色的火光在水面上一閃，接着傳過來一下清脆的槍聲：

——啦！

這一閃火光，這一下槍聲，在這漆黑的雨夜中是多麼的耀眼和撩人啊！

隨卽，一陣恐慌的狂喊聲驟然在北岸上騰起——敵人的哨兵已經發覺有人來襲擊他們了。

「幹吧！」

「幹他們小舅子！」

怒罵聲在水面上騰起，隨着又是幾下炸裂的槍聲。

的的的……

爲了避免敵人發現目標，迅速地，司令的號兵吹起了制止放槍的暗號。忽然又：

的打的打……

於是弟兄們回轉身子，朝南岸洩退了。

噠噠噠噠……

兩分鐘後，敵人的幾挺機關槍閃吐出火花，兇猛地，像幾條火蛇，伸長血紅的舌頭，獵取它們的食料。機關槍彈向河面上追擊過來，落進水裏發出一種絲絲的怪響……

「哎唷！」一個弟兄把兩手一鬆，慘叫了一聲，隨着水浪漂沒了。

接着一個又是一個，兩個……

弟兄們有的已經失散了。大部份的弟兄仍然冒着大風雨，破開水浪向南岸洩動。忽然，不知從那裏預先繞過南岸的敵人，也放起機關槍來了！

噠噠噠噠……

滹沱河南北兩岸都冒突着機關槍的火舌，子彈絲絲地穿過水面，又絲絲地落

進水裏……

那個揹着司令的兩支短劍的護兵受傷了，孫司令一邊泗着水，一邊緊緊地樓抱那個護兵。他啞聲地狂叫：

「快吹順流號！」

隨即，號兵拿起沉進水裏的號筒，吹起緊急而又抖顫的號聲：

打的打的……

弟兄們叫罵着把四肢一鬆，軟着身子隨波濤往下流，流……

在五里外的下游，一個聳立着壘壘的水岩的河岸邊，弟兄們一齊從波濤中爬上岸來，身子被浸凍得快要僵硬了。受傷的弟兄被同伴們拉上岸來，有的已經痛苦得昏迷過去了；即使還有知覺的，也因傷口受水的浸凍，低弱地在水岩邊呻吟。想找點樹枝生火煖煖身子吧，又恐怕敵人會發覺，致引起對全軍很大的不利……

雨點比前疏落了，風仍然狂惡地打着浪頭，水岩，河灘……

「媽呀，真痛呵……」一個受傷的弟兄在黑暗中呻吟，一邊用他的僵硬的手在水濕的地上摸索着槍枝：

「呃，同志，求求你給我一下吧……」

這悲切的哀求聲，打動了坐在旁邊的一個弟兄，那弟兄只是反覆地用着一種悲憫而又呆板的聲調安慰着對方：

「同志，別想啥短見呵，明天你就會好的，明天！」

孫司令命令留下一小部份人，扶着受傷的弟兄到沙灘那邊的樹林裏休息外，其餘的弟兄分做三路：兩路繞道急行猛襲南岸的敵人，一路截擊北岸敵人的來路。

一個新的鬥爭燒熱了每個人的胸膛。弟兄們一聽到這個命令一個個從水濕的地面和巖邊跳起來，緊急地集着隊。

五分鐘後，黑暗中有着三條活動的行伍，沉着地，靜悄悄地向着滹沱河上游進發：

……

鬥爭開始了，在五更……

担任襲擊敵人的兩路弟兄，從東西兩方面用外線包圍，把敵人重重地圍困在一個小村子裏，然後漸漸地迫進，迫進……

爲了不使敵人預先發覺，弟兄們都把身子倒在地上，雙手摟着槍滾向前。當距離敵人前哨五十米達遠的時候，弟兄們迅速地拔出了背上的大刀。

突然夜空裏風聲夾來了抖蕩而悲壯的衝鋒號聲：
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

「殺！」驀地裏弟兄們從地上跳起來，千百個喉嚨齊發出同一的吼聲，大刀舞劃出一條條淡淡的青光，迅電般朝敵陣飛投過去了……

站在黑暗中的作個敵前哨兵，只驚叫了半聲，就給大刀的劈聲代替了。從村口，從土垣，從棘籬從泥潭……飛越過去，滾過去，跳過去：

「嗚哇，衝呀！」

「殺」

噠噠噠噠……

敵人的機關槍猛烈地對準村口，土垣，棘籬，泥潭這邊掃射過來，自動步槍，來福槍，冒着火球，子彈像火蝗般在夜空中劃着孤線飛掠過，發出繁密的颼颼的響聲……

劈啦劈啦……

拍拍拍拍……

在槍火的閃光中，可以看見淡藍色的槍煙在四處流蕩。

敵人的二十幾個騎馬隊，企圖衝出重圍，馬隊洶湧地衝躍過來，閃亮的馬刀電般的揮舞着。

立即，有十幾個弟兄衝上去，馬刀和大刀發出鋼鐵的碰擊聲，和着大刀劈擊馬蹄聲一齊交響，幾匹受傷的馬瘋狂地往空一躍，跌倒了。其餘的馬羣勒回頭向後奔跑……

一個從馬上掉下來的蠻強的敵騎兵，用鋒利的馬刀和幾個手握大刀の弟兄格鬥，一個弟兄被馬刀擊倒了，但隨着後邊的大刀一閃，那個蠻強的敵騎兵也倒了下去。

敵人的機關槍彈兇猛地射擊過來，永不停地發出噠噠的叫嘯，近樹林的一小隊弟兄遭受到慘重的傷亡，有兩個弟兄掉進樹林外的水坑裏去，發出瘖啞而拘攣的呻吟聲……

當敵人發現他們的火力能逞發的時候，機關槍彈更繁密地落進樹林裏來，子彈碰着樹幹，發出拍啦啦——的折裂聲。

在另一片小林子旁邊，一個肩部受傷的弟兄，把槍往旁邊一投，從腰間解下手榴彈，扭開了保險絲，狂叫一聲向敵人的機關槍陣地投奔去。

只聽見一聲轟然的巨炸，那個弟兄勇敢的背影在爆裂的火花の紅光中仆倒了，敵人的那挺機關槍的火舌也突然熄滅了……

「殺！」

一聲吶喊，一隊弟兄衝上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在林子的另一邊，一個龐大的身影滾過水泥，到一座土堆旁，霍地跳起來，雙手把大刀一掄動：拍拍！拍！一口氣砍了兩個正在放着槍的敵人。

隨即，這個龐大的身影又彎着腰迂迴到林子前邊去，找到了正在發射着的機關槍的敵射手，他從地上跳起來，把大刀對準敵射手的天靈蓋：

「嗚哈！」隨着這一聲吼叫，敵射手被砍倒了，熱燙燙的腦漿潑滿他的一臉。

忽然一支刺刀從他的下脰間刺來，他把身子猛地往旁邊一閃，丟下大刀，從側邊重重地給敵手一拳，一聲痛呼，那個敵手被擊落到丈開外的水潭裏去。

於是這龐大的身影在機關槍前蹲了下去，左手接送着手彈帶，右手用力扣緊槍機，握住機關槍的把手對準右邊的敵人搖擺：

噠噠噠噠……

受了這驟然的猛襲，敵人驚慌地怪叫着，在槍火的閃光中亂竄，接着是一排一排地

仆倒下去……

槍聲漸漸疎落，空中子彈的流火也只剩得一點兩點的。不知什麼時候，雨已經停歇了。

東方已經微明，滹沱河在黝暗的天野間隱隱地發着紅笑……

苦戰後的弟兄們離開滿堆着血屍的村子，坐在沙原上休息，一邊用溼沙洗擦着大刀上的血斑，每副灑滿血點的黑臉膛上，流出一道輕鬆的微笑。

遠遠的滹沱河那邊還不時地聽到轟然的砲聲和隱沉沉的槍聲。

傳令兵得着孫司令的命令跳上昨夜俘虜過來的一匹大白馬，朝着遠方的滹沱河飛奔去了。白色的馬在黃色的沙原上，小了，小了……

前線的後方

孫用

因了某種機緣，我於本年二月間從金華到了場口。場口是在富陽上游的一個大鎮，離開富陽四十里，三十里錢江，十里內港。我本來以爲：那里距前線不遠，情形是一定很緊張的罷。然而並不，這里很鎮靜。鄉下人不知道逃難。偶然有幾個得風氣之先的，也只是遷移到比較偏僻，比較深入的山鄉裏去；他們不肯太遠離他們的故鄉。

我也曾經從這里更向北，向東北去過，經行了五個與場口差不多大小的富陽縣屬的鄉鎮。牠們都在錢江南岸到江邊各有一里，三里，五里的距離，雖然江中大抵有沙洲。使這一岸望不見那一岸，然而也近得砲彈能於飛到砲聲更是時時能於聽到的了。可是在這些地方的人，却在場口的一樣，簡直和在更後方的和最前方的一樣，種田地的種田地，做生意的做生意。而且大家都覺得：這並非出於苟延殘喘時的偷安，而是出於瀟灑了

精力的自信。

在這樣的「前線的後方」，我已經住了三個月了。下面的三個小故事，就是在這期間所見到的，所聽到的。

漢奸

小癩子是他的名字。

他是離開場口大約二里路的乙村裏的剃頭師，不過十多歲，有一點傻頭傻腦的。他的師父和一個夥計就在乙村的一個廟裏，而他呢，常常到鄰近的村坊去做流動的生意。有一批新的部隊調防到相近的丁村來了，小癩子也趕去做生意。他不敢去問哨兵，有沒有人要理髮，只在門口東張西望，于是就給抓了去。又因為他繫着了一根廟裏神幔上的黃帶子作為褲帶，加重了他「漢奸」的嫌疑。他胡里胡塗的承認了，還招出了他的師父和夥計也是漢奸，師父和夥計都抓了來，又攀出一個住在乙村的鄉下人。

他們原來是分別監禁着的，一天將他們四個人都關在一間房裏，通知他們說：「再過兩點鐘，你們都要鎗斃了！」

他們大家一聲不響。後來，那個鄉下人對那個師父說道：

「我同你大約是前世的事了。照這世算來，只有在我向你買頭髮的時候，你要八分錢一斤，我只肯出六分，爭了起來，打了你一個巴掌。這總不至于結了這樣深的仇。咬我是漢奸，要我的性命！」

「不是我咬你，都是那個小鬼頭攀的。他說你是漢奸，我是漢奸。那里是我咬你？」師父回答說。

「小癩子，我是漢奸嗎？」鄉下人轉過去再問。

「噯，你是漢奸！」

「我給過你一塊錢嗎？」

「噯，你給我過。」

「我拿過日本人的錢嗎？」

「噯，你拿過。」

於是鄉下人嘆着氣說：「真是前世一切，還有什麼辦法呢！」

兩小時之後，有人求叫小獺子出去了。

「安五（這是那鄉下人的名字）給過你一塊錢嗎？」一位軍官問小獺子道。

「噯，他給我一塊。」

「不，他給過你五塊錢？」

「噯，是的，他給我五塊。」

「不，他給了你十塊？」

「噯，他給我十塊。」

「不，不，他一塊也不會給你過。」

「噯，是的，是的，他沒有給我過。」

那位軍官才證實了小癩子真是一個半癩。他們都開釋了，回到鄉下之後，將小癩子吊了一夜。一齊對他說道：「我們吃了多少苦，險些兒運性命也送掉在你手裏。現在，我們不要你的命，只讓你吃一點苦！」

幾個鄉下人

一天，我在做紙的紙槽裏躲雨，遇到了一個斲柴的老頭子。他已經六十八歲，耳朵也聾了。他很響亮的問我道：

「日本人打出去了嗎？」

「還沒有呢。」我回答。

「他們真厲害，到現在還打不出去！」

還有一個別的躲雨的問他：

「老人家，你怕不怕死？」

「怕什麼呢？年紀老了，死不要緊，讓日本人來殺好了。」

又一天，在涼亭裏，我碰到了兩個住在X村的農民。他們說，那邊的村莊都不怕日本人。又說，假如日本人進來，正是找死！又說，那邊的鄉下人都準備好了，檀樹做成了大砲，鍋子敲碎了作爲砲彈，只等日本人來。又說，他們無論如何要敵一敵日軍，他們還有烏槍，要像打野豬似的打他們。

還有，我也到W村的乙君家去了一次，W村離富陽只有七里。乙君的家裏以前駐紮過軍隊。他告訴我，現在的軍人當然好得多了，但是，譬如一個村坊裏，只要有一兩個壞人，全村莊就會給帶累壞了的。他還告訴我，以前有一次，對江的大砲打到了這裏，開花彈就在他的門前爆裂。我看他們一家，連女人和小孩子們，仍然一起住着，他問道：

「你們爲什麼不怕呢？」

「這有什麼辦法，我們的生計都在這裏：做紙的紙槽，種麥種稻的田地，看蠶的桑樹。假如不在這裏，能夠活命嗎？不但我們一家如此，全村都如此。而且許多別的村莊也都如

此這裏還算好呢。即使在北岸，也有人種田，希望着平安的收割的日子。幾天之前，不是有許多採茶的茶婆在北岸C村被用人機關槍掃死了許多嗎！

「大砲打來了的那一天，你們逃了沒有？」我又問他。

「一時，當然逃開了，不久却都聚攏了，本來搬到稍遠的村莊去的也都回來了。要割麥，要插秧，要看蠶，要做紙，怎麼能不來呢？」

「你們一定肯爲了保護自己的村莊而和日本人拚命的罷。」

「這自然。可是我們鄉下人却沒有軍火，有了軍火，還肯逃嗎？而且，有了軍火，老百姓都成了游擊隊，日本人來，就是來送死了。我們何必逃呀！」

是的，故鄉就是他們的祖國，他們怎麼肯捨掉了逃去呢！

轟炸

一星期之前，離此四十里的D村遭到了很凶的轟炸。D村離富陽十五里，我曾經在

那里住過兩夜，是富陽縣屬諸鎮中現在市面最好的。那一天只有兩架飛機，投彈不多，炸死了四十人。鄉下人是鎮靜慣的，雖然當地也有警號，他們却不躲避。敵人時時以轟炸軍隊爲托辭，而遭難的都是老百姓。這次又那里能夠例外，四十人之中，只有一個軍人，他是負着治安之責，在街上指揮着的勇士，一顆炸彈正在他的面前落下！

這一次之後，場口也受到了威脅。只有一架飛機，在太陽光中盤旋去忽然拋下了一大片的東西，一張一張的飛散了，我知道那是傳單。同時還聽到「格格」的兩下機鎗聲。鎗聲落在不到一里路的小村裏。

我們去拾了一張傳單來。是用油墨印在白紙的洋紙上的。有畫有字。右邊畫着幾個孩子似的人，張着口，舉着手。他們的脚下還有狗和雞，也都張着口，似乎是吠着，啼着。在他們口中吐出去的話有兩句，曰：「歡迎投降」和「及早回頭勿尋死路」。左邊畫着一個我們的軍人，他向左面走去；而拖着，大約要他去「投降」的有三個人：一定是母親，女人，孩子。大標題是：「生生存亡一念之間。」毛筆字寫的「中國」字並不壞，而且還有一點以

方正著名的顏體的氣派。

第三天，飛機又來，仍舊是一隻。盤旋了一通，響了大約二十下「格格」的機鎗。天正毛毛雨，牠向東北飛去了。驟然聽到了轟炸的聲音，牠在離此三十里的丁村投了四顆炸彈。牠的成績是一彈落在曠地，兩彈落在田坂，還有一彈則落在本村的祠堂門口。炸傷了五人，炸死了兩個孩子：六歲的女孩，祠堂門口只贖着她的無頭的屍身，她的頭却飛到祠堂裏的天井中；十一歲的男孩，炸彈片從胸前穿出腿下。可憐的孩子們！

這樣的無恥的轟炸，這樣的事實，不但我們，連我們的孩子們，連我們的孩子們的孩子們，也永不至于忘記了的！

最近，我又有了同幾位士兵談話的榮譽。他們都是在最前線的軍人，時時可以和死亡握手，然而他們却處之泰然。大都表示着：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只能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了。我也替幾位士兵寫過家信，大家的意見總是在這緊急的時候，顧不得家了，只請好好的撫養孩子們；還有，現在怎麼能夠請假，正是我們報國的時候呀！也有安慰他們家裏

的人的話：在這里很平安，同排的（或同連）的弟兄們死傷得很少很少，可以不必記念。我們有那樣的民衆，又有這樣的軍人，聯合起了來的力量，還怕不能夠抵禦暴敵嗎！

廿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件並不轟轟烈烈的故事

陸定一

羅榮桓同志從晉察冀邊，穿過正太路敵人的封鎖綫，回到了總部。

幾個月沒有看見他了。只知道他與許多同志留在那邊，孤懸絕塞，堅持抗戰。他們在那裏恢復了十餘縣版圖，斷絕着敵人四條交通要道，不說別的罷，我們現在仍在汾河壩子上安然的住着，至少有一部份也虧他們許多同志在那裏艱苦的支撐。懷着歡迎民族英雄的心情，歡迎這位老戰友，也懷着歡迎老朋友的心情，歡迎這位民族英雄。

對於切斷了交通以後的晉察冀邊，大家是特別感覺興趣的。猶如同一個探險家談話一樣，我們好奇地問詢着許多問題：當地的軍事政治情形，敵人的進攻，各次戰鬥的經過，各位同志的安好……最後，越談越有味了，羅同志講了下面一個故事：

敵人佔領了石家莊的時候，我留在阜平。前綫上我軍撤退下來，不免有些散兵破壞

紀律，到處拉夫，把正在訓練中的壯丁隊都嚇散了。散兵還威嚇着民衆，散佈着失敗情緒。你知道，退下來的兵總要把敵人說得更凶些，作爲退下來的正當理由的。他們並且威嚇起我們來，說：「日本兵來，誰都擋不住，難道你們八路軍是鐵打的？」不管這一切，我們這是留在那裏，設法安撫地方，上山去找老百姓回來，好讓過路的隊伍，找嚮導都能多找得幾個。

阜平的民衆，起先以爲我們也一定退的。誰知道我們早已決心留在那裏打游擊。別的隊伍退光了，我們還安然的留在那裏。以前，他們只急於避開散兵的滋擾，逃到深山裏去。現在看見隊伍退完了，知道跟着就有日本軍隊追過來，他們急於要找個軍隊，做自己的依托。看見我們還是那末安詳的不慌不忙留在那裏，他們很快就回到家裏，找我們來商量善後了。

幸虧我們還帶了一些錢，爲了安撫民衆，我們調查退兵時阜平民間的損失，友軍吃了的糧食都由我們付了錢，受了其他損失的也酌量賠償了一些。我們以前長征的時候，

你記得，如果走在前面的隊伍損壞了老百姓的東西，沒有來得及賠，後面的隊伍不是要負責賠償的麼？我們這次也是這樣做的，爲的要維持整個抗戰軍隊的好名譽。

接着，我們就會同各界，商議保衛阜平的辦法，決定組織游擊隊，名義叫做義勇軍。

阜平那個地方，你可不要小看了它，從前曾經經過農民暴動，受到極其殘酷的鎮壓，曾經死了不少同志。幸賴我們留下來的同志還在繼續艱苦奮鬥，他們隱姓埋名，幹着極寶貴的工作。那裏的國民黨部，你該記得，兩年多以前，爲了某種原因，同河北全省的各地黨部一起，自己解散掉了。

組織游擊隊的時候，從前的那批游擊隊員，就首先來參加。他們有的說，現在是翻身的日子，要把從前的仇報了。

聽到這樣說法，我們就連忙去解釋。說明現在是大難當前的時候，就算過去有殺父之仇，只要大家是中國人，都應當捐棄從前的一切仇恨和嫌隙，一致抗日。我們好容易才把他們說服。我們說得那末誠懇，有許多工作同志把好久不流的眼淚都流出來了。是的，

爲了民族，我們要委曲求全，大公無私。

我們也恭恭敬敬的請當地鄉紳來聚餐，講了大難當前的情形，請他們幫助游擊隊的給養和槍枝。你知道，河北民間槍枝是很多的。他們有許多真是慷慨，把槍來送給游擊隊。說：「你們拿去打敵人吧，不要放在我家裏生鏽。」還有的把家裏幾大屋麥子的門開開來，指給我們看，說：「游擊隊儘吃罷。」有些却還是一錢如命，不肯拿出一點東西來。不過這樣吝嗇的人，實在少得很了。阜平究竟是在前方了。後來，那裏就也定出了合理負擔的辦法，是依照閻主任手定的辦法做的。

游擊隊只訓練了一個星期，就配合我們的騎兵，佔領曲陽。那裏敵人有個兵站。我們得到許多勝利品，餅乾和罐頭牛肉。我們在曲陽散發了一部份，還有一千多箱，只一聲號召，就發動了上千人來幫我們把勝利品搬回阜平了。勝利品搬回阜平了，我們就發給羣衆。政治部門口天天擠滿了人來要餅乾吃，他們都要嘗一嘗勝利品的味道。我們又出了一個小報，報告國內外和本地新聞，是油印的。一天亮，敵發處的門口就擠滿了要報的人。

真是熱鬧極了。

游擊隊出馬就得了勝利，第二次就單獨行動，進攻駐在望都之敵。那是一個晚上，敵人用機關槍亂打，結果敵死三人，我死一人，又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這個死者，他的哥哥從前是農民暴動時因為參加游擊隊被殺的，他只有一個母親，兩個眼都瞎了，很窮苦，靠這個兒子養活的。他也是我們在阜平開始組織游擊隊時急想報仇的一個，現在他是英勇的為整個民族的利益而犧牲了。我們在阜平縣城裏，為死者召集了盛大的追悼會，募了許多捐，養活他的母親；有一個義士，把自己的兒子認她做祖母，繼承香火。大會上熱烈的通過了決議，加緊進行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這個游擊隊員的死，使整個阜平縣都震撼起來了，加入游擊隊的人猶如潮湧，不用去動員，就自己會來報名。我們走時，有幾個新的大隊正在訓練。游擊隊的活動也更大胆更勇敢了，他們現在不大回縣城，總在外面找敵人打了。

國民黨的組織，也在恢復起來。失散了的舊黨員已經找到了不少，不久就可把縣黨

部成立起來，來領導工作了。

像聽普通的故事那樣，我們聽完了這篇並不轟轟烈烈的故事。不過，如像有某種黏性的樣，它比起其他的故事來，是那樣不容易被遺忘。那個犧牲了的游擊員，如果我會畫的話，我覺得我能把他描出來的。幾天之後，猛然想問一問羅同志這個游擊隊員的名字，可惜羅同志已經走了。不管他罷，這裏有着一篇以犧牲了的無名英雄之身世做骨幹的好詩歌好小說的材料，把它寫出來，盡個供給材料的責任吧。

西北線上

劉白羽

車悄悄開了——那時，車站上已經藏躲乾乾淨淨。太陽純白的光里，隔岸高射炮聲震響着——順着山脚，閃電形的盤上三層去，靠山隱蔽着了。

窗外，草場上，幾個同志拿着鎗坐着……

「呵——剛才我喊你你聽不見！」

那年青的上尉溫和的笑着朝我說。我把臉靠着溫水般的玻璃，想起剛才追火車，喘着，跑着，……也朝他笑了笑，問他：

「到那里去？」

「我已經告訴過你哪！」

「噯。我的意思是說你怎麼走法，哪里下車！」

「臨汾。」

「那我們一路呢？」

剝着花生米，把那粉紅薄皮臨風吹着。

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北平憲兵司令部，他說那里很熱。——車慢慢開駛了——可是夏天藍得像馬德里般的天空上正飄着熱風的時候，無線電到處吐露着「北平失守了！」——他離開那里了。現在他從漢口來，送機器，機器繞路往西安去了，他剩下一個人。他告訴我：傅將軍的隊伍，已向忻口挺進……

田野都綠了，暖得很，半個月後，那青草也許應該比山壁上的松樹還綠了。

同蒲路一切草創，當南端剛剛修好，烽火已經由天鎮、陽高，燃燒着北部了。牠是祖國一條年青的鐵路，卻很快的做了今天西線上的一條動脈。——兩旁山壁上，時常發現刻着「××團工作區」等字樣，這就是閻先生在山西化兵爲工的標記。每一個站台，都非常破陋，車頭多半露天放着，偶爾僅有的車房，也是木板，鏽鐵皮釘起來的，那鐵皮給太陽

晒得嘴一般朝天裂着——一路看見很多正太路車頭。鐵路爲什麼這樣窄？爲什麼這樣小？記着爲了這千萬人的夢續，我們努力保着同蒲路南段吧！

「交通車」上很多黑皮帽子的同志，這邊一支鎗，那邊一支鎗……

馳到解縣時，恰是一片落日照孤城……

這些縣城，大半都是一樣的背着太行山。太陽金紅的光芒照着那沉在灰藍暮靄中的山巒，天空，荒涼的城堞，很美麗。這解縣，就是關羽的故里。城南有一片連綿的廟宇——建築在這片土上頗爲罕見，大概是武廟吧！城三面是平曠，地多鹼性，浮起白沫，水中突出的小草都掛着白霜，那完全是荒地，這處僅有幾片綠田。天上，有許多雁往南飛着，牠們不知道春已經來了嗎？

過解縣，車道就轉了彎，離開黃河，同蒲成爲直線，一直往太原。

大家爭着一份陳舊的報看……

「奶奶的——」

「呵！同志！」一個黑鬍子的人低低說：「我們就得反攻，嚶，就得反攻！」

車咕嚕——咕嚕響着。

歌聲響亮的撞破了凝結似的黃昏：

「大刀……」

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

到運城，正是悽黯的黃昏。這里有一片出名的鹽池，從這里翻山向平陸，茅津渡，僅僅六十里。在月台上，小丘一樣堆着鹽口袋。有一家很大的麵粉公司，在鐵軌東面。車在黃昏中走了十幾里，伸出頭去望望，還看得見在曠野上那一點雪白的燈光呢！

車箱里，黑漆漆的連對面的臉都看不清楚了。

突然——車門外有人搖着，驚醒了把脊背靠着門睡覺的，常常流鼻涕的癩痢頭。跟着撲進來的風，衝進一夥年青的同志來。黑憧憧里，一個人把腳踩着椅子角，從揹包里稀

稀索索掏出一支洋蠟燭來，遞給我：

「喂，請你點上！」

當那一點光亮照耀着窄狹的車箱，那些搖搖的面影，跳盪着多麼可愛的笑容呵！

「交通車」在黑夜里往前方駛行着……

小車箱里，人都睡了，是夜間十點鐘了。我興奮的睡不着。——望着那剩餘的東西，出神。物價的沸漲，已經是出一角錢，只能換四個燒餅，或四個雞蛋了。是的，戰時呵！我朝着前方……

次晨，天上還載着那夢一般的月光，從那田野的坑谷間，突進到一個車站了。我睜開眼，我清楚的辨認出來，這是目的地——臨汾。但是太早很冷。我還是把皮領支起來，靠在木板上睡覺。

黎明來了。那睡眠的年青同伴，從寒冷中間睜開那雙失眠的眼睛望着我——眼色好像在問，詢着我：「到了嗎？還早呢！」我卻靜不下來，我等候着前線的消息，現在更逼近

了。欣快的鷄聲從廣大的地上吹來。空氣是那樣的清冷的，我離開我在同蒲路上最後一次乘坐的「交通列車」，走向外面去，大地還沈在睡眠里，霧里，——這是前方嗎？這是西線的前方嗎？……

在廟宇裏

駱濱基

春的氣息，在空間飄蕩；沿涿蔘公路的楊柳，垂下細纖而嫩秀的枝葉，柔風吹動芳草，公雞在打午啼，太陽欣然高照着。

帶了竹編圓笠的黑臉漢子，肩上斜豎了旗竿似的一根扁担，纏網着補有棋塊大小的雜色布片的袋子。帶領同樣打扮的人，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走去。

穿鮮藍色大衫的，和撐着黑紗傘的農婦，混雜在他們之間。一個妝飾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手攜孩子，似乎在思索什麼，低頭默走。她後面的那學生裝束的青年，是附近誰都認識的——作民衆運動的王曙。

屬於會稽山脈的嶠大山嶺，從早晨起，連續不斷的各色各樣行人，現在是有些稀疏了。剡溪小船划上的香客，還是提籃負袋的向岸上跳。王曙朝氣地環顧着，在想怎樣從羣

衆中抓取及發展幹部。

沉醉在酣濃的冥想裏，脚不輕意地踢着小石子。閃過漣浦站東面把守在兩塊巨高巖石之間的峭崗。疏林密竹圍繞的村莊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在操練的新入伍者了，一小排一小排，邁着整齊的步伐。

像有磁石吸力似的，清風廟吞入大批五花十色的人流，幾個孩子蹲在擺香燭攤的前面玩什麼，王曙及撐傘的農婦，從他們側面走進去，而扛着扁担的一羣，却臉也不偏直挺挺走過攤前。

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廟宇而重新修的，王曙一進門就覺到了。

戲台上的散亂桌椅，朽爛而殘壞，灰塵渲染着一種使人感喟的色彩。然而菩薩殿却相反，紅漆木彫刻着花紋，金飾屋簷刺目的輝煌。香火濃燃，煙霧瀰漫，整個空間擠滿了走動的人羣。

「王先生！上海回鄉的工人阿二點下頭。」

「才來？」杭州避難來的錢立走過來。

王曙的兩手被分扯着，三人併肩走進廂房。

小學教師沈和他打着招呼，十六師四八旅政治宣傳員正和八個長袍短褂人酣談着手不住擺舞，後背不住伸縮。

「今天是清風娘娘主祭。」阿二指了指大殿當中的祭豬，禿皮刮得白而淨。

「全縣北鄉小學畢業生都來吃酒呢！」沈掏出香煙盒。

王曙沒有聽到講什麼，這時他正偏頭伸耳探聽着另一桌上的談客。

「你們要積極，農村中知識份子不動手組織，還有誰！」政治宣傳員兩手捧起了茶杯。

「話倒講的不錯咯！」失勢的劉師爺俯頭沉思。

穿鮮藍色太衫的漢子，滿面春風地走進來。

「王秀才！」

「王老先生」

「……………」

所有的人站立起，點頭，迎過去。小沙彌倒茶，大和尚整理着坐椅。小組會議衝散了，政治宣傳員發現了王曙，但他與這新來客周旋。紛紛寒暄過後，陣勢化作以王秀才為中心。談話重又開始，山遠處拜廟人的減少，扯到了抗戰的局勢。

「我看全面抗戰是不對的，先應當以半面抗戰，因為有全面必有半面。」向胸前吹了吹香煙灰燼，王秀才悠閒地讀弄着天才。

「全面是這樣；縱的政治教育經濟等的「抗戰化」，橫的是全國軍隊壯了的總動員。半面是對付不了敵人的。」阿二的語音，在秀才面前有些顫抖。

「我是這樣說，無論如何也將留下「半面」來維持民生呀！並且得「使民以時」，那麼才能「使由之」呢！」

王曙瞥了下政治宣傳員，兩人會意地走出來。

嵌在牆壁裏的明朝碑文，字跡消蝕了，兩個兵士腋下挾了號筒在談。他們打了下招呼閃過去，杭州逃難來時錢立跟着。

「王先生！我弄的壁報貼到村裏了，可是字寫的不大高明。」

「只要作就好。不作的是好而不作。」王曙又轉向政治宣傳員：「今天機會很好，你和他們談話的是誰？」

「高小畢業生。」他拿出了小手冊，那裏記有姓名和地址：「將來個別訪問一下，發動倒不難。」

「最要緊的是趁着今天開一個會……」沉思了下，嚴肅的表情在王曙的眼裏閃耀着：「你演說，他和我們個別談話，錢立去招集一下。」

花枝招展的女人，誘惑着每人，裝態作勢地，和孩子說什麼，低頭閃過，兩個號兵扭頭凝視。

使人厭煩的木魚聲和刺激神經發癢的簽筒「拍：拍：」的悶响音，消逝了，酒席

開始使人們噪嚷，又彼謙此讓，煙氣滾熱鬧的飛舞。

王曙手握小學教師洗的手，在廟後山脚一邊兜圈子，一邊興奮地談話。小沙彌沉默的跑來，袈裟透射污穢光亮。一個樸實農民，兩眼充滿鬱惱，站在王曙臉前。

「他說找王先生，我就領來了。」瞅了瞅王曙，又瞥了一下，沉默地返還原路。

「王先生！真是……他們都欺侮我，你看看這個就知道了……」農民在兜裏掏什麼。

「你是啥地方的人？」洗打量他的惶惶然的舉動。

「我是石山頭王先生的「鄉村救亡協會」裏的會員，可是他們都欺侮我……」

拿出賬本式的疊折紙張，向王曙手裏塞：「你看看吧！」

「到底什麼事，先講講。」王曙對這面生漢子注視，那粗大而蠱厚的手掌，有些抖索，賬本式的東西又塞回兜裏。

「我的阿弟是過繼給阿叔了，可是他們想爭我的財產……」又掏出賬簿式東西：

低訴。

「……你看看吧，王先生……他們都想撈點錢……要送我到法院去……」

王曙無語地翻開那草紙簿，分產的遺書上面寫了「合同」二字。

「……樹大則枝分，源遠則派別，因之昆仲分家，已勢所當然……次子承繼二弟爲嗣，家產之半作爲繼產……余壯年曾值薄田五畝七分屋園……亦對股均分……」沈吸香煙，低誦下去，下顎緊倚住王曙的左肩。

「吃酒了，王先生！阿二在赭紅牆角，搖手高呼。」

「是你和你弟弟兩股均分所有的遺產。」王曙遞過分產書。

「那麼那就不能承繼阿叔的房產了？」

「你阿弟的事，儂就不要管。走！八成未桌席了。」沈已抬起脚步。

「晚間我到你那去再說。」王曙拍拍這傢伙的肩頭。

大殿裏人聲沸騰，杯盤雜响。香頭來往舉弄冒火香把，花枝招展的女人，在擺卦攤前

王曙靠近六××桌，政治宣傳員拉了號兵坐在一起。王秀才舉杯向錢立讓酒，農婦手提黑紗傘，拜着菩薩。

「飢荒呀！飢荒呀！今年是大劫……吃糧現在就得向縣城去挑了……」鄰桌傳來感嘆，抵觸着王曙週身神經。

「從前這廟裏主祭，來吃酒的都是秀才，現在是洋學堂畢業生了……」王秀才筷挾素炒豆腐，送到唇裏：「潮流不同了，你看現在，雖有齊光之智，也無專諸之勇了……」

「王先生！王先生！你再看看，你再看看。」語音截斷王秀才拉湊的章句，分產書掩了王曙的酒杯口。

「他娘的！你又來，非送你法院不可。」王秀才直立起身子，一手急劇地抓去分產書，「你們都欺侮我，這裏有清風娘娘……頭上有天。」樸實打扮的農民跑去，一路吵罵着。

「真是神經病，王老先生不要氣，到鄉公所想法辦他。」劉師爺挺起身，王秀才則抖

了抖袖子坐下。

混雜的情景沒有擾亂王曙的腹想。隣桌還在閒談清明時茶葉作否的問題。

「這壞蛋，簡直是四六不懂，他硬想霸我給他弟弟保管的家產」王秀才臉上還草滿怒容。「你想王先生怎麼會管這些狗屁閒事。」

「晚間再說。」王曙擲下飯碗，分散起油印救亡刊物來。

每人在捧着讀，孩子們搶，號兵伸手要，廂屋的老和尚也問起什麼事來。

黃紙卦條捏在婦女手裏，油印刊物擺在壯丁眼前這也是鬥爭。

「我們要開個會。錢塘江北的大炮對着我們，東洋飛機就在我們頭上，我們「要救國救自己」請政治宣傳員講演。」阿二高聲的吶喊，掩蓋不了籤筒的劇响。

掌聲四起，板櫂與桌腿相碰，驚訝眼光交錯着驚訝眼光，興奮侵入肺腑，每個都離開位置，壓制着急喘。

「兵兵……兵……」和尚敲着木魚。

「拍……拍……拍……拍……」花枝招展的女人，跪着捧筒搖籤。

「這次我們的抗戰，是整個民族求解放的戰爭，我們……」政治宣傳員跳上桌子，嘶喊，手舞，頭搖，兩眼巡視龐大的羣衆。

緊張貫穿了每人，眼光無數向上仰望，孩子們張大口，號兵擠了出去。

「給我『合同』，我不怕你，」那個農民揩了鋤頭闖到廂房，王秀才在和尙擁護下擺動着雙手。

整個大殿的人羣，被捲起的濤浪攝鎮住了，像山在崩，海在嘯，嘶嚷混合着籤筒响浪，怒吼征服了羣衆的神經。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復興萬歲！」

巨大的咆哮，在空間翻騰，拳頭如草叢似的高舉。一片嘶喊掩沒了廟宇的一切，擺攤小販在廟前擁擠。

「的……唔……唔……唔……」號聲在遠處突响起來了。
「哎……哎……哎……哎……」這時戴竹編圓笠的漢子，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挑着米袋從廟前走去。

一九三八，四，於浙東。

黑夜的游龍

流金

因為敵情不明，在漫河村住了一天。坐在溫暖的陽光下，同志們解開衣服捉虱子，有的在老百姓家裏抄豆子喫。下午，隱隱的炮聲，從四面的山地中傳來；偵察隊帶來了報告：漫河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全有敵軍的蹤跡。

山風吹過來羊羣的哀鳴，各日的黃昏逼近了。山村中只有年老的農婦守着可愛的家園，少年男女和粗壯的農夫農婦全走上了無盡長的逃亡的路……

師部來了命令：晚上十點鐘吃飯，十一點出發。

大家和衣而睡，等待着出動的號聲；我無論怎樣，都睡不着，看看在自己身邊酣睡的朋友，心裏祇有羨慕；一種恐怖的情緒緊抓住我的心，毫不顧羞愧地我想到自己的生命了；向來對於自己的生命不十分重視的我，那時竟格外地表示珍惜，親友們親切的面孔，

在我的心裏映現，我完全陷在一種迷茫的境地中了；……悲壯的號聲，猛地地驅去了我一切的思想；骨碌地從坑上起來，和所有的同志一樣，我把毯子疊好，送給馬夫去。

冬天的夜里，冰似的氣流，在身邊蕩動着；鼻涕流到嘴唇邊，凝結了，像兩顆冰柱子掛在唇上；寒星孤零地照着山頭，若不勝情似的在可怕的沈黑的夜空中搖動；幽咽的犬吠聲，泣訴着荒村的劫運。

「同志們，今天夜裏我們要以急行軍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自××前進，路上不許說話，打手電，每個人手上一塊白布做記號，迷了路，不要叫喊，拍一下手，就有人來找的，……」出發之前，政治委員楊向大家報告。

可怕的沉默，落在山谷中；我們這個將近五千人的行列，在可怕的山谷中蠕動；戰士們顯得異樣的緊張，沈着；一忽而咳嗽聲，引得谷中輕輕地響一下，立刻那個發出咳嗽的同志，便受到他的伙伴們底無聲的警告——在他的背上，或者膀子上，輕輕地打一下。

剛翻過一條山溝，從山的左側便傳過來一聲炮響，隊伍裏顯得騷動起來，但一會兒就過去了；指導員，教導員依然沈着地向前走，戰鬥員們也都鎮定了。

我走在政治部的中間，安靜的隊伍使我也安靜下來，但我不時地想着：「是不是會打起來呢？」從來沒有過戰場上的經驗的我，雖然覺得戰爭的可怖，但還渴望着戰爭。

兩邊山頭上閃着星星的火光，山脚下村莊裏，犬狂吠着。我們離開敵軍的哨地，僅有兩三里路，沿着山脚下，密佈着我們的哨兵，荷槍的同志們，嚴肅的站在冰冷的山石中間。兩隻眼睛放射着嚴峻的，襲人的光芒，謹慎地守着他們的哨崗；一絲兒的風聲，都逃不出他們的注意；我望着他們，心裏燃燒着一種崇敬的情感，假如那時候容許我的話，我一定跑到他們的身邊，緊緊地抓住他們的手，用我的眼淚，訴說着我想和他們說的熱情的話語。

翻過一個山溝又一個山溝，我騎着馬，疲倦使我的眼皮微微的合上了；馬蹄敲着山道中的亂石，清晰地響着；這唯一的響聲，又使我的睡意淡下去了，我努力瞪開疲倦的眼

睛，望着星疎清冷的夜空，心下又輕鬆起來；北斗星已懸在天心，只有五個發着慘淡的光輝，另外兩個只能在我記憶中判定它們的方位。這時候，在祖國的地面上應該有多少的母親，少婦，爲她的兒子，丈夫，祝福啊，有多少無家的人懷念着他們美麗和田園啊！又有着多少的異國的征人，在軍營中做着淒涼的鄉夢，多少的獸徒，在我們的少婦的閨中幹着凶淫無恥的勾當呢！……

山快盡了，天上的星光也活躍起來了，我們大約還有二十里的路程便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了；隊伍急速的爬上一條陡峭的山崗，一上崗，又下坡了。我從馬上跳下來，謹慎地下着坡子，看着前面的行列已經走在坡下，一不提防，便從坡上跌下去了；胸膛碰在石塊上，我不願痛楚，立即爬起來，昏眩了一陣，我迷失在沾溼的澗底中，心跳得很厲害；但我沒命的向前走去，喜出望外的找到了山下我們的哨崗，我把白布給他瞧，他一聲不響地帶着我到一個山溝的樹底下，原來我的馬夫看到我跌下坡去，便在那裏等着我了；年老的東北人——我的馬夫，他是從廣陽到我們的隊伍里來的，立刻把我扶上馬去，向馬做了

一個手勢，於是我的馬便急速地把我帶到我的隊伍中去了。

黑暗的夜去了，熹微的晨光生長在谷中，薄薄的霧，遊戲在山腰上；殘月掛在山邊，天轉藍了；澄淨的北方的天空，是那樣迷人的一幅美景；一夜的緊張，恐怖的心情，像煙一樣的逝去了。

隊伍裏，斷續的談話聲起來了，那是那樣的一種愉快，輕鬆的調子啊！

「媽的，鬼子究竟不是種，放了一炮就不敢動了，哼！那只嚇得到×軍，我們還會怕那個嗎？夜里打仗是老子的拿手。」

那些有名的河北大漢嚷着，他們是「甯都暴動」後加入×軍的，六七年的老資格！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還有勁兒唱歌嗎？養養神，明天再好打呀……」

太陽又紅遍山頭了。

一九三七，二月，對竹鎮。

大別荒山的一角

田 濤

水，沖激着岩塊發出嗚嗚的響聲。

這是一座孤單的菩薩廟，隱伏在黑茫茫的草原裏，四野和山坡上昆蟲們在叫，我們這十幾個救亡的青年，就宿在這座菩薩廟裏，泥菩薩在木籠裏露出一張金臉子嘻嘻的笑，稻草鋪在廟地下，用磚塊作枕頭，蚊蟲們在這一排兒打鼾的頭上繚繞着嗡嗡的唱着。豆油燈光焰搖搖着，燈草結了一個蜻蜓頭似的大黑蕊，光影暗淡的，幾尺以外一切都在黑暗中。

老農夫梳着他那一叢細草一樣的鬚鬚，把薰蚊的烟草，在他的竹竿睡床週圍擺搖着繞了幾圈，那一顆烟火就又掛在他床頭上不動了。

「稻稞子，把烟袋給爺拿來呀！」

老農夫震着，喉嚨叫，

草棚裏一個赤膊的孩子，嚙嚙的跑出來，影子在地下閃着，把一根長旱烟袋拖出來交給老農夫的手掌裏。老農夫擦着火石吸旱烟，那一顆烟火比較薰蚊草的火頭小了一點，閃滅，閃滅的……

我坐在稻場裏一塊岩石上，老人的鬍子，被薰蚊草烟火閃映着，抖擻了。他的耳朵彷彿在探聽着荒山高頭的野獸嚎叫——他曾告訴過我這荒山裏時常發現豺狼，和叫不出名字的野獸，趁着黃昏時分，牠們就大膽的從山溝裏溜出來，尋覓食物吃，農家的孩子時常被牠們嚇跑了。

山峯屹立在夜色裏，荒坵和森林塗抹成一片濃黑的顏色，彷彿是個大怪物呈露在天空上，山窩裏挺安靜，越顯得那荒山嚴肅得可怕。

.....

水，像野獸一樣在石溝裏嗚嗚的嚎叫。

油塘裏有螢火從水面上滑過一條條青光，蛙子和昆虫吵叫着遙遠的由路上閃着火把，還有趕豬的人們哼哼着走夜路。

「進來坐吧，先生。」

他的肌膚黃瘦的老婆端了一盞豆油燈，燈草在黑黑的托盤裏是幾條白顏色。

我並沒有進那草棚子裏去坐。

他們總是這樣稱呼我們「先生」的。

那位老婆婆邁着不穩的步子，端着那盞小燈放在乾裂開縫的板門後面，草棚裏便亮堂堂的，擱放得狼藉的農具和去稻皮的「筊子」，稻草稀亂的弄了滿地。稻稞子在稻場裏一跳一跳，像蛙子似的跳進草棚裏去了。

骯髒的老母猪爬在稻草裏不動。

這是如何安靜的另一個世界呵！我問到老農夫不知道我們和日本開了戰。

「日本呀？」他那缺少牙齒的嘴裂開，枯臉繃起了笑紋，「日本，我不知道。」

「日本國是我們的×人，我們同日本打起仗來了。」

「日本」和「打仗」簡直把他弄糊塗了。我問他走出過這個山窩子沒有。

老農夫搖着頭：「沒有，沒有……」

我同他談這荒山外面還有火車，在鐵路上像梭子一樣穿來穿去，穿進露嘈的都市的心臟裏去，那裏的人像山像海。老農夫只睜圓兩個灰色的眼珠，頭不動一下痴痴的望着我，甚至連含在嘴裏的玉石煙袋嘴子也脫出了那兩塊繃褶的嘴唇，兩個顴骨包着一層枯皮，像小山峯似的屹立着，幾乎和那條鼻子平了衡。

老人有石塊似的性情，他的小世界便是這荒僻的山窩子，每天看見的是草棚子外面的水田，水田裏亂蓬蓬的稻禾，四週的山脈把天空箍成一小片，他怎麼會知道這荒山外面還有另外的人類用着科學家發明的最新式的武器互相慘殺呢？……

草棚子裏的燈光漸漸灰暗了，我們仍舊坐在微風嗖嗖的這塊稻場上，水田裏茂密

的稻禾在掙搖磨擦得嚇嚇的響。

天空上的星星晶瑩閃光，山林是一片漆黑；水仍舊沖激着岩石鳴鳴吼吼，鬼火在山腰裏明滅，發出青光。

草棚裏，老農夫的妻子和稻稞子都睡熟了，老農夫又把那烟草在四週掙了一遭，坐在原來的位子上，一面吸着旱烟，一面就給我講着這荒山裏，在前兩三年比如今更荒涼些：那時候，深山裏滿藏着××黨，百姓們都逃往××去，這裏簡直是恐怖世界，沒有了——家住戶，他指着一座黑茫茫的荒山丘：

「……在那座山腰下，死了上萬的人，如今還發現有許多白骨啊！」

他的乾枯的手指在抖顫着。

「血洗過的荒山啊！」

我想，望着那座山上黑暗的樹林，心頭便抖起一陣寒慄。

他又指着一片滿生了蓋草的山坡子。

「那裏，你看，那裏曾有過很多房子都燒光了，」
那裏是一片荒草，一片黑暗。

白天，太陽猛烈的蒸烤着這荒草蓬鬆的山窩子，山溝裏的石頭被蒸得火燙。田裏的稻子都晒黃熟了，空中沒有一片白雲，幾個農夫戴着一頂草笠兒在水田裏割稻。趁着我們家庭訪問的時間，想看看那座血洗過的荒山，踏着火辣辣的岩石繞上一條曲折的小路。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的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

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

男同志粗喉聲中纏雜着女的尖聲，透過樹林，流蕩在沉靜的空氣裏，漸漸消失了。

樹林裏一陣騷動，發現了一個佝僂着腰的老農夫，他喘着氣，臉是蒼白的，從高山頭的另一面翻過來，哦，他原就是夜間時常和我談話的那位老年的農夫。他瞪着灰藍顏色的眼珠，望見我就怔住了。

「喂，怕什麼，怕人骨頭嗎？」

我問。

他那細草似的鬚鬚被砍得顫抖着，枯皺的臉皮上的汗珠往下滾，喘着氣把兩根暴露出血管的乾胳膊伸出來作個翅膀的比方。

「……嗯，那，那灰顏色的鳥在半空裏燒着啦，呼呼的冒着黑烟，啊，嚇我一跳呵，從我腦袋頂上擦過去，掉到稻田裏還冒黑烟哪，唔，危險，差點兒要了我的性命，唔，唔，它還想追我……」

他像一隻抖着滿身羽毛的老母鷹似的顫抖着，回頭看看樹林背後的高山頭，就又

回過臉來用手背拭汗珠。

我問他那隻燃燒的鳥從什麼方向飛過來的。

「山那邊兒，先生。山那邊……」

他用枯皮手指指着高山峯，他未曾走出過的山峯另一面，他連想也不會想到的另外世界。

「灰顏色的鳥，那麼大，嗚嗚的叫着從天上掉下來，真嚇人喲；我的耳朵差點給它震聾啦……」

老農夫翻着灰色的眼珠。

太陽，烤燒着山野和荒林，空氣悶沉沉的……他說完了話，就慌張的走進池塘岸旁的草棚子裏去，便就倒在竹竿床上了。

我們這十幾個救亡的青年又唱着那首「咱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的歌子，從稻田裏發現了那具飛機的殘骸還在燃燒冒黑煙，把老農夫的稻子也燒了一片，露着一片

灰燼。

老農夫睡倒在竹竿上在叫着：

「……天上掉下的大鳥隼，呵，燒啦，燒啦，可嚇死我了……」

他的肌膚黃瘦的妻子和稻稞子默默的守在他頭前，呆呆的望着他流淚。我們像一窩峯似的跑進去，圍着竹竿兒上的老農夫：

「老先生，那不是鳥，不是鳥，是飛機，是飛機……」

他看見我們這十幾個都圍攏着他的竹竿兒，便曲起雙膝坐起來了；可是他的眼珠是痴痴的兩顆灰色的小球，不轉動，他嘴裏只是：

「……嗯，什麼……嗯，什麼……什麼……」

後來便又躺倒在竹竿床上了。

●箱子用以磨去：粒子皮。

九月十五日商城軍次

有 版 權

報 告

實價五角

編 輯 者 社 青

出 版 者 上 海 國 際 書 店

發 行 人 葉 景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YZ³
449/50
(3)

